《柳殘陽小說專輯之63》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63》

索命鞭



《第一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63

索命鞭

第一冊

柳殘陽著

合成書局總經銷

索命鞭

柳殘陽

小說專輯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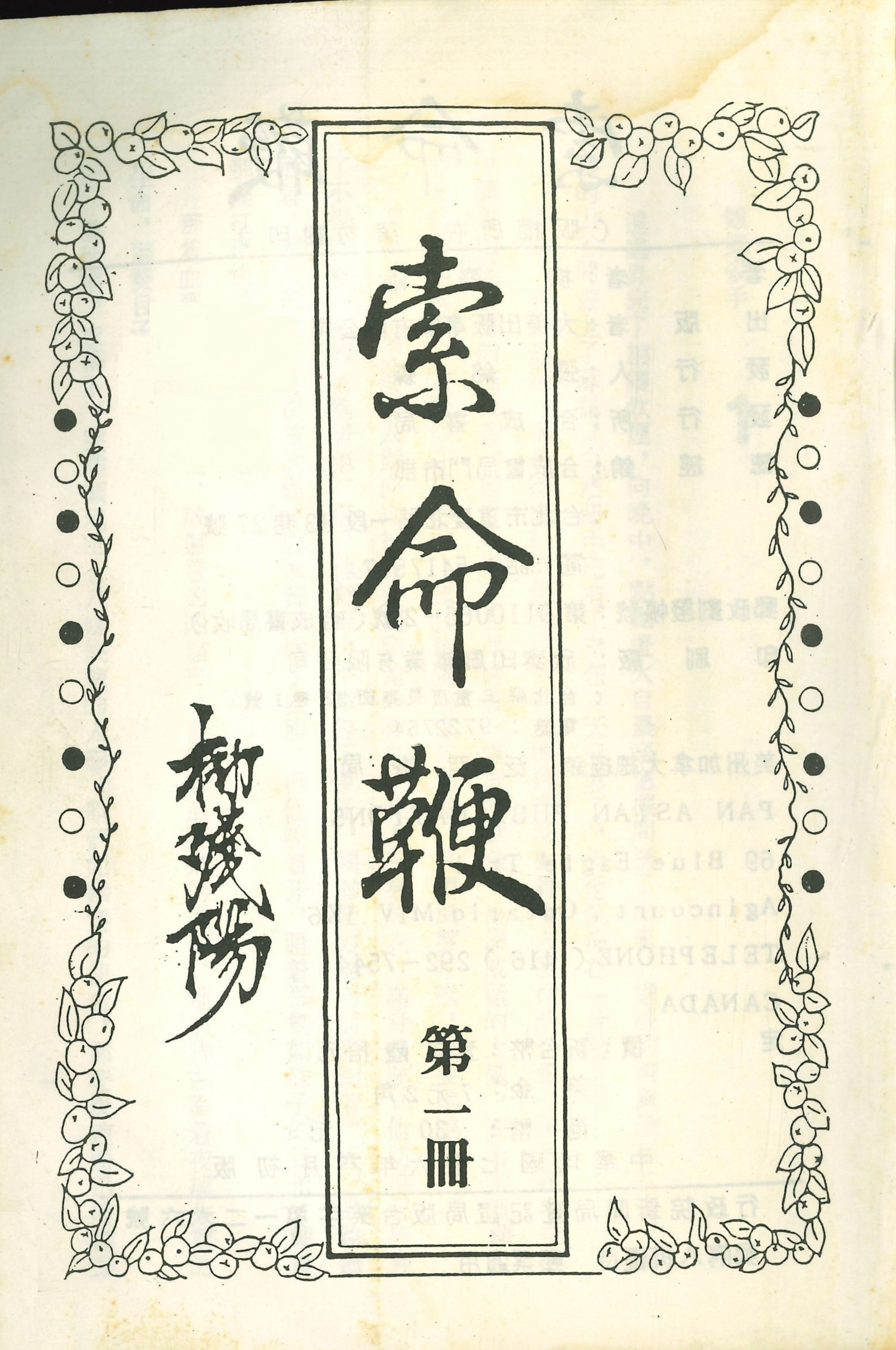
《第一冊》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總經銷

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

題字/集古名家書帖



柳殘陽小說專輯

書名	冊數	定價
修羅七絕	二冊	320 元
幻劍毒刃	一冊	160 元
雷之魄	三冊	480 元
邪神門徒	三冊	480 元
如來八法	二冊	320 元
星魂	二冊	320 元
血斧	二冊	320 元
竹與劍	二冊	360 元
大龍頭	三冊	480 元
劫後恩仇	二冊	360 元
金鵰盟	一冊	160 元
蕩魔誌	三冊	480 元
渡心指	三冊	480 元
霜月刀	三冊	480 元
大煞手	三冊	480 元
神手無相	三冊	540 元
梟中雄	三冊	540 元
梟霸	三冊	540 元
拂曉刺殺	二冊	320 元
十方瘟神	二冊	320 元
剪翼	一冊	160 元
傲爺刀	三冊	480 元
傷情箭	一冊	160 元
銀牛角	三冊	480 元
千手劍	三冊	480 元
七海飛龍記	三冊	480 元
五嶽風雲	三冊	480 元
斷刃	二冊	360 元
天山劍寒錄	三冊	480 元
血煙劫	三冊	480 元
天魁星	二冊	320 元
鐵血俠情傳	三冊	480 元
鷹揚天下	二冊	320 元
煞威棒	一冊	160 元
山君	一冊	160 元
瀝血伏龍	一冊	160 元
火符	二冊	320 元
鳳凰羅漢坐山虎	二冊	320 元
烈日孤鷹	三冊	480 元
鐵腳媳婦	二冊	320 元
漢江刀聲	二冊	320 元
血刀江湖載酒行	一冊	160 元
天寶誌異	四冊	620 元
俠盜如來風	二冊	320 元
血魂山之誓	三冊	470 元
閻王梭	三冊	480 元
血魄忠魂困蛟龍	三冊	510 元
忠義江湖	四冊	640 元
青龍在天	三冊	480 元
生死鎚	三冊	480 元
怒劍狂火	三冊	480 元
鐵面伏心	三冊	480 元
牧虎三山	三冊	480 元
金家樓	三冊	480 元

索命鞭

著　　者：柳　殘　陽
出 版 者：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張　銘　森
發 行 所：合成書局
總 經 銷：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電　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第0110066－2號（合成書局收）
印 刷 廠：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33巷1號
電話：9722754
美州加拿大總經銷　泛亞書局
PAN ASIAN PUBLICATIONS
69 Blue Eagle Trail
Agincourt, Ontario M1V 1K6
TELEPHONE (416) 292-7544
CANADA
定　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
美　金：7元2角
港　幣：30　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郵購八折優待　郵票通用

鐵鷹殺手

1

遠處昇起了縷縷炊煙，向晚中，點點燈火自農家窗櫺間透了出來，逸淡的清風緩緩吹來，翠綠的山谷間濛上了暮靄，白茫茫中已有了黑黯，天已黑了，大地沉淪在一片謐之中……

遠處，有一盞燈，那是盞血紅的燈籠，淡紅色的燈光泛射着令人寒悸的光暈，斜吊在半空中，隨着山風不停的搖幌着，燈呈八角，上面繪着一隻振翅欲飛，雄昂威猛的大鷹，在光影裡顯的那麼蒼勁和威武，大鷹似守夜的神，孤寂落寞的守在那裡，只聞風聲呼嘯，蟲聲嗚嗚……。

突然，有一道灰淡的人影向這裡疾速而踉蹌的奔來，此人一身黑衣，滿身血跡，他彷彿已經奔了不少的路，劇烈的喘着氣，但，他絲毫也不敢停下身子，竭盡全力的向前奔跑着，血，沿路迤洒着，這人顯然受了很重的傷，血水都染透了衣服，但他咬着牙，瞪着那雙如珠子的目光，朝着那盞紅燈快速而顛簸的跑着。

那隻血鷹瞪着那雙鷹目，散射着凶凶焰光，目注着這奔來的人影，牠彷彿主宰着夜裡生靈的生命，那雙目子含隱着恁多的關注和憤怒……

驀地裡，夜幕下，突然顯現出七八條快速的人影，他們如幽靈的使者，那麼快速而迅捷撲殺

過來，一個接一個的連着躍來，滿帶着血腥的漢子似已知道生命即將終結，他啊了一聲，加速自己的身子向那盞鷹燈撲去，但，緊跟在他身後的那群漢子根本不給他有緩和的機會，在呼嘯中，已有一個全身黑袍的漢子當頭向他撲去，那揮洒的掌影裡隱含着深厚的勁道，他發掌之後，已道：

「韓七爺，你眞以爲那隻鷹能庇佑你子子孫孫麼，我苗子可不信這個邪……」

苗子那一掌已重重擊在韓七爺的身上，他根本沒有回手之力，哇地一聲，一口鮮血從嘴理噴了出來，踉蹌的身子立刻向前翻去，就這一翻身的刹那，自他手裡驀地射出一道白光朝那盞搖幌的燈籠上射去，暈紅的閃光倏地一滅，神威勇猛的大鷹隨着燈滅而逝，但遠處却適時的響起一聲暴戾的鷹叫，只見一團黑影自空中疾旋而來，直往苗子撲去。

苗子的兄弟已隨着苗子的掌勁而落在韓七爺的身畔，一根繩索立刻套在韓七爺的身上，那隻旋落的黑鷹已悄無聲息的滑落，嗚然聲中，那利爪如刄的撲向苗子，苗子啊了一聲道：

血鷹……

他動作好俐落好快速，立即翻身斜移，避開鐵鷹的追撲，大鷹似乎很明白眼前這些人都不是易與之輩，一撲不着陡地翻閃向半空，嘴裡發出一聲淒厲的長叫——

只聽有人喝道：

「苗大哥，眞想不到鐵鷹會在這裡出現，咱們兄弟犯不着和這隻鷹的主人爲敵，帶着姓韓的快走……」

嗯，苗子嘴裡嗯了一聲道：

「好，兄弟，撤……」

站在那裡的六個漢子已將韓七爺給硬拉了起來，苗子的話聲一落，他們已挾着韓七爺往夜色裡奔去。

突然一聲斷喝道：

「站住。」

沉凝的喝聲雖無碎金裂石之威，却令這群人全如釘立在地上的泥塑樣，連移動脚步的力量都沒有了，苗子是這群人的首領級人物，他畢竟見識過不少的場面，此刻他全身的肌肉都綳緊了，那隻手已撫挲着那柄隨他有十六年之久的寒玉刀，每當他的手觸及到這柄視如生命的寶刀之時，一股濃烈的殺機便會自心田中燃起，雙目也會迎着寒玉刀而森冷，他那寬厚的唇角立刻掀起那抹慣有的酷厲笑意，認識他的人都知道，苗子的嘴一掀，立刻就要死人，他的刀會毫不容情的隨手而出……。

遠處，站立着一個全身銀袍的青年，他正冷漠而逸淡瞄着苗子和那群僵立的漢子，此人面若

朱玉，氣定神閒的一副洒脫冷嚴之色，凝立在那裡，如一尊高不可迎的天神，令這群人有種自慚形穢之感，苗子心裡一陣震顫，自出道江湖以來，他還沒碰上過能令他寒懼的人，而眼前這位年青人雖沒開過口，卻令他有種措手不及的感覺，他長吸口氣，慣有的冷酷語氣，道：

「閣下是在叫我兄弟站住。」

那年青人嗯了一聲，淡淡地道：

「除了你們，這裡還有別人麼？」

僅僅幾個字，透着一般令人抖顫的寒意，苗子長吸了口氣，五指已如鐵鉗似的握住了刀柄，他彷彿有了生命的保障，臉上已顯的沉穩和冷靜，冷澀的道：

「兄弟，你這是跟誰說話，是我苗子，還是我那班子小弟兄……」

苗子，五龍會天蝎堂堂主，江湖上的狠角色，一柄寒玉刀曾酷厲的連砍了十八名太湖寨子的高手，憑他苗子的名，還有那柄寒玉刀，在江湖上得確是個響噹噹的人物，憑他的名氣，他相信普天之下，還鮮有不賣帳的……

嗯，誰知那年青人並沒有被他的大名唬住或嚇住，僅從鼻孔裡輕淡的嗯了一聲，淡然的道：

「原來是五龍會的小角色，難道你們主子沒告訴過你們這是什麼地方？我是何許人？苗子，別冲着你那點小凶名便敢在這種耀武揚威，你沒見過眞佛，總看過山神吧，今夜你們每個人砍了自己的右臂，算是給你們自己一點善意的忠告，否則，你們將看不到明日的太陽……」

世上如果眞有狂人，這位年青朋友就是唯一的狂人，那份自負的口吻，立刻使這些人頭皮發麻，自心底裡昇起一股子涼氣，他們擔心的角色莫非正是這位主──血鷹鐵無情，果然，空中旋轉的大鷹在一聲暴戾的長鳴之後，已悄然的落在這年青人的肩上，這青年很有耐心的摩挲着大鷹的羽毛，正眼也沒瞧苗子一眼，氣定神閒的彷彿與這裡毫不相干一樣，韓七爺已被綑的像個棕子，他望着眼前的年青人啊了一聲，顫聲道：

「鐵少主……」

嗯，鐵無情淡然的點點頭，表示已知道了，苗子自踏入江湖還沒碰過這麼張狂的年輕人，他暗暗運足了勁，嘿嘿兩聲道：

「朋友，要架樑插手管閒事，先衡量對方是個什麼貨色，五龍會不是平空鑽出來的，那可是血雨腥風中掙出來的一點名，你血鷹只不過是靠了……」

話語間，他那班子兄弟已全撤出了兵刃，苗子這幾句話已告訴了他們，今夜是不能罷平了，這些天蝎堂的兄弟可全是狠角色，雖然知道血鷹鐵無情是個大人物，但要他們自斷手臂，他們寧死也不肯幹，五龍會是個大組合，黑山白水間還有那麼一點分量，傳言中，血鷹鐵無情是個神化

的人物，畢竟那僅止於傳言，他們親身並未經歷過，眼前這位豐逸的年青人除了那份氣勢較人高出一層外，他們實在看不出有何驚人之處。

苗子的手在動，七八位兄弟的手也在動，寒索的刀刃如銀樣似的閃光飛洒出來，自各個不同的角度中，七八樁兵刃全往這位鐵朋友的身上招呼，而那位瀟洒的年青人居然連眼皮子都沒動一下，僅在嘴角上露出一種寒森森的笑意，苗子的寒玉刀如劃過空中的銀虹，驀地裡那隻黑鷹在對方的刀刃一閃間，已撲向半空之中，舒展着碩大的雙翅在天空中盤旋，鐵無情的雙目倏地一寒，冷溢的道：

「你們找死。」

誰也沒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只覺得他手中多了一道銀弧，苗子的寒玉刀彷彿遇上了一道牆，不但砍不進去，只覺對方有股絕大的吸力，似要將他那柄視如生命的寒玉刀吸了過去，苗子心裡大寒，遞出一半的刀刃立刻縮手疾撤，硬生生的往後退了半步。

但，搶先攻來的三個漢子都沒有他這樣幸運，鐵無情手中的銀光僅是那麼劃過，空中立刻傳出慘厲的三聲悲吼，血水如泉水般噴出來，三個漢子已直挺挺的躺在地上，每人的喉結處全開了個血洞，他是怎麼出手的？什麼樣的兵器？連功力高絕的苗子都沒有看清楚，苗子臉色刹那間變的蒼白，他殺過無數的人，殺人如切西瓜那麼快速俐落，可是絕沒有眼前的鐵無情那麼準確和乾淨，這種殺人的手法立刻將這活着的四位道上朋友給震懾住了，苗子啊了一聲道：

「毛三，看看咱們這三位兄弟還有沒有氣。」

毛三那張臉早已慘白，他根本不用看已可肯定的搖搖頭，此刻他和另二位兄弟驚恐的瞪着鐵無情，天蝎堂自出道至今，在苗子的統馭下，裁的從沒有今夜之慘，僅是一個照面，兄弟們就躺下了五個，他毛三瞪着那雙死魚眼，嘴角有些顫抖的道：

「苗堂主，黑仔、狗子，老鼠全完了。」

苗子心裡一陣慘痛，這班老兄弟全是追隨他許多年的老弟兄，出生入死已有相當的時間，如今鐵無情僅是那麼一揮手，三個情如手足的兄弟全死於非命，黑仔、狗子、老鼠在他們圈子裡也有相當的名聲，可是在人家手裡却禁不住一招，苗子恨的直跺脚，厲吼一聲道：

「咱們給他們報仇……」

他絕不相信那柄寒玉刀會輸給任何刀劍之下，憑他修練多年的刀技，他不信會討不回這個公道，橫了心，鐵了胆，那柄寒玉刀在半空中閃現出一篷灰淡的冷光，斜斜的已瞄向了鐵無情。

此刻大夥才看清了鐵無情手中那柄渾圓有刃的兵刃，冷絲絲中，有若鞭子般的軟厲，却又有劍刀之利，江湖上識得這種兵器的人不多，鐵無情却將這武器稱為「索命鞭」，但它似鞭却又非鞭，兼具了刀劍的優點，能砍又能戳，武林中又有人稱它為「刀劍索」因為長鞭上的鋒刃可隨着握柄伸

縮的藏於鞭架之中，只要鐵無情運指一按啞簧，利刃立刻能自鞭骨上彈出來，不用時又可縮回鞭骨中，平時可當鞭子使用，應敵又可當劍或刀使用，所以識者不多，了解它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鐵無情鼻子裡哼了哼道：

「苗子，天蝎堂的哥子們，只怕回不了老窩了……」

苗子嘿嘿地道：

「江湖上都把你說的神龍活現，我苗子却不信邪，天蝎堂兄弟全死光了，自然會有五龍會的大檔頭出面替兄弟報仇，今夜、苗子先會會你。」

此人在那柄寒玉刀上得確下過一番功夫，隨着他的話聲，寒玉刀劃起一溜刀影，空際響嘯着絲絲破空之聲，那威烈的一刀，居然將鐵無情罩在一片刀影之下。

站在苗子身後的三名天蝎堂高手，此刻那顧得了綑在地上的韓七爺，各自瞄準了鐵無情，將手中的刀迅快的揮洒出去，他們俱隨苗子行動多年，知道在什麼狀況下最能致敵於死，他們配合苗子的快刀，四個人全卯足了勁，四種兵刃幾乎同時落向鐵無情。

鐵無情在長笑聲中，那銀淡的身影如幽空的鬼魅一樣，突然閃移了出去，苗子只覺自己那握刀的手腕上一陣劇痛，右掌血淋淋的飄飛出去，寒玉刀直往空中拋去，那隻巨鷹怪叫一聲，驀地向那柄寒玉刀撲去，伸爪勾住了那柄刀，然後，落向鐵無情的身邊。

苗子慘叫道：

「你……」

失了右掌，刀再也玩不成了，苗子那股子痛苦只要從他那張青紫的臉上就能看出來，當他再抬頭時，他已看見隨著他身後的三名弟兄，厲怖的死在那裡，以苗子那久歷的江湖經驗，居然沒看出鐵無情用什麼招式毀了他們。

冷澀而不屑的一抿唇角，鐵無情道：

「苗子，你應該慶幸……」

苗子眼見自己帶出來的兄弟全部死在鐵無情的手裡，眼眶裡含了一泡淚水，一聽鐵無情口語裡尚有種輕視之意，頓時凶性隨著血脈賁張起來，他仰天大笑道。

「媽的，血鷹殺我弟兄，毀我右手，你還說我該慶幸，這個仇五龍會是記住了，天蝎堂也絕不會因爲我斷了手而跨了，鐵無情，這仇恨海難塡……」

淡淡地一笑，鐵無情冷冷地道：

「本來你也該死，爲了留個活口，回五龍會傳達這項訊息，所以我故意手下留情、且記，韓老七是我的人，五龍會欲置他於死地，那就是跟我過不去，跟我過不去的人，那後果只有一個——死……」

最後那個「死」字字音拖的很長，如空中凝結的冰渣子一樣，苗子歷經太多的風浪，可謂見聞識廣，可是聽進耳裡，全身泛起了一陣顫抖，彷彿這個字有着無窮的威力，任誰都對這個字有所寒悸。

鐵無情說完話，再也不看苗子一眼，緩緩走到韓七身邊，運指輕輕一彈，韓七被綑的繩索立刻斷裂開來，韓七得確傷的太重了，虛弱的睜開了眼，乾澀的嘴唇一顫道：

「少主—」

嗯，點點頭，鐵無情輕聲道：

「別急，先治傷要緊，有話慢慢說。」

韓七爺那顧的身上那慘重的傷勢，一臉焦急惶恐之色，顫聲道：

「少主，叙親園被人盜了……」

鐵無情的心如被巨錘重重一擊似的，叙親園是他爹鐵夢秋的墓園，他爲了紀念自己的父親，率領着幾位兄弟親自監工修築了這座宏偉的墓園，爲的是紀念父親的一生，如今居然有人盜墓，這可是人神共憤的事情，他神色一變，顫聲道：

「是誰幹的？那可是滔天之罪，盜墓者死，這些人可夠狠，難道他們……」

韓七顫聲道：

「老爺子的棺木已被敲開……」

鐵無情變色道：

「可是五龍會幹的？」

韓七慘聲道、

「屬下弄不清楚，只知道有幾十個江湖高手突襲墓園；我和黃龍在睡夢中被人偷襲，黃龍奮戰而死，我只好突圍向少主稟報……」

嘴裡說着話，眼裡的淚水已汩汩的流了出來，鐵無情伸手拍拍他這個老屬下，黯然的長嘆道：

「別難過，韓七、黃龍的死咱們會找回來，眼前咱們必須追查是何方人物破壞我們鐵家的祖墳，這段樑子，鐵家的人誓必血還……」

語音甫落，他神情隨之一變，灰茫茫的夜影裡，三道人影風馳而來，三個人俱是長袍曳地，斜揹長劍，均年約四十幾歲，個個太陽穴隆起，顯然俱是內家高手，韓七面上顯露着無比的憂恐和驚顫，道：

「少主，他們……」

點點頭，鐵無情冷厲的道：

「我明白，這三位一定是去叙親園的朋友……」

當中那個面色略呈黃臘，一雙眼珠子黑的少白的多，眼皮子那麼一翻，嘿地一聲道：

「你就是鐵夢秋的兒子？」

鐵無情點點頭道：

「正是。」

剎那間，這三個人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先前說話的漢子仰首笑道：

「血盟之主鐵夢秋還眞會玩手段，建了座叙親園妄想以障眼法騙過天下人，嘿嘿，老鐵，你也太天眞了，我們海狼派絕不信你會無疾而終，果然在那座鬼園子裡沒見着老鐵的屍骨……」

海狼派是西南武林中最具聲威的一個幫派，這三位是海狼派的護法，由田軍率領，隨着田軍左右的叫霍明，趙金虎，三個人俱在海狼派身兼重職，個個都是武林高手。

鐵無情滿面恨意的道：

「你們動我爹的棺木了……」

田軍冷冷地道：

「如果不將老鐵從地裡挖出來，怎麼能證明他死了，血鷹鐵無情，令尊藏在何處？快給我招來。」

鐵無情滿面殺機的道：

「挖人祖墳，毀人墳墓，這是天理難容，海狼派是個什麼東西，居然敢這樣狂妄，你們三個今夜別想跑掉一個，我要你們死的連喊的機會都沒有。」

說着手裡那枝「索命鞭」已緩緩擧起，姆指輕壓啞簧，快利的鋒刄陡地彈射出來，只見一蓬銀光閃閃生輝，泛射着寒厲的光影，田軍是個很識貨的人，他目稍子略略一瞄，已知道這年青人具有一身不俗的功夫，嘿地一聲，三個人幾乎在同時扯出了背後的長劍……。

三道耀眼的光華自劍鞘裡泛射出來，他們俱是劍道高手，僅一晃肩，已將鐵無情困在中間。

田軍冷冰冰的道：

「如果你想在我們兄弟面前動武，你會死的更慘……」

鐵無情緊握着鞭子，道：

「衝着你們偷襲叙親園的惡行，你們就別想活着……」

那根鞭子如空際的寒星，溜地一聲捲向田軍身上，田軍的劍更快，斜側裡封了過去，霍明和趙金虎的兩枝劍犀利的盤向鐵無情的左右兩肋，處在這三大劍手之下，鐵無情頓感壓力奇重，立刻撤回鞭子疾厲的連着七式，此人年少功沉，這七式連環發出居然將這三個人逼退了好幾步，那快速的鞭法連田軍都暗中折服……。

田軍的劍如雨水洒落的連環攻擊、霍、趙兩人更是配合的嚴厲緊迫，鐵無情一時間還佔不了便宜。

韓七忽然躍了起來，道：

「少主，我助你……」

他在重創之下，身手居然快的出奇，手裡不知何時已多了一柄七首，搶進圈中，緊緊貼着鐵無情，鐵無情精神一振道：

「你行麼，老七……」

那鞭梢子已如電般的射出去，這一着拿揑的準，在韓七移身的刹那，已對準了趙金虎的腦殼敲去，趙金虎在韓七衝進場中時略略遲疑了一下，那鞭梢子已無情的敲上了，哇地一聲慘叫隨之而起……。

只見血影迸現，一蓬稀稀有如豆花的腦汁噴洒出來，趙金虎那龐大的身子隨着往地上摔去。

田軍一震道：

「老趙……」

霍明叱道：

「婊子兒，趙金虎蹬了腿了……」

田軍憤怒的叱道：

「老七……」

鐵無情的鞭梢子立刻捲向半空，田軍在叱韓七，鐵無情只覺有些怪異，尚未會過意來，韓七手裡那柄七首倏地一轉，斜側裡突然向鐵無情戳落，這一着太意外了，鐵無情何曾想到爹爹的老部屬韓七會在這節骨眼上偷襲自己，神情變了一變，刀刃已揷進他的肋骨之處。

鐵無情痛的疾縮身子，顫聲道：

「你……」

韓七爺嘿嘿地道：

「少主，在老爺的時代，我和黃龍就來臥底了，我是海狼派的弟兄，這次如果不是我們故意佈下疑陣，只怕傷不了你，江湖上誰不知道鐵夢秋有個能幹的兒子，要澈底毀了血盟幫的勢力，先要殺了你……」

這太意外了，韓七和黃龍都是血盟之主的舊屬，已跟隨了鐵家許多年，那裡想到居然是海狼派臥底的，鐵無情刹那間明白了血盟幫何以會被追殺的那麼凄慘，幫中兄弟無論在那裡都會着了道兒，他們的行踪是被自己人出賣了，各各慘傷之下，只怕還不會想到是自己人出賣了他。

血盟、血盟，武林中最正直的一派，也是最緊密的組合，血盟在鐵夢秋老盟主的統馭下確實風光過，三山五岳，五湖四海，誰都得側目，但，五年前，血盟兄弟在結盟紀念十週年聚會的日子裡，三十六名兄弟全遭到伏擊，血盟三十六友在趕赴聚會的途中，幾乎全部傷亡，敵方對每個兄弟的行踪都瞭如指掌，顯然組合中出了內奸，鐵夢秋那一天遭受七名高手的暗襲，兩條腿都毀了，他為了防止敵人再次追殺，命鐵無情替自己建了一座墳，對外宣稱自己已死，這事僅有他們父子知道，那想到這事依然瞞不了海狼派的眼線，連墓園子都挖了。

最令鐵無情難過的是父親的老部屬，多年的老兄弟韓七竟是來臥底的，不但賣了血盟三十六友的生命，更喪盡江湖應有的義氣，他忍着那叉傷，厲叱道：

「韓七，你和他們串通好來殺我……」

韓七哈哈地道：

「不這樣怎能逼出你老子……」

血已染透了他的衣衫，那一刀使他痛的連腰都直不起來，田軍雙目含着厲怖的殺機，道：

「霍明，拿下他……」

霍明朝前跨出兩步，身子一掠，舒開指掌就往鐵無情的身上點去，鐵無情忍着那股錐心的痛苦，疾速的後退，躍起身影向後奔去。

呱——

半空裡響起一聲戾叫，那是黑鷹如箭的自空中穿下，兩隻利爪已抓向霍明的雙目，霍明那想到這隻鷹會如此覇氣，等他發覺之時，兩隻利爪已戳進他的雙目之中，兩顆眼珠子就地被抓了出來，痛的霍明雙手亂揮，那隻鷹在長叫聲中脫空飛去。

田軍喝道：

「畜牲。」

兩點寒光脫空射去，黑鷹如射空的急矢飛的很遠，田軍的暗器全數落空，鐵無情藉這機會已奔出丈外韓七和田軍那容他走，雙雙撲落過去，此刻鐵無情才了解韓七那身傷全是假的，故意按排五龍會天蝎堂苗子等人追殺他，使他深信不疑而上當。

韓七移身撲落，道：

「別放走他，田爺，千萬別讓這小子跑了，」

轟然一聲巨響，一蓬煙霧自鐵無情手裡噴射出來，田軍和韓七只覺四周黑壓壓的，並有股煙硝子傳了過來，兩人在一震之下紛紛後退，當他倆舉目之時，鐵無情早已失去踪影，田軍恨聲道：

「立刻通知兄弟，咱們進谷裡搜……」

風在呼嘯，沙塵彌漫，那黑烏烏的石板屋裡僅有一盞昏黃的油燈在搖幌着，油燈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年漢子穿着一身的黑衣，坐在輪椅上，他手裡拿着那柄與他相處將近二十年的碎玉劍，冷寒的劍刃泛射着寒光，而他却不停的用白巾擦拭着這柄劍，日復一日的在揩拭着，他就是血盟三十六友的盟主鐵夢秋，自他雙腿毀了之後，他隱身在這山裡已有二年，終日都不說一句話，只是望着那柄劍，他這種沉默連鐵無情都不知道原因，只知道父親變了，變的如同一個陌生人……

……。

鐵夢秋依然在擦拭着那柄劍，劍已經夠亮了，也夠利了，他還是在揩拭着，難道他眞是夜夜磨劍的人，鐵無情已悄悄的進了屋裡，鐵夢秋只不過抬眼望了他一眼，在那眼裡顯得很冷漠，鐵無情恭聲道：

「爹……」

嗯，只聽鐵夢秋鼻子裡嗯了一聲，冷冷地道：

「你受傷了。」

鐵無情苦笑道：

「這點傷並不算什麼？爹，海狼派五龍會全有人向這裡摸來，在咱們刻意安排的叙親園都遭到毀壞，顯然爹裝死的事已瞞不住江湖同道了。」

鐵夢秋將手裡的劍往空中一彈，劍上發出一聲龍吟，他冷澀的面上浮出一絲殺機，嘿嘿地道：

「海狼派五龍會算什麼？血盟三十六友不會再乎這些，兒子，你必須承擔血盟兄弟留下來的恩怨……」

鐵無情一怔，父親這種笑是他從來沒聽過的，說話的口音也與二年前不一樣，雖然自己因爲練功而疏於噓寒問暖，但也不該變的令人有種陌生之感，他愣愣地道：

「爹、你怎麼啦？」

鐵夢秋嘿嘿地道：

「怎麼？我那裡不對勁……」

鐵無情皺眉道，

「我總覺得你有點怪……」

鐵夢秋冷冷地道：

「孩子，血盟三十六友是爹爹多年的好兄弟，如今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只剩下老夫苟延殘喘，使咱們鐵家的勢力一下在江湖上消逝了……」

鐵無情淡淡的道：

「人生有起有落，時高時低；這有何難過的……」

鐵夢秋嘿嘿地道：

「你爹難服這口氣，難嚥這股恨……」

嗯，鐵無情眉頭一皺道：

「我只想知道血盟三十六友爲何會着人擺道，又爲何會引起這麼多江湖人物的不眠不休的追殺，爹，如果我料的不錯，其中一定有什麼隱情……」

鐵夢秋目中寒光一湧，道：

「不准你問……」

鐵無情心裡突然冷了一半，他自小和爹相依相守，對爹的習性瞭如指掌，雖然兩人隔了數年再相聚一起，但這種習性並無太多的改變，而今日却覺得格格難入，尤令他詫異的是爹爹的口音都變了，他忽然發覺眼前的人與他有種遙不可及的感覺，腦中意念流閃，脫口道：

「爹，你可知道小牛他。……」

小牛是他的乳名，當年娘生下他後，希望他壯的像牛一樣，小牛小牛，親朋好友沒有不知道他喚小牛的，那知鐵夢秋略略一怔，道：

「小牛是誰……」

鐵無情一震，爹爹怎麼連自己的乳名都不記得了，難道父親受傷後，記憶力眞的那麼退化麼，他心念一轉，猛然想起父親的雙腿已毀，道：

「爹怎麼連小牛都不知是誰了。」

鐵夢秋冷冷地道：

「談別人幹什麼？爹爹……」

鐵無情上前道：

「爹，我看你的腿可有起色……」

他欲掀開鐵夢秋覆在腿上的被子，那知鐵夢秋的右掌霍地切了過來，叱道：

「別亂動……」

鐵無情神情一變道！

「你不是我爹……」

要知鐵夢秋傷足之後，那傷處每日都在潰爛，天天都要上藥，鐵無情與父親相處甚久，他從不假手於人，親自爲爹爹上藥，今日鐵夢秋突然拒絕他掀開被子，已與常情不一樣，再加上口音已變，連鐵無情的乳名都不知道，頓時使鐵無情動了疑念，

鐵夢秋叱道：

「大胆，你這不孝子居然連老子都不認了……」

鐵無情雙眉一軒，大聲道：

「你是誰？何以冒充我爹，我爹呢……」

鐵夢秋仰天一聲大笑道：

「你果然比你老子精明多了，居然瞞不過你，哼，鐵無情，你發現的太晚了，目前我已按排好了，各路英雄好漢全會跟你糾纏不清，你們鐵家將永無安寧之日……」

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爹雖爲血盟之主，但爲人正直，所樹仇家並不多，何以會人人與我鐵家爲敵，朋友，你要說出個道理來。」

鐵夢秋大笑道：

「小子，這件事只怕你還沒弄懂，要知道血盟三十六友得了一筆世上最大的財富，那是一批黃金，三十六友見財起意，人人都想擁爲已有，你老子心狠手辣，設計毒殺三十六位兄弟，嘿嘿，血盟兄弟在人人自危下，死的死，跑的跑，留下那批黃金，却召各門各派的爭奪，所以，海狼，五龍會全追到這裡……」

鐵無情怒聲道：

「胡說，我爹豈是那種人……」

那人冷冷地道：

「你爹雖然設計的很好，殊不知螳螂捕蟬，還有黃雀在後，我！嘿嘿，那批黃金全落在我的手裡，你爹將永遠揹這個黑鍋，天下各路漢子全會不擇手段的追殺你們父子，嘿嘿，我會永遠逍遙法外……」

淡淡一笑，鐵無情冷冷地道：

「朋友，你別忘了我是鐵夢秋的兒子，我不會讓你的毒計成功，我會將這件事公諸天下，讓你永遠得不到……」

那人仰天大笑，他自覺自己設計的天衣無縫，天下將沒有人知道那批黃金在他們手裡，而將焦點全落在鐵家身上，讓鐵家永遠在人家的追殺下過日子，但，人在最得意的時候，往往會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那一陣大笑，却使鐵無情然覺得口音好熟好熟，他腦子裡念頭迅快的流轉，頓時想到，眼前這個人定是父親的好友或血盟中的兄弟，否則決進不了這裡。

念頭一轉間，他啊了一聲道：

「范六叔，姪兒總算想起你來了。」

那人聞言全身大震，脫口道：

「你怎麼知道是我范老六……」

他自認自己掩飾的天衣無縫，雖然鐵無情發覺自己不是眞正的鐵夢秋，可是決不會認出自己是范老六，他心裡一寒，頓覺眼前的年青人不是易與之輩。

鐵無情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六叔，三十六友中各有所學，各有所長，六叔善易容，善模仿，你天天跟隨着我爹，只有你最了解我爹的習慣，可惜，你的聲音變不了，我一聽就知道你是誰了。」

范老六嘿嘿地道：

「你知道也好，我范老六敢做敢當，那批黃金是我吞了，可是江湖上却不知道在我這裡，小子，你和你爹將揹負私吞黃金之名，所有的人都會找你們要黃金……」

鐵無情冷澀的道：

「你好狠，這種移花接木的事只有你幹的出來，六叔，別忘了，鐵家還有我，我不會讓你逍遙法外……」

呸，范老六呸了一聲道：

「小子，你自身都難保了，眼下有太多的人來找你們了，這地方雖然隱密，嘿嘿，我只要略施手段，你和你爹決逃不出去……」

鐵無情恨聲道：

「你把爹藏那裡去了？」

范老六不屑的道：

「兩條腿已毀的人，不值得我殺他，留他一口氣由別人折磨不是更好，小子，別怪六叔狠，只怪你爹太毒了……」

鐵無情面上一冷，目中殺機畢露，冷冷地道：

「六叔，雖然我不知道你說的是眞是假，可是今日我必須將你留在這裡，等我見着我爹，咱們把事情談個清楚，誰是誰非再做定論……」

雖然他身上的刀創未復，使自己功力打了折扣，但他知道自己決不可放了范六叔，這個人太重要了，往後鐵家能否在江湖上翻身全靠這個人了，隨手抖出了索命鞭，一蓬銀樣的光暈隨着洒出。

范老六哈哈一聲大笑道：

「小子，你動手可就大錯特錯了，別說你已受了傷，就是沒受傷你也不是老夫的對手……」

說着在空中吹了一聲口哨，哨音一落，這一秘室之中計然多了三個漢子，頭一個潛進來的是個紫面大漢，斜揹着長劍，一身藍袍，鐵無情心弦大震，此人正是三十六友中的陸大先生，是父親視爲左右手的生死兄弟，緊跟在陸大先生身後的是一個矮不隆多的壯漢，額上有顆姆指般的大

痣，是三十六友的老八，有奪命手之稱雪飛狐，再過來就是小時曾抱過鐵無情的林善，此人溫文斯雅，胸中頗有點墨水，心地在三十六友中算是比較和善一些

鐵無情拱手道：

「原來是三位叔叔伯伯……」

范老六沉思道：

「不錯，三十六友就剩下我們這幾位老弟兄了，你老子想私吞這批黃金，嘿嘿，還得看看我們兄弟們答不答應，鐵無情，令尊不仁，我們只好不義，黃金是我們幾個人得了，罪却要由你們父子承受……」

鐵無情怒聲道：

「好呀，你們這幾位長輩可眞露臉，陷我父子於不義，怪不得我爹會毀了雙腿呢，原來是你們聯手……」

奪命手雪飛狐恨聲道：

「六哥，宰了他，咱們遠走高飛……」

范老六搖搖頭道：

「幹掉他太便宜他們父子了，眼下江湖各派都在尋找這批黃金，目標在咱們大哥身上，留下這小子，各幫各派都會尋上他，向他要黃金，江湖上絕不會想到黃金在咱們手中，他爹有口難辯，豈不正揹上黑鍋……」

林善嗯了一聲道：

「好主意，咱們走……」

此人看起來滿臉善相，骨子裡却較其他人更狠毒，嘴裡的話聲一落，眼梢子已向陸大先生略一施眼色，陸大先生的拳掌在三十六友中最渾厚，突然擊出一掌，鐵無情原本傷勢就不輕，那裡閃避的了這一下重擊，嗡地一聲，人已暈過去。

范老六在一聲長笑聲中，大袖一揮道：

「封了這裡，讓別人挖他出來，江湖上再也沒有人知道黃金落在咱們手裡………。」

林善沉思道：

「你看妥當麼？」

范老六淡淡地道：

「妥當，這小子落在別人手裡，說破了嘴別人也不會相信，況且江湖上都知道咱們幾人全死了，咱們只要改名換姓，兄弟，過過納福的日子吧……」

地室裡響起一連串的長笑，只聞轟地一聲大響，彷彿出入的大門已被封閉了，刹那間，這裡一片漆黑……

2

在一片黑漆漆中，伸手連五指都看不清楚，一陣摸索中，鐵無情的手忽然觸及一個人的身子，他的心在劇烈的跳動着，那特有的氣息和熟悉的觸感，他斷定地上躺着的是他的父親—鐵夢秋，那雙已被毀的腿，已僵曲在那裡，他顫聲的道：

「爹……」

似乎還有那一絲氣息，嗯了一聲，身子輕微的顫動了一下，鐵無情的心頓時鬆了下來，至少爹爹還有口氣在，他強忍着身上那股酸楚和痛苦，勉強的站了起來，仗着平日對這裡的熟悉，他燃起了火把，眼前，他的父親鐵夢秋斜躺在地上，那花白的髮絲已紊亂的有如雜草，略顯蒼白的臉更是憔悴的幾與死人差不了多少，他微開着雙目，淒涼中透着一泡淚水，似乎有話要和兒子說。

鐵夢秋舉起了右手，像是要坐起來……

鐵無情急忙扶起他的父親，道：

「爹，別說話。」

鐵夢秋喘了口氣，顫聲道：

「不說就來不及了。」

鐵無情苦澀的道：

「爹，我是你兒子，不管你做了什麼事，兒子都會體諒你，現在，我只請你，以身體爲重：……」

鐵夢秋似乎很憤怒，喘聲道：

「孩子，爹是三十六友之首，豈會是見利背義之人，血盟兄弟是得了一批黃金，但爹爹決沒有獨吞之意，只是在想盡辦法要藏起這批金子，然後再研究如何運用這筆財富，誰想到兄弟中有人設計我，有人利用我殘殺自己兄弟，使三十六友毀在自己人手中……」

點點頭，鐵無情道：

「爹，孩子知道，是六叔、八叔，還有林叔及陸大先生，你別說了，孩兒見過他們了……」

哼，鐵夢秋恨聲道：

「陸大、林善、雪飛狐、范老六、他們勾結害我倒也罷了，最不該假藉我之名義殺害咱家兄弟，讓江湖上的人都認爲我吞了那批黃金……」

鐵無情面色一冷，怒聲道：

「爹，孩兒會洗刷這個罪名，……」

搖搖頭，鐵夢秋苦澀的道：

「兒子！范老六不殺我們父子並不是他特別的仁慈，他已將全部的事扣在我們父子身上，這一着好狠好毒，讓鐵家百口莫辯，永遠都無法爲自己辯護……」

鐵無情淡淡地道：

「爹，鐵家子弟永遠不會向人低頭的，再困難艱苦的陰謀，我們也要設法克服，爹，孩兒有功夫，有能力，范六叔他們決逃不出應得的報應……」

鐵夢秋嘿嘿地道：

「好，孩子，難得你有這份志氣，黃金財寶都是身外之物，有一樁東西比這些黃金更爲寶貴……」

一怔，鐵無情怔怔的道：

「爹，我不明白……」

鐵夢秋伸出那雙抖顫的手，自懷裡拿出一個金色的面具，這面具金光閃閃，雄威武猛，透着一股逼人之色，鐵夢秋顫聲道：

「這副金面具是在那批黃金裡面的，是武林中最珍貴的金面王，傳說武林中有一個金面尊者，生平最喜歡黃金，舉凡黃金打造的東西他全都收藏，將這些金器寶物全藏在大漠的金城裡……」

鐵無情一楞道：

「這只是傳言，爹，那是神話……」

鐵夢秋搖頭道：

「不，這傳言雖無法證明，可是這金面具却是唯一擁有進入金城的指引，爹相信這金面具一定有什麼意義……」

鐵無情淡淡地道：

「它不過是個面具……」

他將這副金面具接在手中，只覺柔軟細緻，不自覺的將面具罩在臉上，只見一片金光自面具上泛射出來，照得室內一片金光。居然使鐵夢秋睜不開眼來……

誰知鐵無情自載上這具面具後，只覺有股浩然的力量使自己有股莫名的衝動，幾乎要衝出這座石室，在外面大大的跳躍一番，這股神奇的力量令人狂躍不已，他急忙扯下面具道：

「爹，這玩意好怪……」

那知面具拿下來，面具裡掉下一片金葉子，上面居然有一片字跡，他急忙在光亮處看，只見一片經文被刻在這片金葉上面，這些文字古怪難記，居然是梵文，他看了看又收回面具內。

鐵夢秋此刻似已油殘燈盡喘聲道：

「孩子，這是爹爹與血盟三十六友拼命得來的唯一寶物，三十六友中無人知道黃金中有這面具，你好好收着，將來也許你會用的着……」

點點頭，鐵無情道：

「我會的……」

他不願父親太勞累，依着鐵夢秋旁邊盤膝而坐，那知腦子裡盡是那篇古文，不知不覺中，人已依着古文中的心法練起功來……

等他自朦朧中醒來之時，忽無發覺鐵夢秋早已斷氣，手脚冰冷，已不知何時死了，頓時慌了起來，抱着他爹的屍體痛哭起來，剎那間，復仇的焰火如針戳着他樣的自心底裡翻湧上來，

他不禁大吼道：

「爹，我會給你報仇，也會給血盟兄弟報仇，陷害你的人永遠別想逃出我的手裡……。」

這聲大吼居然震的石室嗡嗡直響，地上塵土，壁上石屑全都抖露下來，這一驚非同小可，自己何來如此深厚的內力，這才想到自己在盤坐期間，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已過了三數日，不但不知飢餓，連身上的刀傷都自動好了，頓時使他想起那篇經文，此刻他才知道這頂金面具果然有種難以理解的神奇力量。

草草地葬了鐵夢秋，他才想到走出這石室的念頭——

突然，室外傳來一陣鐵石敲擊之聲，那敲擊聲音愈來愈近，似乎離這裡不遠，他暗中冷笑，揮掌向發聲的石壁上擊去一掌——

砰地一聲響——

他這掌是在憤怒的情形下揮出去的，力量之大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大，誰知砰然一聲中，那石壁居然平空破了個大洞，碎裂的石塊竟將外面的人擊個正着發出兩聲慘叫，顯然有人被石塊擊傷了。

塵土飛揚中，只見室外站立着二十餘道人影，俱是一身黑衣，全都手握兵劍，俱很緊張的守在四處。

耀眼的陽光頓時自外面泛射進來，鐵無情乍見陽光，十分刺眼，差點連眼睛都睜不開來。

那破洞之處有人叫道：

「出來了，出來了。」

鐵無情面上殺機濃烈，心裡正在悲痛，父親的死對他打擊相當慘重，當年父親爲了避過死劫，不惜詐死，還設計了敘親園，誰知此事原本天衣無縫，却壞在自家兄弟手裡，爹爹詐死的事居然被范老六諸人給出賣了，他心中難抑那股子悲憤，對眼前的人影全都恨上了。

他緩緩的跨出去，只見兩個藍袍老人負手在那裡，用一種極爲冷漠的目光冷冷地瞅着他，而

這兩個老人身後，圍繞着二十多個清一色的黑衣漢子。

左邊的老者留着一咎三羊鬍子，雙目在開合間有股寒光射出，右邊那個一臉深沉，臉上始終帶着一股深沉的笑意，袖裡刀劉玄，笑面狼劉沛昆仲，江湖上不識者不多，鐵無情沉冷的一聲冷笑道：

「劉氏兄弟……」

笑面狼立刻仰天一笑道：

「你就是血鷹鐵無情，鐵夢秋的那個兒子。」

鐵無情冷冷地道：

「五龍會的朋友，在下久仰了。」

袖裡刀劉玄朝前踏出半步，道：

「鐵朋友，苗子的那隻手可是你毀的。」

淡淡的一笑，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兩位是爲了苗子那隻手而來的……」

袖裡刀劉玄大笑道：

「可以這麼說，不過苗子斷了一隻手還驚動不了我兄弟，五龍會今日來此，嘿嘿，要請你老子交出私吞的那批黃金，俗語說見者有份，不義之財人人可取，血盟三十六友存者不多，令尊要那麼多黃金也用不了，不如，嘿嘿，大家分分，也好交個朋友……

淡然的搖搖頭，鐵無情冷澀的道：

「如果我說這批黃金不在家父手中，諸位會信麼？」

笑面狼劉沛大聲笑道：

「朋友，你這話只有鬼才相信，鐵夢秋是個什麼樣的人，兄弟清楚的很，他能賣了兄弟，不惜將血盟兄弟的誓約拋諸腦後，這票黃金必定落在他的手裡。」

鐵無情搖搖頭道：

「諸位卽然不信，在下不必再解釋了……」

袖裡刀劉玄嘿嘿地道：

「你爹呢？」

鐵無情冷冷地道：

「死了？」

袖裡刀劉玄冷厲道：

「鬼才相信，叙親園我兄弟已查過了，那不過是個空墓，你爹想一手遮天，只怕沒那麼容易

，姓鐵的，五龍會的兄弟是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你不說出你爹的下落，嘿嘿，老夫要押你回五龍會見我們當家的……」

鐵無情冷笑道：

「你何不試試。」

要知鐵無情此刻心裡一陣悲愴，那股衝擊的殺意早已燃滿胸田，他眞想大叫一聲，發洩出心中那股鬱悶，一見五龍會仗着人多硬要吃定自己，頓時激起他的怒憤，刷地一聲，索命鞭已撤在手中。

笑面狼嘿地一聲道：

「小兄弟，給我拿下。」

話語一落，七八個五龍會的漢子已蜂湧般的向鐵無情衝殺過來，這些人俱是劉氏昆仲手下，平日已驕狂慣了，仗着五龍會在江湖上的名聲，一向沒將人放在眼裡，笑面狼劉沛一聲令下，人人都爭相的撲向鐵無情。

他們一心一意想拿下鐵無情，居然全是空手而來。

鐵無情嘿地一聲道：

「找死。」

他在江湖上獨自創出血鷹之名，並未倚靠血盟之名來提昇自己，自有一番不凡的功夫，索命鞭非尋常兵刃，雖有鞭之形，實有劍之銳，一見八九道人影向自己疾撲而來，手中之刃迅快的旋轉殺出——

銀虹下，血影如雨般的洒落，三個首先撲來的漢子已被那索命鞭劈中，血肉模糊中慘叫而亡。

這一着似乎出於任何人意料之外，他們決沒想到血鷹鐵無情的身手這麼快速，在一揚之間，慘響連連，餘下的人立刻拔出劍刃，拚命般的向鐵無情撲落。

冷厲的劍刃有如疾落的雲雨，那麼快速的罩向他。

在長笑聲中，鐵無情斗然躍射起來，叱道：

「殺，」

淺淺銀光中，他眞如一隻盤旋半空中的大鷹，鞭稍子隨着撲落的身影，幻化成數點，疾厲的殺了過去。

連着又是三聲慘叫，五龍會又死了三個。

袖裡刀劉玄怒叱道：

「媽的，你還眞狠——」

此人能有袖裡刀之名，果非尋常之人，大袖一展，在飛舞中一柄寬有五尺的刀刃自袖子裡斗然射出，照着鐵無情的胸口射至，他出刀的手法怪異，與尋常人皆不一樣，出刀之勢如雷電奔發，鐵無情尚在一楞間，那刀影已至，他疾忙一挫身子，喝道：

「好刀法，」

索命鞭霍地一捲，硬生生的將射來的刀刃給捲在一起，暗中勁力奮發，硬將對方的刀拉向一邊，袖裡刀劉玄想不到這年青人居然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能將自己的刀給捲了過去，暗中雖然吃驚，却猛地抽回刀子——

突然——

笑面狼劉沛大叫道：

「什麼人？給我站住——」

只見五個青一色的黃袍漢子俱斜揹長劍，面容冷肅的朝這裡健步而來，他們似乎有着相當的默契，不發一語的居然是朝炸開的方洞洞口行來，顯然這些人是要進去看看裡面究有何物在內……

袖裡刀劉玄霍地躍開，道：

「二弟，這是什麼人？」

這五個黃袍漢子猛地同時站住，只聽一人冷聲道：

「海狼派兄弟在此，誰敢妄動休怪我們兄弟劍下無情，姓鐵的和我們海狼派有恩怨，此人必須由我們海狼派的人處置……」

袖裡刀劉玄哼地一聲道：

「海狼派又怎麼樣，難道五龍會寒了你們，姓鐵的人我們要定了，這裡是我們五龍會先發現的，任誰都不准踏進石洞一步。」

那先前發話的黃袍漢子是這五個人當中的領導者，他長的一張痲臉，立刻臉色一沉，道：

「老夫是海狼派的宇文傑，姓鐵的是我們海狼派急於輯拿之徒，其中過節並不需要老夫說明，五龍會與敝派同為武林一脈，大家不要傷了和氣，劉兄弟，這位鐵朋友交給老夫，敝派當會登門道謝……」

宇文傑三個字一抖露出來，得確是令全場中人心弦一震，要知此人是為北派少林的高手，一身功夫早已聞名江湖，自投身海狼派之後，更是聲威大震，今日此人親自前來，可見對鐵家父子是何等的重視。

嗯，大夥心裡都很有數，若不是鐵氏父子身擊偌大一筆財富，宇文傑只怕不會有那麼大的興趣親率手下來此湊這個熱鬧，自古財色害人，此意當眞不假。

袖裡刀劉玄哈哈地道：

「宇文朋友太客氣了，江湖上誰不知血盟之主鐵夢秋發了一筆橫財，誰擁有鐵家的人，就等於握了一筆財富，我們五龍會只不過比貴派搶先了一步，如果貴派能高抬貴手，嘿嘿，五龍會定有重謝……」

宇文傑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劉兄是不給老夫面子了。」

袖裡刀劉玄沉下臉去，道：

「那倒不敢，不過敝派當家的一再交待，務必將鐵氏父子帶回審問，在下身不由己，難違上命，尚請貴派念在多年交情上，放過在下一馬……

宇文傑斜睨了袖裡刀劉玄一眼，道：

「那好，鐵無情交給你，那個石穴便由我們海狼派的接管了，這樣你即可回去覆命，老夫面子上也過的去，難不成你兩樁都要吧。」

此刻大家心裡可有數的很，鐵無情雖是很重要的人，但，那石穴之中却可能是藏金之處，如果血盟的金子都是藏在裡面，那才是他們的目的，宇文傑不愧是個老狐狸，他眼珠一轉，已命身後的四個同伴向那石穴口逼去。

笑面狼劉沛嘿嘿地道：

「那怎麼成？我早已將那裡當成的窩了，誰要進去，那可得看看姓劉的答不答應，喂，兄弟們，給我守住那個洞口，誰敢硬往裡闖，你們就給我殺……」

五龍會的那些黑衣漢子早已擺好陣勢，刀劍出鞘分別站在洞口之前，海狼派那四個黃袍漢子彷彿根本沒將五龍會的人瞧在眼裡，硬是往那石穴裡闖。

數道刀影已閃電的劈出，五龍會的漢子到也不是省油的燈，刀影下，逼得那四個漢子只好先略略退了一下身子。

這四個黃袍漢子決非普通之輩，他們只是礙於五龍會的面子，所以遲遲未能出手，此刻眼見五龍會的人霸佔穴口，頓時顯現的十分焦色，其中一個喝道：

「宇文兄，難道咱們就這樣耗着，如果他們再不　，休怪我童山不客氣了。」

又是一個厲害角色，童山名震魯境是位獨行盜，此人素來就心狠手辣，做案從不留活口，海狼派能將這號人物給收歸派裡，可見決不是個簡單的門派。

宇文傑嘿地一聲道：

「好，如有人擋阻，你們就殺——」

童一山就是等這句話，宇文傑的話聲一落，童一山和其他漢子已在喝叱中向五龍會的兄弟衝去，利那間劍刄流閃，血影崩現，五龍會中已有數個躺在地上。

笑面狼劉沛吼道：

「好呀，海狼派仗勢欺人……」

他眼見自己人倒下去好幾個，心裡那股怒火當眞是煮沸的開水，在吼聲中，他躍身向童一山撲去，兩個人頓時交擊在一起。

鐵無情見兩方人手已展開一場混戰，心裡只覺有股莫名的笑意，他不禁仰起頭來哈哈笑了起來，這陣長笑令人覺得奇怪，身處在兩派的爭戰中，猶有心情發笑，宇文傑晃身搶了過來，道：

「小子，你笑什麼？」

鐵無情不屑的道：

「我笑你們這種人眞夠可憐的，爲了些身外之物，竟然連寶貴的生命都不要，殺的你死我活……」

宇文傑嘿嘿地道：

「財帛能令人瘋狂，尤其血盟這批黃金，會令多少人爲之流血，爲它賣命，連老夫都無法避免……」

語話間，突然一個掠身猛地向鐵無情斜躍過來，伸手向鐵無情的右腕疾速抓來，此兄是個江湖的老混混，他知道和五龍會免不了翻臉，他不但要那穴裡的東西，還要擒下鐵無情以便和血盟交換條件。

宇文傑手法之快，殊出斜立在對面的袖裡刀劉玄的意外，他此刻最怕鐵無情落在海狼派手裡，一掄刀影疾速射殺出去，嘴裡已喝道：

「姓鐵的，留心。」

那曉得鐵無情嘴角上漾起一抹令人迷眩的笑意，在宇文傑的掌指尙未觸及鐵無情的刹那，驀然間一道閃光斜着飛了出去，血影噴洒中，宇文傑那張臉有如被割下一層肉來似的，血淋淋的創掉了半張臉，那條索命鞭握在鐵無情的手裡，瀟洒無比的在那裡冷笑。

慘叫着，宇文傑躍起身來暴退，而身後袖裡刀劉玄的刀已斜砍而來，宇文傑不愧是個武林高手，在那麼慘重的傷勢下，尙能冷靜的應變，一斜身，人整個飄起來，閃過袖裡刀劉玄的飛刀，一腳踹在劉玄的胸口，袖裡刀劉玄連翻帶滾的被踹出七八步外。

宇文傑滿面鮮血，雙目泛射着一束令人寒顫的恨意，他是太輕敵了，在他眼裡，血盟之主鐵夢秋才是唯一的敵手，鐵夢秋的兒子血鷹鐵無情雖是後起之秀，畢竟是仗着血盟鐵夢秋的餘蔭，功夫那會強到那裡去？

正是因爲這種想法，他才忽略了眼前的這個年青人，其實鐵無情確實是靠着自己的本事闖出來的局面，只是當年其父鐵夢秋的名氣太大，才使別人覺得他是得自先人的餘蔭，私心裡自然會

不將他放在眼裡。

嘿，以宇文傑那麼高絕的身手能在一招間被人撕破了那張臉，眼前的年青人功夫已非尋常人可比了，他憤怒的吼道：

「媽的，你還眞有一套………」

鮮艷奪目的血滴沿着他那張臉不停的流下來，使他心裡塞滿了無限的殺機，雖然他受的傷那麼重，可是復仇的烈火燃燒着他那顆怨皆必報的心，雙掌交錯，在憤怒的厲吼中，向鐵無情撲來。

鐵無情心裡一陣衝動，他知道與這些人已無法善了，索命鞭陡地的揮起一片銀光，向宇文傑那疾速拍落的掌影中穿去。

宇文傑突然伸掌抓住了索命鞭的梢子，那曉得當他用勁一扯之間，鞭梢子上鋒利的刄刺已戳進他的掌指間，他痛的疾忙縮手，弓身一退。

只聽一聲冷笑，鐵無情冷冷的道：

「你這是送死，」

那鞭梢子已點向他的眉心之處，厲叫聲中，宇文傑那龐大的身子已扒地一聲摔在地上，眉骨盡裂，一點血痕掛在臉上，瞪着一張大眼睛，厲怖的死在地上。

袖裡刀劉玄大顫，道：

「好，鐵無情，你還是個高手……」

雖然宇文傑是和他在對立之間，可是血鷹鐵無情那超俗的功夫，頓時令袖裡刀劉玄泛起了寒意，他這才知道眼前的鐵無情比海狼派的人更可怕。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還要留下我麼？」

袖裡刀劉玄尚未答話，那洞口處的弟弟笑面狼劉沛已被童一山狠狠的剁了一劍，只見笑面狼劉沛仰天而倒，一股鮮血從背後冒了出來，袖裡刀劉玄心弦一震，手足之情頓時溢於言表，疾速奔過去，吼道：

「弟弟，你還挺得住麼？」

笑面狼劉沛顫聲道：

「我掛點了，哥別讓他們全得了去……」

話語間，童一山已和那三個黃袍漢子朝石穴裡躍去，五龍會兄弟已死了好幾個，那裡擋的住海狼派的高手，袖裡刀劉玄雖然更貪圖那批足可傲世的黃金，可是兄弟的生命似乎比那些黃金更重要，立刻抱起笑面狼劉沛向身旁的一個漢子道：

「立刻通知總壇，快速派人援助……」

那漢子應聲而去，他立刻將其兄弟尋一乾淨地方，親自爲他上藥，鐵無情打心眼就瞧不起這些人，淡淡的一笑，揚起步子緩緩而去。

遠遠的，那隻鷹已在天空翔翻，他身後那些人居然沒有理會他，連身受重傷的劉沛都楞楞的任他離去。

劉氏兄弟已很清楚的知道，鐵無情才是個可怕的敵手，他們已傳出了訊息，相信他決走不出多遠……。

當鐵無情已抛開身後那些令他厭惡的兩派人物時，他忽然發覺在他身旁不遠處，一個滿面如玉的白髮老人雙手背負在後，雙目精光閃爍的望着他，鐵無情嘴角上掛着一聲淡淡的冷笑，若無其事的直步而行。

那老人突然道：

「年青人，站住，」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也是爲那批金子來的……」

那老人鼻子裡哼了聲道：

「俗人之見，那批黃金又值幾何？老夫豈會爲了金子來此，老夫來尋的可比那些金子價值高出太多了。」

鐵無情一楞道：

「你即然不爲那批黃金，那是爲什麼？」

那老人仰天大笑道：

「你還跟老夫裝蒜麽？這問題只有你能答覆我……」

鐵無情想了想道：

「我不明白老先生的意思。」

那老人嘿嘿地道：

「鐵夢秋可是江湖上頂尖的聰明人，以他的才智，他根本不會看上那批黃金，我相信他把最重要的東西交給了你……」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何必拐彎抹角，有話何不直說。」

那老人嘿嘿地道：

「我要知道王者之尊可在你手裡……」

鐵無情一怔道：

「王者之尊……」

他並不知道何者爲王者之尊，對這神秘老人的話語並不十分了解，但他却想到父親給他的那隻金面具，難道那就是這老人所說的王者之尊……

那老人點點頭道：

「是，老夫哈多，就是爲了王者之尊來的，年青人，如果你擁有王者之尊，尚請明示老夫……
……」

鐵無情搖搖頭道，

「我不明白什麼是王者之尊，老先生可讓我走了吧。」

哈多臉色一沉道：

「年青人，我最討厭不說實話的人，如果你不說實話，別怪老夫無禮了。」

此人性子剛烈，說完話，突然伸手揑住了鐵無情的手臂，這人的功夫可眞高的太令人不可思議了，鐵無情眼見他的手指抓來，怎麼閃也避不開他的指掌範圍，鐵無情心裡一驚，道：

「你想幹什麼？」

哈多冷冷地道：

「我要把你帶回去慢慢追問——」

他根本不管鐵無情願不願意，突然將鐵無情一挾，撮口一聲長嘯，只見一匹神健異常，通體黃毛的巨馬篤篤的奔馳而去，仰起頭來一聲長嘶，彷彿十分歡愉之色，那老人挾着鐵無情一躍而上，道：

「大黃，回去。」

那匹黃馬居然能懂此老之言嗥嗥一聲嘶叫，揚起四蹄朝前奔去，鐵無情被那老人挾在肋下，頓覺動彈不得，只覺耳邊風聲呼呼，眼前景物往後倒飛，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奔了多少路，耳中嗡嗡直鳴，頓知這是一匹好馬，有日行千里之勢……。

突然，那老人一聲斷喝道：

「停，」

那匹黃驃馬立刻刹住了身子，哈多將鐵無情往地上一放，人已躍下馬來，然後揮頭就走，根本不理會鐵無情。

鐵無情抬頭一看，只見這裡一片花樹，四週全是淡黃艷紅的花朵，一條碎石子路，在這片花樹中間，直通一棟巨大的屋宇，石階扶梯而上，屋前有兩尊巨大的石獅把守兩邊，三兩的家丁在那裡修剪花草。

他楞了一楞，忖道：

「這是什麼地方？」

此刻他舉目遠眺，只見這片花樹排列整齊，以天干地支之數，前後有序的排列着，心中一凜，驚道：

「陣法——」

要知鐵無情自幼隨父習文習武，見識自是高人一籌，血盟三十六友中，更是不乏奇人異能之士，尤其是最喜歡的十九叔管天龍最善於五行之術，常常指導他這方面的知識，因此他只要略略那麼一察看，立刻就看出一點苗頭，那知他的話聲一落，立刻在身後傳來一聲輕笑道：

「你還蠻有眼光嘛。」

鐵無情心裡一震，憑他的功力居然連身後來人都不知道，這裡倒底是什麼地方？人人都有那麼高的武功，他心裡一驚，回頭下，只見一個全身白羅衣衫的少女站在自己身後，這少女閃眸皓齒，艷麗奪目，一看那種淡淡的笑意就知道是個很善良的少女。

他楞楞地道：

「姑娘，這是……」

那少女笑笑的道：

「我叫哈娃娜，那位老先生是我父親，我們來自域外的大漠，這裡是我們哈家的別舘，你到了這裡，將了却我們哈家多年的一樁心願，我們尋找你已經有好久了……」

鐵無情楞楞地道：

「你們找我幹什麼？鐵家根哈家有什麼關係？」

哈娃娜格格地道：

「那關係可大了，血盟三十六友挖了王者之尊的藏金之後，域外各路英雄全都為了這批金子瘋狂，而中原更是風起雲湧的向血盟追殺，他們目的只要這筆財富，可惜他們不知道眞正令人瘋狂的並不是那些黃金，而是王者之尊的金面王……」

心裡斗然一跳，鐵無情這才知道所謂的王者之尊就是父親交給自己的那面金面罩，他只知道金面罩裡藏有一片金葉子，裡面有段他並不十分了解的練功字圖，其他並無出奇處，可以哈多和哈娃娜也是為這面具而來。

他心裡震盪之下，脫口道：

『金面王跟你們又有什麼關係？」

哈娃娜睜大了眼睛，道：

「那關係可大了，我爹爹是王者之尊的守護者，每一位王者之尊的主人都是哈家的主人，哈

家曾發過毒誓，哈家只要有傳人在後世，世世代代守護着王者之尊……」

鐵無情愈聽愈糊塗，道：

「我怎麽從未聽過這種事……」

哈娃娜淡淡地道：

「中原武林知道這件事的並不多，除了你爹出入過域外耳聞過外，連三十六友，也未必能知道，但這件事在域外可不同了，它已成爲神話般的傳誦着，多少人爲金面王瘋狂，人人都想佔爲己有……」

鐵無情哼地一聲道：

「那只不過是一個面具而已，有何瘋狂之處……」

哈娃娜哼哼地道：

「你懂什麽，金面王不但擁有權利財富，還有無比的尊敬，當然，那份尊敬還需要刻厲奮鬥才能得來……」

鐵無情黯然的一嘆道：

「可惜我對這些都沒興趣……」

他一心一意要爲父親的慘死而復仇，對權位財富全沒當一回事，此刻他腦子裡所思索的盡是

那幾個出賣父親的兄弟影子，他發誓定要讓這幾個人得到應的懲罰……。

哈娃娜冷澀的道：

「你已成了金面王第三代的主人，這是更改不了的事實，我們哈家將永遠的跟隨着你……」

鐵無情大聲道：

「你們怎麽知道金面王就在我手裡……」

哈娃娜冷笑道：

「這道理太簡單了，我父親是何許人，他只要釘住五龍會和海狼派的人就能尋着你父親，因爲這兩個組合裡雖都不是眞正的高手，却是追踪你父親最積極的人他們消息靈通，我爹爹只要盯住他們一定會找到你們父子……」

鐵無情也冷冷地道：

「你們可以找我爹呀，何須找我……」

哈娃娜格格地道：

「我爹爹是何等樣的人，他怎麽會糊里糊塗的不追根究底，你們藏的那地方，我爹爹早進去看過了，他發現你爹已死，並藏在很難尋找的地方，除了找你，我再想不出再找何許人……」

鐵無情眞是駭懼了，他將父親屍體埋藏起來，自認無人能尋到埋屍之處，那想到哈多能在

多人的目注下進入穴室內，而不被海狼派和五龍會的發覺，這份身手得確太令人駭異了，他詫異的道：

「你們到底找我幹什麼？」

哈娃娜正色的道：

「如果金面王眞在你手裡，你就是我哈家的主人……」

鐵無情訝異的道：

「那怎麼可能？僅僅一面罩具，怎會一下子變成你家的主人，姑娘，你這話太玄了。」

搖搖頭，哈娃娜滿臉正色的道：

「你不會懂的，金面王係尊者之尊，此面具得之神匠之手，傳說此面金罩非有德者不能居之，三代傳人俱是德道之人，你一臉善相，此神具非你莫屬……」

鐵無情似在夢中，那會想到這其中會有這多過程，他不覺的拿出那面王者之尊，金光閃顫中，哈娃娜突然跪了下去，顫聲道：

「我主在上，請受奴婢一拜……。」

鐵無情急搖手道：

「起來，起來，姑娘，這……」

那知眼前一晃，那個白髮老人哈多不知何時也已跪在地上，他恭聲道：

「天幸，王者之尊又重現江湖了……。」

鐵無情急忙道：

「老丈，快請起來。」

哈多低頭道：

「謝主人，老奴哈多永遠追隨你……」

他站了起來，恭恭敬敬的站在那裡，鐵無情身邊突然多出了這對父女，實在不知怎麼辦，道：

「哈老爺子，我對王者之尊了解太少了，你們這樣突如其來，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

哈多嘆了口氣，道：

「天生神物，擇主而居，少主只怕還不了解王者之尊的來由，王者之尊遠來之大漠，傳說此物係由大理之王室流出，落在第一代主人哈哈兒手裡，他以這面王者之尊在大漠邊錘創出了王者之尊之名，做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老奴哈家承受哈哈兒故主再造之恩，發誓永遠爲王者之尊的奴人，二代主人努哈赤更發揚了尊者聲威，努哈赤在大漠裡無端失蹤，而這面王者之尊也告失踪，不意血盟三十六友突然發覺這批黃金，緊跟着王者之尊現了踪跡，也許這全是天意……」

鐵無情嘆息道：

「想不到這個金面具還有這麼多的曲折故事……」

哈多恭聲道：

「王者之尊尚有一柄王者之劍，還在老奴手裡保存，少主即擁有王者之尊，一定已見過那套王者神功秘訣，如果兩者配合，少主當可天下無敵………」。

鐵無情楞楞地道：

「這從何說起………」

哈多長嘆道：

「天意，天意………」

3

那是一間用大理石砌成的石室，室裡一片漆黑，連一盞燈都沒有，王者之劍斜放在石桌上，雖然室中黯然無光，但那柄神劍的劍鞘却閃生輝，一條神威的蟠龍盤踞在鞘上，古銅色的劍柄上纏着金條護手，鐵無情暗讚一聲好劍，哈多激重的道：

「你必須在這裡七七之期練好內功和劍法，王者之尊的主人必須要用王者之劍，爲武林伸張正義……」

鐵無情莊重的道：

「哈老爺子，孜即承襲了王者之尊的榮耀，必定還需承擔至尊的恩恩怨怨，老爺子，你何不說明白點……」

點點頭，哈多道：

「今後你將要擔負起打擊邪惡的責任，因那面具是代表善神之意，未來的障碍會愈來愈多……」

七七之期，四十九日，哈娃娜眞是位善解人意的可人兒，每日都供應豐富的三餐，哈多更是

難得的盡職，將自己所知道的功夫傾囊相授，鐵無情本來功夫就不錯，自從練了王者劍法和那秘訣上的功夫後，果然脫胎換骨，已有另一番局面。

陽光暖和和的，漫長的四十九天可將鐵無情給蹩住了，他許久沒見過這麼灯的陽光了，哈多看了看天色，道：

「哈娃娜，這幾天沒發生什麼事吧。」

哈娃娜淡淡地道：

「大事是沒有，不過五龍會和海狼派的高手都曾追踪到這裡，可是他們却進不了爹爹的花樹陣……」

哼，哈多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諒他們還沒有那個本事……」

話語間，空中突然響起一陣悅耳的靡靡之音，這陣音律玄秘動人，傳進耳中有種令人激烈的狂熱，全身血液都如沸騰的滾水，會不知不覺的跳躍起來。

哈多臉色愈來愈沉重，雙目緩緩垂下，哈娃娜就不同了，居然隨着那股樂音躍舞起來，她那美麗的臉龐上浮現着令人沉醉的笑意，婀娜的身姿隨音而舞，更是曼妙多彩，她似乎已到了忘我的境界。

眉頭深深的一鎖，鐵無情沉喝道：

「停———」

他這聲巨吼頓時震的哈娃娜耳中嗡嗡直鳴，哈娃娜身子一顫，立刻清醒了過來，她訝異的道：

「這是怎麼回事……」

哈多凝重道：

「邪音———」

鐵無情凝重的道：

「九魔邪音，這個邪老頭還沒死………」

他的話聲未落，遠處已傳來一連串長笑之聲，只見一個灰淡的人影踏在花樹間的葉梢子上向這裡疾速飄來那快速的身法眞是武林罕見。

躍移的身影迅快的曳落，只見一個長髮披肩，雙目通紅，面如古玉的怪異老頭霍地站在鐵無情的跟前。

哈多冷冷地道：

「索倫，你眞是陰魂不散………」

索倫就是這老人的稱呼，他是大漠之魔，是個不分善惡的高手，生平中最善於殺人，是位道地的獨行客。

索倫把眼一瞪，道：

「哈多這位可是你的主人……」

哈多哼了一聲道：

「不錯，」

索倫嘿嘿地道：

「那個黃金面罩已落在他手裡……」

點點頭，鐵無情冷冷地道：

「是在我手裡。」

索倫大手一伸，道：

「給我——」

鐵無情一怔道：

「爲什麼要給你。」

索倫仰天一聲大笑，道：

「金面王是我們大漠之物，每位得主都必須出自漠野的兄弟，你這小子不屬於那個地方，自然不該擁有，我索倫是漠野的行者，千里而來，就是要追回它，老夫初來中土不願開殺戒，你要是聰明，嘿嘿，乖乖的將東西送上來」

鐵無情皺眉道：

「你太霸道了。」

哈多低聲道：

「少主，此人是個魔鬼，一心一意想將王者之尊佔爲己有，你可要小心應付……」

嗯，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他這是自取其辱……」

索倫那雙眼珠子愈來愈紅，那是他要殺人的前兆，哈娃娜對索倫的傳說知道的很多，一見他的眼睛更紅了，聲音有些抖顫的道：

「少主，你要小心呀—」

索倫嘿地一聲，突然一掌切了過來，他的出手全無徵兆可言，快速中透着無邊殺機，渾身的掌勁發出呼嘯之聲，鐵無情立刻閃身略退，嘿，他還是被那猛烈的掌勁撞的倒退了幾步。

哈多躍上前去，吼道：

「索倫，你下重手……」

索倫哈哈地道：

「他有什麼資格能擁有王者之尊………」

鐵無情哼地一聲道：

「你也未必高明到那裡去。」

索命鞭在耀眼中抖了出來，連着七鞭，一氣呵成的疾掄而下，索倫打心眼裡沒將這年青人瞧在眼裡，一見對方向自己攻來？不禁發出一聲怪笑，旋身一腳踢向鐵無情，那知鐵無情的鞭子迅如奔電似的揮了下去，嘶地一聲將索倫的大腿上劃了一道，衣衫撕裂，連血痕都透出來了，索倫心裡一震，道：

「好小子。」

他手裡突然多了一根白玉笛子，一點一橫中，硬將鐵無情給逼退七八步，然後，他忽地端坐在地上，揚起玉笛撮在嘴邊，嗚嗚的吹奏起來。

哈多驚詫道：

「邪音大法，」

那嗚嗚之音，有若自天邊奔來，彷似那戰鼓般的撞進每個人的心裡，鐵無情只覺心弦顫動，

全身氣血如燒開了的開水般沸騰的幾乎要噴出血來，他疾忙攝住心神，盤膝在地，暗中運起氣來，但，這股魔音的威力愈來愈大，如海濤巨浪一波波的湧來，震的他耳鳴目眩，心悸難抑，混身上下似遭萬蟻啃嚙般的難過痛苦。

更令他難以遏止的是眼前幻象叢生，連孩提時代的種種景象都在眼前幌過，他幾乎要承受不住這股巨浪，血脈如被撕裂一般，驀然間，他想起了金面王所載之秘功眞訣，立刻一咬舌尖，按着秘訣所載，運起功來。

說來還眞難相信，秘功一運，腦中雜念立消，那股能令人振奮的律音立刻置耳不聞，而索倫却宛如未覺般的暗中運　吹奏，將全身功力全逼在孔音中——

突然間……

鐵無情自地上跳了起來，一縷冷顫的寒影自他的手中顫起，青濛濛的劍氣如冷寒的星辰，在閃爍間向着索倫胸前勢去。

索倫猶在運笛如風，極力奏着邪音。

寒光斜劃而下，劍刃已斜穿而去，

那是王者之劍，寶刃在他手中，初次出鞘——

嗆——

那一劍快似疾風，已將索倫那枝白玉笛子切成兩半，更慘的是索倫瞪大了那雙目双猶呆呆的還坐在那裡，連動都不動。

可是，我們很清楚的看見，自索倫額頭當中已有一股血水流了下來，然後，後腦殼已分為二半，索倫整個人緩緩倒了下去。

哈娃娜滿面驚異的道：

「你殺了他……」

鐵無情怔怔地道：

「我也沒有想到這柄劍這麼犀利，劍式一出就不能收，我原本的意思是毀了他那枝笛子，沒想到……」

哈多嘆息道：

「少主，你還不明白王者之劍的威力，它似乎已經通靈能與劍者合而為一，能隨劍者的心裡而展現它那浩大的威力……」

哈娃娜格格地道：

「爹，你愈說愈玄了。」

哈多哼地一聲道：

「往後你會看到它的厲害，愈壞的人遇上它愈死的快，大漠有人稱它為「惡之疾」表示此劍嫉惡如仇之意，所以道上那些壞分子無不想盡辦法要毀掉它……」

鐵無情緩緩將那柄劍歸進劍鞘之中，道：

「我要善加利用這柄劍……」

哈多站在鐵無情身後，道：

「少主，你已完成王者之尊的全部武功，現在我們必須去銅人堡救黑三，他是跟老奴同一身份，終生都為金面王效勞，銅人堡主呼延海，化名尤堡主是遠自大漠遷來中土，也創出個不小的局面，不過這個人可不是好東西，捲了大漠不少的錢財，躲在這裡過逍遙日子。」

鐵無情聞言一怔道：

「化名為尤堡主的呼延海為何要抓黑三……」

嘿嘿，哈多道：

「黑三對他底細太清楚了，他怕自己的底牌給漏了，便擒住黑三，關在銅人堡，他又怕老奴等尋仇，始終不敢殺黑三……」

鐵無情仰天一嘆道：

「好，咱們去救黑三……」

在塵土飛揚中，那匹黃驃馬還眞是快如旋風，馱着鐵無情騰雲駕霧般奔馳不已，而哈多父女雖然跨下坐騎也不是俗物，還是被拋在遠遠之後……

突然，鐵無情眼前出現了一片淒涼情景，只見沿路上血跡班班，屍體無數，顯然這裡在他們來之前已歷經了一場很劇烈的殺伐，鐵無情猜不透雙方都是什麼地方的高手，沿途走着愈走愈覺驚心……。

只見這些人盡是眉心中劍，額前一點血痕，那快利的手法絕非普通高手所能辦到，哈多見多識廣，也不禁爲這殺人的手法所震駭，他詫異的道，

「這是那位劍道高手所爲……」

鐵無情皺眉道：

「看這人手法，在中原可不多見……」

他們這一路行來，死傷無數，鐵無情愈看愈覺驚心，那知當他們快走至路邊盡頭之時，遠遠的，三個全身素衣的白衣女子站在路當中，俱面朝着他們，顫然是衝着他們來的。

這三個白衣女子人人揹劍，個個冷艷如花，雖然年紀都不大，却個個如歷盡滄桑般的成熟，可是人人臉上都是其冷厲酷，看不出一絲笑意，或讓人可親之處，

哈娃娜是個女孩子，上前道：

「三位姊姊，爲何要擋住我們的去路？」

居中那個年歲較大的女子似是他們兩個的大姊頭，他斜睨了鐵無情一眼，昂着頭，冷冷地道：

「這位朋友可姓鐵……」

哈娃娜點頭道：

「是呀，他是我們的……」

那女子一瞪眼道：

「我沒問妳……」

哈娃娜頗受委曲的道：

「我可是好心的告訴你……」

鐵無情淡淡地道：

「哈姑娘說的話跟我說的一樣……」

哈娃娜一聽主人相當給自己留面子，心中不快頓時一掃而空，臉上立刻洋溢出一絲天眞的笑意。

那女子可不理會這些，道：

「你就是鐵無情了，那我們雪家姊妹可沒弄錯了人，這一路上，鐵朋友沒碰到什麼騷擾吧……

……」

鐵無情一怔道：

「在下和三位素陌平生，可說是不曾謀面，三位等我有何見教，跟這一路行來又有何關係……

……」

那女子嘿嘿地道：

「你不認識我們，我們姊妹可曉得你，身擁萬金的大財主，江湖上不認得的人只怕不會太多，一路上，公子走的這麼安穩，我們姊妹可費了不少的神……」

鐵無情大驚道：

「那些人全是你們殺的……」

那女子不屑的道：

「雪家人在江湖上很有名氣，殺幾個人有何值得你大驚小怪，如果我們不替你打發了這些海狼派的人，此刻你那會這麼順利的到這裡，我們姊妹可動了不少手脚……」

狗咬狗一臉毛，海狼派那群人也是冲着他來的，這三個雪家女子當然也不會存了什麼善心好意，鐵無情面上一片冷肅，不悅的道：

「雪姑娘找在下有事麼？」

那女子格格地道：

「雪家在江湖上有「女兒國」之譽，我們是一群無依無靠的女子，本身個個都有一段辛酸堪憐的身世，要在江湖上糊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們想到那批黃金，足讓我們這群女流活下半輩子，鐵老爺子爲人四海，我們也很敬佩，我相信……」

鐵無情搖搖頭，苦笑道：

「姑娘，如果我說這批黃金不在我手裡，你相信麼？」

那女子淡淡的道：

「很難令人相信，不過我們也不白向要你這批黃金，雪家村有位玉瑩姑娘許配給你……」

鐵無情苦笑道：

「好意心領，在下還有事，尚請姑娘……」

那女子面色忽然一冷，道：

「你是不答應了。」

鐵無情淡淡的道：

「我無法答應。」

那女子哼哼地道：

「只怕是由不得你了，雪家村要辦的事沒有不達成的，說不得我們姊妹只好強人所難了……

……」

哈娃娜叱道：

「好呀，你們眞是土匪的姑奶奶，還有打鴨子硬上的道理，我們家主人說沒有就沒有……」

那女子側首道：

「雪蓮，給我掌嘴——」

她右邊那個少女，出手還眞快，劈哩劈啦兩掌結結實實的擊在哈娃娜那如玉的臉上，哈娃娜身手也是不弱，但，能讓對方輕易的打上兩掌，這在她說來是不可思議的事，登時，她根本忘了臉上的痛楚，而楞楞的僵立在那裡，一下子傻住了。

哈多憤怒的道：

「你……」

他僅有這麼一個女兒，平日疼的如掌上明珠，如捧豆腐，捨不得罵更捨不得打，今日一見愛女連挨兩巴掌，心裡那股子難過當眞非言語能形容。

雪蓮哼地一聲道：

「別說打她兩掌，就是殺了她也是易如反掌。」

鐵無情叱道：

「住嘴。」

雪蓮一震道：

「幹什麼？這麼大吼小叫的……」

鐵無情寒着臉，冷冷地道：

「打狗也得看主人，你打了哈娃娜，就是不給我面子，雪蓮，我的人不好打，你要付出代價。」

雪蓮嘿地一聲道：

「姓鐵的，如果不是看在那票黃金的份上，我早就一劍殺了你，我老姊雪燕一再告訴我，須讓你三分，哼，若是你故意……」

那個最早說話的少女雪燕立刻道：

「雪蓮，別忘了我們的目的……」

雪蓮果然不敢再說下去，立刻閉口不語。

鐵無情恨聲道：

「不說話就算了，你也挨上幾掌。」

他覺這兩掌如不打回來，實在很難向哈娃娜交待，身形疾切一躍，劈空二掌擊去，雪蓮身子閃的快，迅速的移向邊去，那曉得這兩掌如影隨形，果然在雪蓮那潔淨的臉上摔了兩掌。

雪蓮的劍霍地拔了出來，厲聲道：

「宰了你。」

她也是任性慣了，西知雪家村的女人只有打人的份，何嘗被人打過，今日鐵無情不但打她，還當着兩個姊姊的面打她，使她無法嚥下這口氣，一縷劍光穿雲似的劈了過來，出手果然殘厲。

鐵無情冷冷地道：

「要動劍，你差的太遠了……」

驀然冷光顫閃，他似乎更快更厲，叮地一聲將雪蓮那柄劍給擊飛了，雪蓮尚未分辯出怎麼回事來，虎口已被震裂了，她顫聲的道：

「你……」

鐵無情將劍一收，道：

「別自討沒趣，通通滾……」

說完，回身跨上馬去，根本不再看雪家三姊妹，那般冷漠的威勢和神情，居然震懾住她們三

姊妹了，雪燕是大姊，她豈能讓鐵無情說走就走，況且她很明白，如果今日擒不下鐵無情，往後如果落在別人手中再尋他就費事多了，她一看情形立刻叫道：

「雪蓮、雪花，咱們先把他弄回去再說。」

三姊妹幾乎是同一心思，立刻掠起身形向鐵無情撲去，哈多和哈娃娜父女疾忙迎上，鐵無情的索命鞭却比她們父女快了點，鞭影在閃顫中射出，雪蓮三姊妹果然很有功力，三枝劍幻化成三道光影分自三個不同的方向向鐵無情逼殺過去，這三個女人出手狠辣，有意要讓鐵無情重傷或殘廢，因爲她們的出手全是致命之處。

鐵無情哼聲道：

「好毒的女人——」

那根索命鞭在空中一繞，捲了雪花的劍，身子在馬上斜躍，一掌削在雪蓮的眉頭上，然後一回身，鞭子已敲在雪燕的身上。

那索命鞭上利刃如鈎，在慘叫聲中，雪燕一條背上盡是鮮血，她痛的全身直顫，臉色蒼白，顫聲道：

「姓鐵的，你該死……」

雪花衝上前去，道：

「姊姊——」
鐵無情的索命鞭一收，道：
「咱們走……」
三道騎影在風馳電閃中飛躍而去，雲家姊妹只有望着他們的背影跺腳，在風嘯聲中，那狠厲的話聲一直傳出老遠，雲家姊妹厲叫吼罵，而鐵無情絲毫未聞……
浩浩天空，雲絮推積，黑壓壓的眼看着就要下雨，果然遠山已霧濛濛，雨晰晰，鐵無情擧目一瞧，道：
「前有一酒舖子，咱們躲雨去……」
三道騎影疾快如風，他們剛剛踏進舖子裡，雨已下的如盆般掉下來，哈娃娜揮了揮頭上的雨水，抬頭已看見這野舖子裡坐滿了人，清一色的黑衣漢子，俱用一種令人不解的目光望着他們。
鐵無情尋了一張空桌，道：
「伙計，來壺酒……」
那店伙應了一聲，立刻端了一盤滷牛肉和一壺酒上來，哈多彈了彈身上的雨水，低頭已看見哈娃娜替鐵無情倒出來的酒，他低聲道：
「有毒……」

鐵無情淡淡地道：
「各自小心……」
他若無其事的將酒往嘴裡送，哈娃娜心頭緊張不已，鐵無情向她旋了個眼色，酒已倒在地上，然後，三個人談笑風聲的吃着菜……。
隔桌，一個白面漢子臉上掛着那種詭詐而陰沉的笑意，他似乎很注意這桌的動靜，當他看見鐵無情將那杯酒喝進肚裡之後，那股子笑意更濃了。
突然，哈娃娜道：
「爹，我頭好暈……」
哈多故意楞了一楞，道：
「頭暈，是不是受涼了……」
只聽有人笑道：
「她不是受涼，她是喝了本門的千日宿，你們三個只要喝了這玩意，嘿嘿，至少睡上三年，鐵無情，鐵無情，我無相門兄弟在這裡已等的太久了……」
那白面漢子隨着話聲站了起來，四週的黑衣漢子俱已圍了過來，他們似已穩採勝算的守住了各路出處，煮熟的鴨子不會讓它飛了。

鐵無情沉穩的坐在那裡，冷冷地道：

「你是喬太官……」

無相門喬太官在江湖上的名氣不小，白面漢子臉上立刻浮現出一絲得意又滿足的笑意，嘿嘿地道：

「喬某人在這裡恭候多時……」

鐵無情哼地一聲道：

「你等我幹什麼？」

喬太官哈哈大笑道：

「江湖上誰不知道擁有鐵無情就擁有財富，你已是江湖上最有價值的男人，眼下江湖人人都想佔有你，我們無相門運氣特別的好，居然不費吹灰之力就等到你了。」

點點頭，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你運氣是不錯，居然施出千日宿這玩意，可惜這東西對我不會有太大作用，眼前，你那班子兄弟只怕還不知道遇上我比碰上閻王還難過……」

喬太官狂妄的道：

「老鐵，別太自信，無相門居然來了，就不會空手而回。」

嗯，鐵無情長呼口氣，道：

「當然，我也不會讓你們失望，不過，你們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假如我是你，我會立刻滾的遠遠的……」

喬太官哼地一聲道：

「別跟我玩狠的，老鐵，千日宿也許對你影響不大，對這位哈姑娘可嚴重了，她也許要睡上個兩三年……」

哈娃娜格格一笑道：

「姓喬的，你還眞傻的可愛呢，我們哈家的藥毒之技不比唐門的技術差，酒一倒出來，我們就知道你動了手腳，別說這點千日宿，連無影之毒又能奈何的了誰……」

喬太官全身一震，道：

「好呀！我差點上了你們的當……」

他在江湖上是位狠角色，一見千日宿沒將這些人醉倒，一股殺意立刻浮滿他那張白哲哲的臉上，他雙目寒光一湧，已向身旁的那些漢子施了個眼色。

四週的無相門弟子立刻扯出了劍刄，他們俱是無相門的精英，動作迅速，出手快疾，頓時，十幾個漢子已圍上來了，哈多的手已握住了劍柄，他只等他的主人鐵無情的暗示，立刻就會出手

，鐵無情突然一聲長笑道：

「殺——」

那柄王者之尊神劍如空中閃過的烈陽，無情而犀利的揮洒出去，血光崩現中，一蓬蓬鮮血噴洒出來，刹那間，三個漢子的頭顱被那柄神劍給剸了下來。

無相門弟子全部大震，他們決沒有想到鐵無情的劍法這麼快利，能在舉手間連殺無相門三名弟子，哈多和哈娃娜的動作也不慢，已各自撲向兩旁的漢子。

酒鋪子頓時展開了慘厲的殺伐，數十個無相門漢子頓將他們圍困起來，刀劍如銀絲般在空中閃顫，人在慘叫聲中倒下……。

喬太官的臉如罩上一層晨間的冷霜，在震怒中顯現的那麼陰冷，他的劍宛如空中的冷虹，隨着鐵無情那翔飛的身子狠厲的追殺着，鐵無情似乎有意要先消滅無相門的兄弟，幾乎劍劍都不落空，抽冷子總給對方一下狠着。

喬太官怒聲道：

「姓鐵的，有種別玩陰的……」

鐵無情的劍微微一斜，道：

「那好，我要你的命：」

喬太官的長劍直劊，鐵無情那無邊無際的劍刃已如萬馬奔騰般的向他逼殺過來，他曾數次的與高手博鬥，所見的劍道高手無數，但從沒見過如此凌厲的劍法，心底一寒，扭身卽避，但鐵無情的劍在幻化中，一劍劈在他的臂骨間，只見喬太官慘叫一聲，一條手臂已被削落下來，那鮮艷的血和骨肉相連處，已齊根而斷，喬太官顫抖的疾速而落，顫聲道：

「好狠的手段……」

四下無相門的兄弟全傻了，喬太官是無相門的三當家的，那想到在人家手裡居然過不了三招，這話如果傳出江湖，只怕信者不會太多，因爲喬太官在江湖上的名氣不薄，一身功夫可謂到了極點，但不信歸不信，事實就是事實，喬太官確確實實的是給人家活活的廢了。

鐵無情冷漠的望着喬太官，道：

「我要江湖上知道，今日的鐵無情已非昔日的鐵無情，誰要是自不量力，他們的結果絕對和你一樣……」

喬太官厲叫道：

「無相門不是只有我一個姓喬的，我這裡栽了，我們的啞巴老人不會由你逍遙，他會很快的宰了你……」

話聲隨風而散，無相門那群兄弟忽然一陣騷動，緊接着一陣歡呼，只見三個快速的騎影向這

裡移動，他們立刻分散開來，人影漸近，一個灰白鬍鬚的藍袍老人已飄身行了過來，在他身後緊跟着兩個精壯的漢子。

只聽那藍袍老人嘿嘿地道：

「怎麼啦，全栽了。」

他眼梢子早已瞄出地上那股子慘狀，七八個門中弟子全躺在地上，喬太官那個活生生的人已成了獨臂血人，啞巴老人看的心裡一陣劇痛，只覺無相門今日栽的很慘，他這才注意到眼前的敵手——鐵無情，他洒脫的站在那裡，嘴角上漾起那種滿不再乎的笑意，啞巴老人目梢子一寒，嘿嘿地道：

「你就是鐵無情……」

點點頭，鐵無情道：

「你是啞巴老人……」

哈娃娜詫異的道：

「即然是啞巴，怎麼還會說話……」

她天眞無邪，那知道啞巴老人啞巴之名的由來，是因爲他自幼很晚才會說話，一直到九歲才會開口，父母鄰居都叫他啞巴，啞巴之名由此而始，而他便以啞巴爲名，江湖上都知道無相門的

啞巴老人不是眞的啞巴。

啞巴老人嘿嘿地道：

「老喬，你撐的住麼？」

喬太官苦澀的道：

「還能挨住……」

啞巴老人嗯了一聲道：

「好，姓鐵的斷了你一臂，我要他兩條腿，雖然他那批金子或能抵償一下咱們死傷的人，嘿嘿，無相門有無相門做事的方法，那批黃金咱們一定要弄到手，他的人，咱們也要毀了他……」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只要不怕死，我會成全你。」

啞巴老人怒聲道：

「別以爲毀了喬太官，殺我幾個門下，你就不可一世，無相門能在江湖上佔有一席之地，不是平空而來的，那是靠我們的血和汗拼來的……」

嗯，鐵無情不屑的道：

「我承認你或許有兩把刷子，但，無相門想憑藉那點武力硬要奪取別人的財富，哼，只怕是

自不量力……」

啞巴老人憤憤地道：

「給我拿下。」

隨在他身後的那兩個漢子各自斜踏着步子向鐵無情行來，哈多踏出一步，道：

「少主、這兩人交給老奴……」

搖搖頭，鐵無情笑笑地道：

「哈多，這裡那用得着你出手，你只要幫我照顧點就行了，人家是衝着我來的，不給人家點實力，人家還眞以爲咱們是靠這張嘴闖江湖呢」

這兩個漢子是啞巴老人最得意的助手，左邊的項七、右邊鬼影，江湖上有雙煞之名，是無相門的殺手，他們不善言辭，但對殺人却有獨到之處，此刻這兩個人皆雙手空空，不帶兵刃，顯然他們要遵從老爺子的分咐，要用兩雙手擒下鐵無情。

項七來自蒙古，善摔交之術，鬼影源自青山，是擒拿世家的後裔，兩個人心連相串，意通氣溶，幾乎是同一心意，雙雙向鐵無情撲來。

四隻手分自四個不同的方位，向鐵無情全身最脆弱的部份抓來，快速的令人有點不知該如何躲。

啞巴老人臉上正浮現出一絲得意詭秘的笑意，他很滿意這兩大高手的出手，在他想像中，鐵無情也許能毀了喬太官，但要擊敗無相門的項七和鬼影，他認爲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就在啞巴老人意念飛閃間，鐵無情的身子已隨着項七和鬼影的出手而移動了，在他未練王者之尊的內功心法之前，他也許閃不開這四隻手的攻擊，如今他的功力源博，根本不需要思慮如何閃避或出手，一種先天的反應使他不自覺的向前一撲，兩隻拳頭已如山的擊了出去；

那快速的拳影超出鬼影和項七的速度之外，砰地一聲，一拳揚在鬼影的胸前，鬼影在慘叫聲中，一個身子筆直的飛出丈外，然後，自他的嘴角裡噴出一條血注，瞪着那雙眼珠子當場死了。

項七駭懼的疾速而退，道：

「那有這種拳法。」

啞巴老人的臉立刻變的如死魚一樣的慘白，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雖然有一拳打死人的事情，但，鬼影可非尋常人可比，他有深厚的內力基礎，又有拳脚的硬功，鐵無情能一拳擊斃他，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鐵無情淡淡地道：

「還有那一位要上……」

那一拳擊出，令他信心大增，他這才了解自己七七之數的苦修，眞是一日千里，較之從前那

眞不知道強過多少倍，此刻他對那套武功心法更具信心，頓時覺得豪氣干雲，已不將眼下無相門的人放在眼裡。

啞巴老人恨聲道：

「你好毒，居然殺了鬼影……」

項七大叫道：

「門主，咱們要給兄弟報仇……」

啞巴老人憤怒的大笑道：

「當然，不但要報仇，還要那批黃金……」

當眞是人爲財死，在這種情形下，啞巴老人還是念念不忘那批黃金，其實天曉得，那批金子在何人手中，唯有鐵無情肚子裡明白，可是江湖上傳鑿鑿，俱認爲血盟之主鐵夢秋已將那批黃金藏處交給了鐵無情，於是，各門各派俱已派出了人手，希望能有所獲……。

鐵無情黯然的道：

「你怕要失望了，不但得不到黃金，連命都丢了」

啞巴老人豈會被鐵無情幾句話給唬住，他不但不領情，反而仰天一聲狂笑，道：

「鐵無情，鐵無情，你實在是太小看無相門了，老夫要你瞪起眼看看，眼下四週已佈滿了無相門兄弟，你妄想逃離此地，嘿嘿，門都沒有……」

僅這一眨眼功夫，四處已浮現出數十道人影，今日無相門果然是傾巢而出，幾乎門下弟子全趕來了，哈娃娜恨恨的道：

「爹爹，咱們要開殺戒了……」

哈多嗯了一聲道：

「不管今日後果如何？咱們必須護住少主……」

鐵無情的手已深深地握住了王者之劍，他全身血液都在熱烈的沸騰者，一股激烈的殺意已充塞在他的胸間，他彷彿被壓制的氣球，幾乎要爆裂開來，自他出道江湖，他也曾會過不少的江湖高手，也創出了血鷹的小小名聲，但却從未如今日這樣令他恨怒，他雖是血盟之主鐵夢秋的兒子，他却絕不願意藉着父親之名而創出萬兒，更不願別人念在血盟的份上而對他有所忍讓，他主要在江湖另起爐灶，自行一格，就是要尋覓那幾個出賣父親的血盟之友，陸大先生，雪飛鴻……他發誓要他們付出賣友求榮的代價，更要給武林中留下一個典範，賣友忘義者死，憑了這份執着他要讓江湖樹立下千古不變的義理，妄顧江湖道義者死，這是他如今的信念。

無相門妄要藉著衆多的人手欺壓弱小，那是犯了他的忌，所以激起了他不能寛恕的殺機………

……

4

無相門弟子的劍全出了鞘，他們分據了東西南北四方，按着預先排定的步驟已將各個通道封死了，此刻，鬼影已死，項七和啞巴老人併肩而立，他倆全聚精會神的凝注在鐵無情的身上，每個人臉上的筋絡全暴了出來，他們在尋覓那難逢的瞬間機會，要準確的給鐵無情沉重的一擊，雖不願就此結束姓鐵的生命，至少也要讓他重創的永不翻身，兩個人兩枝劍全瞄準了鐵無情的核心。

哈多忽然低聲道：

「少主，你何不戴上那個金面具………」

一怔，鐵無情道：

「爲什麼？」

哈多悄聲道：

「金面無敵，戴上後，神劍威力更具……」

鐵無情有點不信，那只是一個用純金打造的面具，怎會具有無上的威力，他眞想試試，可是

在這場合上，他實在不適合將面具戴上，嗯了一聲道：

「會有機會的……」

驀地，遠處響起一陣牛角般的嘯聲，無相門的兄弟有些騷動，啞巴老人的神情迅速的變了一變，他顯得有些不安的用眼梢子向遠處瞄了一瞄，立刻狠聲道：

「守着各處，不准外人進來。」

「是——」立刻響起震天的應諾，無相門畢竟是個很有規律的門派，門主一聲令下，刹那間已有人擋住各地進來的道路。

項七隨着吼道：

「如果有人硬闖，你們格殺勿論……」

無相門全接護了旨諭，俱嚴密的守備着，隨着那陣牛角聲，只聽空中暴傳一陣哈哈大笑聲，道：

「無相門的朋友眞不夠意思，有了發財的機會也不通知我許老四一聲，難道那麼大的一批黃金，你們無相門眞能全搬回去。」

許禿子有吸血蝙蝠之名，江湖上十大惡人之一，在十惡中排名老四，是個難纏難惹的人物，他要插手進來，這件事對無相門來說，得確是件難辦的事。

啞巴老人嘿嘿地道：

「我當是誰呢？原來是四爺，久違了，今天無相門兄弟在這裡辦點私事，容老夫將事情辦妥之後，必登門道謝………。」

吸血蝙蝠許禿子呵呵的道：

「啞巴，你他媽的還眞不夠意思，連老哥兒們都給抛了，兄弟，道上混的，圈子裡轉的，總有那麼一點交情，如今的鐵無情可是價值千萬，你可不能獨自吞了……。」

僅幾句話間，在東北角上已出現了一個灰淡的人影，如一陣疾風般的衝殺撲來，在他身後緊隨着一批紅衫漢子，這位許禿子眞是人如其名，頭頂禿的閃閃發光，一雙眼珠子深深陷在眼眶裡，黑幽幽的，一副很精明的樣子，可是在精明中又有股森寒陰冷的殺氣，眼珠子飛轉間，目光子已落在鐵無情的身上。

無相門的兄弟紛紛出手攔阻，吸血蝙蝠許禿子的雙掌一翻，一股深厚的勁力向那些阻擋他的漢子一揮，逼得那幾個漢子紛紛閃身退避，只聽許禿子叱道：

「滾開。」

無相門啞巴老人高聲道：

「讓他進來。」

他對吸血蝙蝠許禿子的功夫是久聞了，能列爲十大惡人之名決非普通之輩，憑自己門下那些弟子很難是他敵手，如其攔阻倒不如做個順水人情……

許禿子嘿嘿地道：

「好，果然還有點江湖道義……。」

此人當眞是目空一切，在身後那批紅衫漢子的擁簇下，大列列的直往場中行來，當他目光的餘影自鐵無情身上落向哈娃娜的臉上時，他忽然全身一震，道：

「桑柔……」

哈娃娜楞楞地瞪着眼睛，道：

「誰是桑柔………」

哈多却全身泛起了一連串劇烈的顫抖，彷彿遇上了鬼魅似的，立卽一拉哈娃娜，道：

「哈娃娜，別多問。」

吸血蝙蝠許禿子似是對哈娃娜特別注意，一瞬不瞬的盯着她，使她粉臉羞紅，更增幾分嫵媚，鐵無情只覺這位姓許的老不正經，在這場合上居然死盯活盯的望着哈娃娜，心理頓覺怒火冲天，道：

「看不出你這老不死的這麼大把年紀，還這麼色瞇瞇的，一個女孩兒家有那麼好看麼……」

要知鐵無情自幼秉承家訓，善惡分的很明，血盟三十六友個個都義薄雲天，尤戒女色，今日一見許禿子那副賊溜溜的眼神，當然會引起他相當的不滿意。

許禿子嘿嘿地一聲道：

「好像桑柔仙子，唉，七絕島的桑柔仙子跟你長的太像了，天下誰都知道七絕島的桑柔仙子是天下第一美人，可惜……」

底下的話他沒有再說下去，可惜什麼？沒有人知道，哈多却心裡明白的很，他真怕這個禿子嘴太快了，衝口說出些他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來，包括哈娃娜在內……

哈娃娜怔怔的道：

「七絕島在那裡？桑柔仙子又是誰？跟我有什麼關係？喂，你說清楚點行不行……」

許禿子頭一甩，道：

「別想了，我想帶姓鐵的走……」

啞巴老人嘿嘿地道：

「禿子，你也太狠了，人是我無相門截下的，你來了就想將人帶走，嘿嘿，我倒想知道，你要如何向我無相門兄弟交待……」

吸血蝙蝠許禿子嘿嘿地道：

「啞巴，別給臉不要臉，十大惡人是玩假的，茫茫江湖誰不知道十惡之名，只要我們看上眼的，嘿嘿，有那樁能逃出十惡之手……」

啞巴老人哼聲道：

「無相門可不怕你。」

許禿子大笑道：

「那好呀，兄弟，給我殺……」

吸血蝙蝠禿子名列十惡之內，此人行事均與常人不一樣，喜怒間均憑個人之意，本來還談的好好的，突然間翻臉成仇，那一聲喝令，立在他身後的那二十餘個紅衫漢子突然人影一分，斂刀疾切間殺將出去，這一群禿子手下均是久經磨練之士，一聲喊殺中，無相門弟子在全不及防的情形下，十幾個閃避不及的漢子已應聲而倒，這一群人如入羊群，展開了慘厲的殺伐……。

啞巴老人一呆道：

「禿子，你……」

禿子冷澀的道：

「我有沒有資格帶姓鐵的走……」

呸，啞巴老人眼見自己門下死傷極慘，眼中似要噴出火來，呸地一聲，整個人如彈矢一樣的

向禿子射去，而項七更是配合的天衣無縫，隨後緊跟而上，兩個人掌刄齊揮，出手盡是死命之處。

禿子仰天一聲大笑，那龐大的身子急速的一縮，避開了啞巴老人那沉重的一擊，然後左手神幻的硬將項七撲來的身勢攔下，五根指頭已揑住項七的那顆頭顱，項七面上青筋暴起，額際汗珠滾落，而人已被禿子的手掌壓的往地上蹲去。

啞巴老人寒聲道：

「項七，忍着——」

他雙掌如刄，一股浩大的勁力迅速的劈向禿子，妄想以這股強勁的掌力能逼使禿子鬆了手，那知吸血蝙蝠的功力太深厚了，右手居然硬接了這一掌，地上塵土濺射，泥霧隨風飄起，而啞巴老人硬拚了這一掌後，蹬蹬蹬地退了七八步，然後一張嘴硬是緊緊的咬着，似乎在憋着那股氣血，但沒多久，他張口吐出一口鮮血，顯然他的肺腑已被禿子的內力給震傷了。

而項七那顆腦袋却傳出了格格之聲，禿子的五根手指已深深的嵌進了他的腦袋裡，噗噗地一聲，額骨碎裂，一股腦汁和血水冒了出來，項七在慘叫聲中嚥了氣，眼珠子一翻，整個身子都輭在地上。

禿子將手從項七的腦殼上拔了出來，五根手指沾滿了鮮血，他哈哈地一陣狂笑，居然將手伸進自己的嘴裡，用舌頭吸吮着指頭上的血汁和腦花，哈娃娜看的心裡一陣翻湧，幾乎要吐出來，全身泛起一陣冷顫………

哈多變色道：

「五鷹爪——」

啞巴在慘笑聲，吼道：

「禿子，記住這筆帳，無相門誓不罷休………」

禿子聞聲大笑道：

「啞巴，別跑，咱們還沒玩夠……」

啞巴早已閃身飄出四五丈外，他在厲吼聲中，無相門那群未死的漢子早已各奔而去，而禿子的手下已分立在禿子前後，依然是面對着鐵無情。

那曉得啞巴奔出數丈之遙，突然又轉了回來，這次不是自己跑回來的，是讓人家給捉了回來的，那是個身材高大魁武的漢子，臉上的肉跟殺豬似的凶悍，兩隻眼珠子瞪的圓凸凸的，提着啞巴的身子如老鷹捉小雞一樣，行到跟前砰地將啞巴摔在地上，啞巴如同爛泥般的委頓在地上，無相門之主居然經不起這人輕輕一摔。

禿子哈哈大笑道：

「老帖，你娘的現在才來呀。」

血骷人帖冷兒穩坐十惡老八，聽說本來是個殺牛的，一生嗜血如狂，曾生飲人血，胆子奇大，最善用人心下酒，在他手裡的人能活着離開的不多。

帖冷兒呸地一聲道：

「禿子，你他媽的在這邊神龍活現，耀武揚威，可知五龍會的那幫龜兒子早摸上邊啦，如果不是我和血手屠一刀，嘿嘿，你還能這麼順利的解決了無相門……」

禿子哈哈大笑道：

「咱們不是說好的，你們對付外面的那批狗養的，我來解決這邊無相門的龜兒子，現在可好了，姓鐵的決跑不了了，兄弟，咱們看者那票金子的份上，嘿嘿，只要姓鐵的交出藏金子的地方，嘿嘿，咱們立刻走人……」

帖冷兒大眼一瞪，道：

「那還要看看老屠答應不答應……」

血手屠一刀是十惡老五，那一手刀法眞如其名一樣，逢人便是一刀，刀刀都不落空，如切西瓜般的那麼方便，江湖上一向有逢禿不遇刀的說法，可見血手屠一刀的大名遠在十惡中最難纏的殺手。

禿子大笑道：

「怎麼?老屠還要砍他一刀才過癮……」

帖冷兒嘿嘿地道：

「屠一刀連砍了三十六名高手，似乎意猶未盡，他說很久沒有這麼痛快的殺人了，五龍會的那些孫子們，滾的滾，爬的爬，眞如喪家之犬……」

禿子嘿嘿地道：

「他人呢……」

只聽遠處一聲大叫道：

「在這裡……」

江湖上聽到屠一刀大名的人，無不退避之舍，惟恐避之不急，在想像中，一定是個高頭大馬，身材奇壯的魁武漢子，那柄殺人的刀也一定是柄寬厚的鬼頭刀之類，誰知道當屠一刀閃身過來之時，頓時令人有種名不符實的感覺，他長的白面淨淨，一副弱不禁風般的模樣，雖然歲月在他臉上留下多少年歲的痕跡，可是他那文弱的神情，任誰都不相信這樣的一個人，會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殺手，鐵無情似乎留意屠一刀，他淡淡的瞄了這位殺者一眼，心底裡不禁有幾分訝異，哈多嘆道：

「想不到十惡中人居然來了三個……」

鐵無情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他們都來了又怎麼樣？咱們豈會再乎他們……」

哈娃娜焦急的道：

「主人，你還是小心一點……」

那是一份發自內心的關注，哈娃娜自己也不明白怎麼回事，自從尋得這位主後，內心裡就有種互爲依存的感覺，但哈家世世爲王者之尊爲奴，她礙於這層關係，雖有萬般情絲，却也不敢存非份之想……。

屠一刀目光緩緩落在鐵無情面上，道：

「他就是姓鐵的……」

禿子嘿嘿地道：

「你可不能隨便給他一刀，咱們那票金子還在他手裡呢……」

屠一刀陰冷的道：

「我會那麼不懂事，金子沒到手之前，誰也不能沾他一指，咱們十惡中人，還不會那麼不識大體……」

禿子嗯了一聲道：

「那好，那好，老屠，你要怎麼處置他呢？……」

屠一刀冷眼瞄着鐵無情，道：

「那要看這位鐵朋友如何表現了。」

鐵無情面上殺機一湧，道：

「江湖十惡個個該死，我鐵無情與你們素不來往，如果你們自持武功勝過在下，妄想逼迫在下，哼，那就休怪姓鐵的出手無情了。」

帖冷兒一怔道：

「原來你還是練家子。」

禿子大笑道：

「江湖血鷹之名，那只能唬唬普通人物，在咱們十惡眼裡，你那能算是個人物，鐵無情，識相點，別惹我們動手，你也許還能保住那條小命……」

點點頭，鐵無情哼了一聲道：

「可惜，你們太自大了……」

屠一刀怒聲道：

「你是不會交出藏金之處了？」

鐵無情淡淡地道：

「那些身外之物，在我眼裡不過是些糞土，根本不值一笑，你們若再苦苦相逼，別怪在下不客氣了。」

屠一刀嘿嘿地一聲道：

「我老屠就先砍你一刀，看看你的骨頭硬，還是你那張嘴硬——」

他那一刀眞如空中擎電一閃，快的眩人耳目，薄薄的一柄刀在他手裡，如驚虹一道，劃空而來，那迅利的刀刄眞如銀弧一渺，快速的斜劈而來。

禿子驚聲道：

「老屠，可別宰了他……」

他對屠一刀的刀清楚的很，除非刀不出手，出手決不落空，雖然他相信這一刀決不會了結鐵無情的命，却可令鐵無情傷的很重。

那知鐵無情目注寒刀劈來，脫口道：

「好，」

誰也沒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的，可是手裡却突然多出了那柄神劍，眼看屠一刀的那一刀已經

劈落，但鐵無情的劍更快更疾的穿過屠一刀的刀，削在屠一刀的左肩，一大片血肉洒落，紅班點點的滴落在地上。

帖冷兒脫口氈道：

「王者之劍——」

屠一刀面若死灰的蹬蹬而退，他忍着削肉之痛，傻楞楞的僵立在那裡，自他出道至今，他的那柄屠人之刀，從沒有敗過，死在他刀下的人不下百千位，無人能在他刀下活着離去，而今，鐵無情不但避過了他那迅厲的一刀，還傷了他的左肩，這對屠一刀來講，得確是件不可能的事，除非眼前的鐵無情，功夫高過他很多……。

禿子大聲道：

「老屠，怎麼樣？」

屠一刀面若死灰，道：

「禿子，這個人倒底是誰？」

他幾乎不相信眼前這麼一個年紀青青的少年會有這麼高絕的功夫，他懷疑鐵無情另有身份，

禿子摸摸頭，道：

「消息上說，他是血盟鐵夢秋之子，江湖上薄有名聲，人稱血鷹，年青輩中是算高手，但，

若和咱們十惡中人相比，他那算是個人物………」

搖搖頭，屠一刀苦澀的道：

「消息有誤，此人的劍法可是絕頂的高絕，他已不是普通的人物，咱們十惡眞是有眼無珠………」

禿子大叫道：

「你是說咱們那票金子已奪不回來了………」

屠一刀搖搖頭，黯然的道：

「眼前只怕沒有希望了，我是個玩刀的行家，任何人的刀劍只要在我眼裡一瞄，我就能判定他的虛實，這位鐵朋友的劍法太幻虛了，憑咱們三人之力，決不是他的敵手………」

帖冷兒喝聲道：

「我不信。」

他的心機可沒禿子那麼深，一聽屠一刀那些洩氣的話，心裡早就不服氣，一吼之下，人若疾矢般的衝了過來，雙掌合什推出，他施出了他的內勁，全力的向鐵無情一擊，只見沙石濺射，一股勁向鐵無情罩下。

鐵無情大喝一聲道：

「找死。」

左手併起掌來，迎着帖冷兒的雙掌，硬碰硬的頂了上去，三隻手掌一觸，在砰然聲中，地上塵土飛揚，灰茫茫的沙影中，兩道人影略略一分，帖冷兒已哇地一聲慘叫，一蓬血雨自嘴裡噴了出來，砰地跌在地上，連一句話都沒吭出來，已被震斷了心脈，倒地而死，十惡何嘗如今日這般，被人一掌擊斃，一劍傷了，禿子大驚失色，立刻倒退了半步，道：

「你……」

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再不滾，帖冷兒就是你的下場……」

禿子大叫道：

「我們十惡將永遠和你爲敵………」

屠一刀却搖搖頭道：

「我退出十惡之列………」

禿子一怔，道：

「媽的，老屠，咱們十惡雖不是親兄弟，可是咱們個個都情同手足，死了帖冷兒，十惡之名已毀了一半，你受人家一劍殺傷，難道這筆帳要一筆勾消……」

屠一刀冷冷地道：

「禿子，還記得咱們十惡頭一次聚合之時，我就曾說過，我老屠是玩刀的，出刀之時決無活口，若有人能打敗老屠的那一口刀，老屠就永遠隨着那個人，除非那個人不肯收留我……」

禿子大驚失色道：

「你還要跟着姓鐵的……」

屠一刀嗯了一聲道：

「那是誓言，老屠不能更改……」

禿子氣的全身直顫，吼道：

「老屠，別後悔，十惡雖然少了你，但決不會因爲你溜了而跨了，我們會替老帖報仇，至於你，嘿嘿，是敵是友，全看你自己了。」

說完話，禿子轉身就走。

屠一刀正色喝道：

「鐵朋友，我老屠生平頭一次栽了，我發過誓，誰能讓我敗的心服口服，我便永遠跟着他，不論他是好人或壞人……」

鐵無情一呆道：

「這個……」

屠一刀大聲道：

「如果你不收留我，咱們將終生爲敵，除非你親手殺死我，否則，我永遠以殺掉你爲大志：……」

鐵無情嘆口氣，道：

「屠朋友，鐵某人並非不歡迎你，可是鐵某人今後所膺負的使命將使自己終生陷於拼鬥殺伐之中，如果讓屠兄跟着……」

屠一刀雙眼一瞪，道：

「殺人才是我的本行，鐵朋友，你別說了，屠一刀認定你了，今後，火裡水裡，屠一刀決不吭一個屁……」

哈娃娜嘆道：

「少主，咱們得確需要人手，銅人堡可不是好地方，屠一刀也是個血性中人，雖然他列在十惡之中，可是十惡並非全是壞人呀……」

鐵無情長嘆一聲道：

「好，屠朋友，咱們就闖闖銅人堡……」

屠一刀大笑道：

「好呀，銅人堡那鬼地方我早就想闖闖了，這段路程正好可療好我的劍傷……」

哈多恭聲道：

「少主，咱們的人愈來愈多了，如果救出黑三，王者之尊的威名將重現江湖，我相信以少主之才智定能闖出個新局面……」

屠一刀全身一震，道：

「王者之尊，鐵朋友，你是尊者……」

哈多低聲道：

「他是王者之尊第三代主人……」

屠一刀忍着身上的劍傷，哈哈大笑道：

「我老屠敗的可不丟人，能和王者劍法交手已屬不易，鐵朋友，我也稱你少主，你得確有資格被人尊敬……」

鐵無情拱手道：

「屠朋友即然不把我當外人，咱們就以兄弟相稱……」

屠一刀似乎非常愉快，展開那張嘴哈哈狂笑起來，他雖然長的並不高壯，但，那笑聲還真宏亮

，居然似穿雲般的震天大響，顯然他內功修爲已達到相當程度。

涼風颯颯，滿天星雲清冷的點綴在蒼穹，那已是入夜時分，銅人堡漸漸在望，歷經十餘天的奔波，屠一刀的傷在哈家秘傳的金瘡藥下，已恢復了大半，這一路上倒很平靜，但在平靜中，總有那麼點兒不自在，遠遠的，似乎總有人暗暗的跟着，鐵無情心裡却明白的很，那暗中跟踪的人並不是懼怕他姓鐵的，而是忌憚屠一刀的大名，畢竟十惡之人在江湖上給人的惡名太厲怖了，尤其是屠一刀的大名更是嚇破人的胆，他那無情的刀曾斬過多少人命……。

銅人堡在黑暗中如踞伏在夜裡的巨人，雄偉巨壯，如一尊不倒的巨山，那麼令人寒慄，鐵無情望着堡裡的瑩瑩火光，道：

「這就是銅人堡……」

哈多嗯了一聲道：

「黑三被他們押在銅人堡的地牢裡，逼迫黑三說出王者金面的下落，少主，咱們是偷偷摸進去，還是硬往裡闖，據老奴所知，銅人堡裡高手如雲，被江湖稱爲銅牆鐵壁，要毀掉此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屠一刀眉宇一展，道：

「殺進去，我老屠好久沒有痛痛快快的殺過人了。」

沉思片刻，鐵無情雙目朗若寒星，道：

「咱們跟他們明着來，我鐵無情即然承擔了王者之尊的一切，就要有王者的風範，銅人堡固然是個很令人寒懼的地方，但，它決唬不倒我們……」

哈娃娜憂悒的道：

「咱們人手太少……」

他畢竟是個女子，雖然有一身不俗的功夫，在胆氣方面就差了那麼半截，哈多立刻叱道：

「這裡那有你說話的餘地，一切由少主決定……」

此老果眞是個忠心耿耿之人，認定了鐵無情是他第三代主人，決心終生爲奴，雖然鐵無情的決定也許是粗心了些，但，當少主決定的事，他不願意任何人更改，他要看看這位未來的主倒底胆氣如何？

屠一刀策馬而行，道：

「我先過去。」

一行四騎立刻直往銅人堡馳去，他們這樣公然而去，自然瞞不過銅人堡的瞭望，刹那間，銅人堡裡射出一道響箭，準確的落在屠一刀的馬前。

那是要他們立刻止步，這是江湖上的規矩，任何寨子，堡子的不成文規定，只要響箭一發，來人必須停步，否則格殺勿論。

屠一刀冷笑道：

「怎麼？發綠林箭了……」

隨手一揮，揷在地上的那枝響箭，已憂然斷爲二半，這對銅人堡來說，是種莫大的侮辱，堡上立刻有人吼道：

「媽的是何方神聖，敢在銅人堡面前張狂……」

這話聲在夜深傳來，隆隆震耳，顯然功力奇高，屠一刀雖是雄霸一方的高手，聽進耳裡也不禁暗暗心驚，他呸地一聲叱道：

「快給我老屠開門，我家少主要見你們堡主……」

堡裡的人似乎也沒有想到來人竟是名列十惡的屠一刀，這股震憾得確讓堡裡的人也吃了一驚，這一驚更讓他們驚出了另一個問題，屠一刀自稱替人辦事，口謙爲奴，世上能降服屠一刀的人不多，而能讓屠一刀爲奴的人更不多，顯然，屠一刀身後的人決非普通之輩。

堡裡的人嘿嘿地道：

「老屠，你家主人是誰？」

屠一刀哼地一聲道：

「媽的，你是什麼東西？居然敢問我家主人的名諱，現在我要你立刻開門，否則惹毛了我老屠，嘿嘿，我的刀是不認人的……」

呸地一聲，堡裡的人嘿嘿地道：

「你不說，本堡就不開門………」

驀地裡——

半空裡有人高聲叫道：

「來人可是鐵公子，洪三，開門……」

只聽洪三嘿嘿地道：

「顧俊，鐵公子是啥東西？為何要開門。」

哼地一聲，顧俊在夜裡冷冷地道：

「你懂什麼？江湖上誰不知道姓鐵的身後那筆偌大的財富，江湖上那個門派不想巴結姓鐵的，今夜鐵公子卽然要照顧咱們銅人堡，嘿嘿，那是財神進門，你難道要將財神爺拒於門外……」

洪三哦了一聲道：

「兄弟們，開門迎財神……」

偌大的鐵門緩緩而開，自裡面透出了一抹光暈，只見數十道人影守在大門兩旁，洪三一身藍袍，臉上一股傲不可仰的樣子，顧俊則溫雅多了，負手站在那裡倒有一股沉着的氣韻，兩隻銳利的目光始終沉冷的望着堡外。

屠一刀不屑的道：

「他們還挺神的。」

鐵無情淡淡地道：

「咱們先會會他們堡主………」

四個人魚貫的進了堡，屠一刀的惡名似乎給這些人莫大的震憾，幾乎所有的目光全落在他的身上，畢竟十惡之名不是平空換來的，能被人稱之為惡，絕對有人人痛恨的地方，屠一刀那手刀法早已響譽武林，自然而然讓人對他多留意起來，可是聞名不如見面，他長的那模樣，決不如他的名字那麼威風，堂堂屠一刀，那有屠夫那副惡像，他幾乎連把大刀都拿不起來。

洪三嘿嘿地道：

「媽的，你就是屠一刀……」

屠一刀一瞪眼，道：

「不像麼？」

洪三哈哈地道：

「我看你不像個屠伕，倒像個相公……」

話聲未落，一縷刀影驀從屠一刀的手裡閃顫出來，劈顫的刀影如重疊的波浪洶湧而去，洪三連手還來不及抬，腦袋口已是血光迸現，一聲慘叫隨風傳來，　誰也沒有想到屠一刀殺人的手法是這麼犀利，是這麼不容易讓人捉摸，是這麼令人不敢想像，洪三是銅人堡裡三級劍手，專門負責大門接待事物，一身功力自是不錯，那想到在人家手裡不過是那麼一刀，屠一刀是夠狂傲的，居然在人家的窩口，人家的地盤上，半絲徵兆不露的出手殺人，這份胆氣也得確是夠豪壯的，胆子也似乎太大了些。

顧俊脫口道：

「好刀法。」

得確是好刀法，如果不是屠一刀，誰又有那麼快迅的手法能一刀結了洪三的那條命，洪三死了，銅人堡的兄弟可惱了，雖然屠一刀那柄殺人的刀令他們畏懼，令他們打心底裡升起一股涼氣，但，當着銅人堡兄弟的面前殺了洪三，銅人堡兩旁的漢子卻個個義憤塡膺，怒不可遏的將刀劍拔了出來，紛紛向屠一刀困去。

屠一刀雙目在紅潤着，那是殺人的前兆，每當他那股凶性要瀑發之前，他的雙目首先就會變的怖滿血絲，如一個食人的惡獸般，似要將整個人吞進肚子裡。

刀在揚，他冷冷地道：

「好呀，咱們就殺個痛快——」

此人在刀法上得確下過相當的功夫，刀刃只在空中劃起那麼一縷餘光，立刻有三個人的頭被砍了下來，這種出手無痕的殺人手法，立刻震懾住了所有的人。

顧俊變色道：

「媽的，老屠，你欺人太甚——」

確實是欺人太甚了，屠一刀僅不過是揮閃了一下刀刃，當場斬了三條人命，鮮血噴洒在每個人的臉上，火熱熱的，令他們激起了那股子無邊的恨意，個個僵立的如木塑般瞪着屠一刀，而每人的手却緊緊的握着刀柄，似乎要將手中的兵器揑斷似的那麼痛恨的瞪着屠一刀。

突然，鐵無情嘆了口氣道：

「老屠，算了。」

屠一刀意猶未盡，那殺人的意念與狂熱在心頭猶在沸騰，可是少主發了話，他咚地一聲抽了刀，那柄雪亮亮的刀硬給撤了回去，然後若無其事的站在鐵無情身邊。

顧俊蒼白着臉，道：

「鐵公子，銅人堡可不是紙糊的，可由不得你們愛來就來，愛去就去，那些死去的兄弟決不

會白死在姓屠的手裡，如果不是碍着堡主的交待，此刻躺下的未必就光是本堡的兄弟——」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我明白，不過憑洪三之流的貨色，要和我屠兄弟動手，哼，百來個也討不了好去，顧朋友，識相點，前面帶路，有話由你們堡主來說。」

顧俊鼻子裡哼了一聲，一揮手道：

「讓路……」

兩旁的漢子果然很快的閃開了路，誰不是父母養的，誰不珍惜自己那條殘命，屠一刀的刀令他們寒慄，顧俊交待了話，他們借機下台，誰又願意眞的冒險。

顧俊前頭帶路，一行人穿過堡裡那片廣場，灯火輝煌的大廳已遙遙在望，沿石階而上，大廳兩旁各站立着數十個黑衣漢子，俱刀劍配身，威武凛立，銅人堡能在江湖上獨樹一幟，果然有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突然，自大廳裡躍出兩個銀袍漢子，這兩個漢子長的十分酷似，左邊右臉頰上長着一塊朱砂胎記，幾乎要遮住半邊的臉，左邊的右邊長了一塊胎記，黑毛毛的，十分可怖，只要略一注意便知這兩個是雙胞兄弟。

屠一刀呵呵地道：

「黑皮，黑疤兄弟眞想不到銅人堡還眞有點瞄頭，居然將江湖二黑都弄來了，公子，咱們可

得小心了。」

黑皮黑疤兄弟可不是弱者，在江湖上名氣並不下於十惡，這兩人武功怪異，自成一格，只要跟他兄弟交上了手，能活着離開的屈指可數，黑疤僅冷淡的瞄了屠一刀一眼，站在那裡道：

「老顧，你可告訴他們銅人堡的規矩。」

顧俊低聲道：

「屬下還沒來的及……」

黑疤哼地一聲道：

「告訴他們，任何人要進會舘之前，都得將兵器卸下，交由我們保管，否則，決不準踏進會舘一步。」

屠一刀嘿嘿地道：

「老黑，這是那門子江湖規矩……」

黑疤怒視了他一眼，道：

「別人怕你老屠，我們黑家兄弟却沒把你放在眼裡，如果不是堡主一再交待，那由得你在堡門口那麼放肆……」

屠一刀哈哈兩聲道：

「那好呀，我老屠就試試你們這對黑兄弟………」

黑皮冷冷地道：

「別急，我們堡主要見鐵公子……」

鐵無情雙手負後，道：

「黑家兄弟，如果在下不願解下兵刄，是不是也不能會見貴堡堡主？嗯。」

黑皮冷澀的道：

「任何人都不可以——」

鐵無情不屑的道：

「假如我殺進大廳裡，你們倆兄弟自信能攔得住在下麼？朋友，別太自信你們那點本領，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即然來了，哼，一個小小的銅人堡就能難住我們麼？」

黑皮黑疤互相望了一眼，仰頭一陣狂笑，他們早在鐵無情進堡之前就打探明白了，除了屠一刀外，他們看不出那個還有那種能耐，鐵無情大言不慚，居然連他倆個都不放在眼裡，這也未免有點夜郎自大，僅憑屠一刀那口鋒利的刀，嘿，他兄弟不言會怕了老屠。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笑吧，你們還有哭的時候……」

黑疤大聲道：

「姓鐵的，滿飯可以吃，滿話不可說，不要說十惡只來了一個屠一刀，就是十惡全來了，我們銅人堡也不會放在心上，識相點，解下你們的兵器，否則，休怪我兄弟手不留情，劍不留命——

——」

是狂妄的很，根本沒將鐵無情放在眼裡，哈多疾步上前踏出三步，雙掌一分，吼道：

「你們這兩個黑鬼也太狂了，老夫哈多，是我家主人的老奴，今夜就借這雙手教訓教訓你倆………」

那麼一個貌不起眼的老頭子，黑疤黑皮兄弟那會放在眼裡，他倆顧忌的是屠一刀，即然是屠一刀不出手，他倆頓時覺得輕鬆多了，黑疤呸聲道：

「你這幾根老骨頭只怕會拆散了。」

此人有意要顯顯自己的能耐，伸出大掌緩緩往哈多面前推去，哈多暗中冷笑一聲，右掌探出，一把抓住黑疤的手掌，兩個人暗中一運勁，只聽格刺一聲，黑疤那隻手已被哈多運起的暗勁震斷了，黑疤哇地一聲慘叫，那隻臂已垂了下來，剎那間，額際上顆顆豆大汗珠滾落下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其貌不揚的老頭子有這麼深厚的內力，居然能在一震下將自己的左臂震斷了，憑他數十年的功力竟經不起對方的一震，這份驚異當眞是將他給嚇傻了，他顫聲道：

「老二……」

黑皮大顫道：

「老大，怎麼樣？」

黑疤滿面驚叱的道：

「眞想不到，這位老先生才是高手………」

黑皮早已震駭住了，脫口道：

「你那隻手還行麼？」

苦澀的一笑，黑疤慘聲道：

「全斷了，兄弟，別再攔阻，咱們兄弟全不是人家的敵手，今夜之事，只有請尤堡主自己做主了，屠一刀的刀雖然快利，但跟這位老先生比起來又差了半截，咱們原先的估計有點錯誤，必須將這位老先生列爲頭號人物！………」

他忍着臂之痛，一連串的話聲如連珠炮做的說出來，就是再再提醒他的兄弟，千萬別再冒然出手………。

哈多滿面殺機的道：

「黑皮，換你啦。」

黑皮對自己這位兄弟的功夫全然了解，僅那數十年的內力修爲已可列爲江湖一流高手之列，爾今在人家手裡僅不過是那麼一交手便斷了手臂，僅憑那份手勁，兄弟倆就非人家的對手。

黑皮臉色鐵青的道：

「老先生先別神氣，這筆帳黑氏兄弟定會找回來，銅人堡如我兄弟者多牛毛，待會兒見了尤堡主後，自然會向閣下討個公道……」

聽他的口氣，尤堡主才是這裡的一方霸主，在尤堡主眼裡黑氏兄弟只不過是過門卒子，上不了抬面，那尤堡主倒底是何許之人？有那麼大的本事能網羅那麼多的高手。

哈多恭聲道：

少主，咱們進去看看那個姓尤的倒底是何許人？」

屠一刀將刀握在手裡，微微往上一揚，道：

「少主，我給你開路闖進去，誰要是敢攔阻少主，我就給他一刀，看看誰能挨上這一刀……

此人是個胆氣特壯的漢子，有刀在手，就是天王老子他也不再乎，邁開步子，當眞昂頭直往廳裡行去。

顧俊想攔阻，却被黑皮那寒厲的目光阻止住了。

鐵無情在屠一刀和哈多的開路下，昂然的向前跨去，哈娃娜却緊張的步步跟隨在他的身後。

隨着他們的移步，廳裡傳出了一連串震盪的大笑，那猛烈的狂笑，震的瓦礫簌簌而響，似被一股浩大的強風吹過一樣，哈娃娜居然被這陣笑聲震得心裡狂跳，一張臉蒼白如生了一場大病，鐵無情驀地開口道：

「尤堡主都是這樣待客的麼？」

雖然是短短的一句話，却有若暮鼓晨鐘般的清澈響亮，字字如雷聲隆動，立刻將尤堡主的狂笑壓制下去了，尤堡主終於出現了，他滿頭白髮，一臉陰沉奸邪之態，但他骨瘦如柴，臉無四兩之肉，一副無情之相，尤堡主雙眉一皺，呵呵地道：

「你就是鐵公子……」

5

鐵無情一見尤堡主這副皺相，心裡就沒有好感，他冷眼瞄了尤堡主身後的七個俱不可一世的漢子一眼，頓覺這些漢子是不可輕視之敵，每個人都彷彿有着絕高的功夫，面對着這些強敵，鐵無情冷冷地道：

「你就是尤堡主……」

尤堡主嘿嘿地道：

「銅人堡就是我姓尤的當家，鐵公子，這裡的朋友已等你好幾天了，他們等你的原因，本堡主不說你也明白，他們全為了那批黃金，如果鐵公子交出那批金子，嘿嘿，本堡主願給鐵公子一條生路……」

一怔，鐵無情怔怔地道：

「給我一條生路，尤堡主，難道你認為在下此來是向你討條生路，哈哈，尤堡主，無緣無故我上銅人堡幹什麼？你還沒摸清我的來意……」

尤堡主一怔道：

「你還有目的！」

嗯，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向你討個人！」

尤堡主心裡一震，脫口道：

「銅人堡裡那會有你要的人，即使有，嘿嘿，你已是本堡階下囚，有何能耐向本堡要人，放眼江湖能進銅人堡再出去的人有幾個，鐵公子，識相點！」

鐵無情的臉上在刹那間佈滿了一片寒涼，如晨間的重霜，秋寒一片，他覺得這位尤堡主不明事理，更不可理諭，心裡殺氣一湧，沉聲道：

「僅憑貴堡這點人手也想讓我們成為階下之囚，哼，尤堡主，我要你立刻放了我的屬下黑三，這才是我來的目的，至於那批金子，告訴你，我也不知道在那裡——」

話聲一落，全大廳裡的漢子俱是一陣騷動，那偌大的一筆財富，對任何人都是誘惑，鐵無情僅憑那一句話就推的一乾而淨，很難讓這群人心服。

尤堡主嘿地一聲道：

「鐵公子，也許你是指望血盟三十六友那點勢力，可是令尊死了，三十六友已不再是個組合，你還年青，往後還有大好日子，何必為了那點財富枉送生命？」

面上一片寒殺，鐵無情道：

「你真是歪脖子扭頭，自尋煩惱，現在你立刻先放黑三出來，否則，貴堡就要血染遍地……」

嗄地一聲，從尤堡主身後躍出一個人來，血樣的紅袍，頭上髮絲蓬散，雙目瞪的如鈴，那紊亂的髮絲中，紮著一條紅巾，手裡握著一條通黑如墨的怪蛇。

他一站出來，喝道：

「小子，老子是玩蛇的，這條蛇名叫海多青，是苗疆百蛇之王，牠最喜歡舔食人血，你長的白淨淨的，血一定很紅很鮮，今日你如果不交出那批金子的藏處，我就讓海多青將你活活咬死……」

苗疆玩蛇者有蛇相公之譽的卜錚，苗疆驅蛇使者，一身全是毒物，任何蛇類只要遇上他，無不乖乖的任其擺佈，馭蛇之能普天下敢誇第一位。

那頭海多青在他手裡，如具靈性般的伸出舌頭，吐著紅藍蛇信，甭說被牠咬一口，就是看見牠那種惡形惡狀，也會嚇的手腳冰涼。

眉頭一皺，鐵無情道：

「這玩意也來嚇人……」

一縷鞭影自他衣袖閃射出來，鞭梢子在空中一點；輕輕的往海多青的頭上敲去，此刻的鐵無情功力已非昔日可比，索命鞭出手，眞是快的眩人耳目，海多青果非一般蛇類可比，一見鞭影如電揮出，昂起頭，準確無比的向鞘子上撲去，那鋒利的牙刃一下子咬住鞭梢子，蛇相公卜錚在長嘿聲中，突然揮手自腰際的皮囊中抓出一把黑影向鐵無情灑來。

但見漫空都是一條條飛舞的青綠之蛇，鐵無情畢竟沒有遇上這種場面，長嘯一聲，奪命鞭如電的射出，左掌迅快的劈了出去。

在一陣震天的大響聲中，那一股渾厚的掌勁如刃的揮掃在那群撲來的蛇身上，在慘叫聲中，數十條小蛇全被擊飛出去，居然通通落在卜錚的臉上，卜錚是玩蛇的大行家，萬萬沒料到那些毒異無比的小蛇會通通纏在自己頭上，只見每個蛇的口都咬在他的肉上，他痛的慘叫一聲，在地上打起滾來，而那條海多青彷佛被奪命鞭敲碎了腦袋，仆在地上連動都不動一下。

蛇相公卜錚慘叫聲中，一張臉已變的鐵青，腫的如發起的饅頭，雖然他是玩蛇聖手，但這類毒物畢竟是不認人的，牠只要一沾上東西，立刻張口就咬，雖貴爲牠的主人，牠也不會放過。

蛇相公卜錚急快的伸手掏出一顆紅丸吞進肚子裡，揮手將臉上的蛇彈落地上，但他人已萎頓的幾乎站不起來。

尤堡主神情一變，道：

「鐵無情，你好功夫。」

他突然向四邊一揮，大聲的又道：

「將門關上。」

剎那間，顧俊已命人將大廳的門窗關上，顯然尤堡主要施出甕中捉鱉的法子，硬要將他們留下，黑皮的劍已拔了出來，與十七八個漢子守在大門前。

鐵無情冷漠的道：

「老屠，別客氣，誰要妄動，你就殺。」

屠一刀的刀在揚，仰天狂笑道：

「好呀，老子我早就等的起毛了。」

尤堡主身後的漢子全站出來了，屠一刀仔細的一瞄，心裡也是一震，徒手刀史浪、百岳劍魯天生、寒陰手吳漢、金爪子柚子、烏鴉、蚤子、狗仔……，這群人無一不是脚跺四海顫的人物，俱各霸一方，今日齊會銅人堡，顯然俱是爲了那批金子而來。

寒陰手吳漢是這夥人裡最難纏的人物，他不僅功夫絕高，那份心機尤較深沉，他已看清楚眼前的形勢，鐵無情已絕非弱者，僅從剛才鬥蛇相公的手法上，他已認定鐵無情才是可怖的對手，心念一動，道：

「各位，咱們的正主兒比那個屠一刀還要可怕，如果想得到那票肥貨，嘿嘿，尤堡主，咱們大夥先將這小子擺平才能………」

顫了顫刀刃，徒手刀史浪道：

「老屠可不易與………」

鼻子裡哼了一聲，寒陰手吳漢道：

「別看走了眼，姓鐵的決不是易與之輩，兄弟，延屠的就交給銅人堡的兄弟負責，咱們幾個，嘿嘿，對付他，只要留下他一口氣就行了………」

果然是個厲害角色，工作分配的還眞有條理，銅人堡顧俊、黑皮早已恨透了屠一刀，二十餘條漢子全火紅了眼，凌厲的瞪著屠一刀。

老屠昂然不懼的早已緊握那柄殺人的刀，嚴密的監視著這群人的一舉一動，在那些大漢移動中，屠一刀那犀利的刀早已如落葉般密集的斬了過去。

刀刃閃過之處，一蓬蓬鮮血灑落下來，緊接著是那些恍動的人影倒下，他一出手就砍了三個，這快速的殺人手法確實令圍困他的人寒懼。

哈多和哈娃娜父女緊密的靠在一起，只要有人接近鐵無情，哈多便搶先出手，硬給這位主分擔了不少。

尤堡主那身詭異莫測的功夫得確稱的上高手，他和寒陰手吳漢配合的天衣無縫，兩個人進出都似有默契般向鐵無情搶攻，鐵無情面對這幾個頗難易與的高手，得確有些憤怒難抑，他大吼一聲，那柄王者之劍在一片銀光中閃了出來，道：

「通通殺——」

徒手刀史浪、百岳劍魯天生、金爪子柚子、烏鴉、蚤子一見鐵無情亮出了那柄王者之劍，一股涼意不自覺的自心底裡透出來，他們可滑溜的很，那柄寒顫的冷劍太令他們動心了，百岳劍魯天生是玩劍的行家，一見那柄鋒利的劍刃，脫口道：

「百劍之王………」

尤堡主心弦大震，道：

「什麼？這就是那柄劍王之王………？」

百岳劍魯天生凝重的道：

「錯不了，天下神器我幾乎都研究過，這柄王者之劍是神兵中的神兵、利器中的利器，擁有此劍就等於擁有了上百高手，今日咱們可不虛此行………」

如果以這柄劍與那票黃金相比，那批金子就微不足道了，尤堡主和寒陰手吳漢的眼睛都明亮起來，各個心裡都在砰砰直跳，對那柄劍俱有染指之心。

寒陰手吳漢嘿嘿地道：

「拿下來，咱們大夥先擒下他——」

他這一吼，所有的人似乎都是同一心意，個個都想先一睹神叉的眞面目，六、七道人影如黃蜂衝陷般的向鐵無情撲落，這些人都是當前江湖上的佼佼者，出手之狠、下手之毒，決非普通人所能比擬，鐵無情的劍如靈光在蒼穹中閃過的孤光、羚羊掛角般的對着這些撲來的人影劈出，寶叉在半空中顫起了六個浪朵，在慘厲的叫聲中，金爪子柚子那伸出的爪指全給鐵無情削了下來，他痛的慘叫一聲，已躍飛出三丈之外。

而百岳劍魯天生自以爲劍法超人，搶在前面，却沒想到首先被鐵無情的劍在一顫間，穿了他的胸膛，一股鮮血湧出來，他連吭都沒吭出來，已開膛而死。

寒陰手吳漢一呆，道：

「好快的劍……」

在這一刻，大夥的心才眞正涼了，鐵無情在江湖上傳聞只不過是個小角色，那想到人家在劍道上的功夫居然這麽渾厚，僅一招就殺了百岳劍魯天生、砍了金爪子柚子的那隻右掌，而更令他們顫懼的是他劍式的餘威，竟也逼得他們個個後退自救。

蚤子顫聲道：

「媽的，這小子扎手……」

鐵無情面上冷漠的道：

「還有那一位？——」

烏鴉呱呱地吼道：

「兄弟上。」

他和蚤子在江湖上一向是焦不離孟，兩人合作慣了，這一叫，蚤子那敢待慢，在一聲長嘯聲中，兩個人如寒弓射月般的分自兩個不同的方位向鐵無情搶攻而來，雙方俱將手中的兵器揮舞的如疾驟飄洒的寒雪——

雙目一寒，鐵無情厲聲道：

「找死！」

那知他的劍影彷彿空際的驚虹，那旋轉的劍影迅快的迎着這兩道疾躍而來的人影，在一連串交擊的金鐵聲中，烏鴉悶哼一聲，人在半空中砰地摔落下來，彷彿狗吃屎般的跌坐在地上，一雙眼珠子瞪的如銅鈴般，呆滯的一句話也沒說，不是沒說，是說不出來了，因爲在他的喉結處，有一個姆指般大的劍孔，鮮血正汨汨地流出來。

蚤子死的並不強過烏鴉多少，他那半個頭顱給削掉了一半，人雖仰天翻倒在地上，那一雙

腳還在地上不停的抖動，顯然他痛的很難嚥下那口氣，一股股震憾的慘叫，使大廳裡的人都摒住了呼吸，誰也沒敢再吭聲。

一連斬了三、四個，以銅人堡　尤堡主為首的漢子全寒了心，原本並不是很有名的鐵無情，那想到出手這麼狠毒，功夫那麼高絕，他們原先的計劃已全被鐵無情的劍刄推翻了。

尤堡主忽然吼道：

「住手！」

此人當眞是個拿得起放的下的老狐狸，面對這種慘狀，他毅然決然的令全部的人停手，銅人堡的兄弟果然都往後閃去，堡主之令，他們不能不聽。

屠一刀的刀上還沾着血滴，抹抹嘴，道：

「媽的，老子才興起，你就叫我停手……！」

地上躺了十餘個，全是他老兄的傑作，那殺人的手法，得確令銅人堡的兄弟寒心，屠一刀果然是屠一刀，刀刀都沒落空過，他殺人的手法在江湖上果眞是一絕。

尤堡主臉上勉強的擠出一絲笑容，嘿嘿地道：

「鐵兄弟，好功夫……！」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那裡，那裡。」

尤堡主陰沉的道：

「咱們這是不打不相識，先前是老夫自不量力，多有得罪，現在鐵公子的氣也消了，咱們就從新開始論交，本堡主願交你這個朋友……」

這眞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按什麼好心，銅人堡兄弟死了那麼多，還有那幾個尤堡主的知交好友，他們難道就這樣白死了、血也白流了，尤堡主倒底按的什麼心？每個人都在納悶………

搖搖頭，鐵無情不屑的道：

「尤堡主，憑良心說，在下打心眼裡就沒和你交朋友的意思。如果，我們一見面，你就放了黑三，也許我還會看你是條漢子，和你論兄稱弟，爾今，你突然要和我交朋友，老實說，我懷疑你的誠意。」

嘿嘿，銅人堡堡主陰沉的道：

「這麼說，鐵公子是瞧不起本堡主了……？」

鐵無情長吁了口氣道：

「對不起，我不齒你的爲人……」

他是個直性子的漢子，喜怒哀樂全在臉上，喜歡的人在臉上就能表現出來，厭惡的人也會擺

在臉上，直腸直言，那管你尤堡主受的了受不了。

尤堡主當眞是個厲害的角色，嘿嘿地道：

「即然鐵公子不願與本堡交朋友，本堡主也不勉強，至於你那位朋友黑三，嘿嘿，老夫還是看在鐵公子的面子上放人……」

寒陰手吳漢詫異的道：

「尤堡主，那些死去的朋友難道就算了？」

尤堡主臉色一沉，道：

「吳兄弟，你認爲咱們還能報仇麼？不是本堡自滅威風，今日再幹下去，死的只怕不只這些人！」

寒陰手吳漢一呆道：

「這……」

尤堡主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顧俊、黑皮，把黑三帶過來。」

顧俊和黑皮一拱手，齊聲道：

「是！」

兩個人立刻轉身而去，大廳的門立刻重新啓開，不多時，一個全身襤褸的漢子被顧俊和黑皮押了過來，哈多看的心裡一震，顫聲道：

「老黑……！」

黑三只不過翻了翻眼皮子，望了哈多一眼，顯然黑三在銅人堡這段日子過的並不如意，熬受的折磨一定不少，不然他不會顯的那麽沒有精神。

哈娃娜激動的道：

「黑叔叔，快過來見見我們的主……」

黑三似乎身子泛起一陣劇烈的顫抖，他沒想到王者之尊的主人又有了傳人，眸珠子望着鐵無情不斷的打量，然後顫聲道：

「你就是……」

哈多笑道：

「看看咱們主手上那柄劍，就知道錯不了。」

黑三砰地跪在地上，顫聲道：

「老奴黑三，叩見我主……」

鐵無情只好伸手將他扶起來，道：

「別給人家笑話，咱們是自己人！」

屠一刀依然握刀在手，道：

「少主，咱們上路了。」

嗯，鐵無情只不過是向尤堡主拱拱手，一行人立刻跨上坐騎疾馳而去，寒陰手吳漢呸了一聲，道：

「老尤！你眞的放他們走？」

尤堡主仰天一陣狂烈的大笑，他的笑聲歷久不衰，一直笑的臉色變的鐵青，才一歇笑聲，哼哼地道：

「媽的，他宰了咱們這麼多兄弟，我姓尤的難道眞一點血性都沒有，吳漢，咱們明着鬥不過他，暗地裡却不輸給誰，我姓尤的保證，不出七個時辰，姓鐵的乖乖落在我銅人堡手裡！」

寒陰手吳漢不解的道：

「我不明白？」

尤堡主得意的道：

「吳兄弟你也是老江湖了，總聽過『千里飄香』這玩意吧？本堡有種特製的藥物喚『千里香』只要抹上那麼一點，嘿嘿！這個人只要不死，就是天涯海角，我也能把他找出來！」

寒陰手吳漢不解的道：

「卽名千里香，那一定有其特殊之香味，抹在敵人身上，我們能聞見，敵方也一定能聞出來，尤堡主！你這一招只怕不管用！」

尤堡主哼地一聲道：

「你懂個屁！千里香的怪味不但你我聞不到，一向最善嗅聞的狗都聞不出來，必須要用西藏獒犬，才能追踪這種香味，還有一樁你吳兄弟只怕不了解——」

寒陰手吳漢一震，道：

「請尤堡主指教！」

尤堡主得意的道：

「千里香另一樁妙用，嘿嘿，聞者在不知不覺中就會手腳發軟，再高的內力也提不起勁來⋯⋯⋯⋯」

寒陰手吳漢滿臉佩服的道：

「堡主已將千里香給那個黑三抹上？」

點點頭，尤堡主嘿嘿地道：

「本堡爲防止被捕之人逃走，暗暗在這些人身上抹上千里香，他縱然能逃出本堡，本堡也有

辦法將他抓回來，黑三是本堡的重犯，豈會不給他弄上點千里香！」

寒陰手吳漢大笑道：

「妙呀！堡主！你的手段果然高明，姓鐵的武功雖高，却決想不到咱們有此一招，這樣看來咱們那票金子還飛不了，堡主，咱們卽刻追踪吧？」

嗯！尤堡主望了黑皮一眼，道：

「帶犬來！」

只聽一陣狂烈的吠叫，兩隻全身通黑、雄健威猛的西藏獒犬在黑皮的帶領下向這裡奔來，牠們見着尤堡主彷彿看了爹娘一樣，向他猛撲，尤堡主立刻摸摸牠們的頭，嘿嘿地道：

「別叫、別叫，今天你們給我追幾個人，追上了，我今天會讓你們吃頓牛肉，追不上，罰你餓兩天！」

那兩隻獒犬彷彿聽得懂他說的話，果然都安靜了下來，瞪着那雙凶厲的目光，向着遠方嗅聞，不多時，牠們已豎起了耳朵，朝着前方連叫數聲。

嗯！尤堡主嘿嘿地道：

「行啦！牠們已找着方位了，咱們只要跟在這兩頭畜牲的後面，保證能找着他們的人！」

顧俊突然上前，道：

「啓稟堡主，屬下已愼選二十餘騎，俱是本堡殺手級人物，隨時準備出堡，何時出發尚請堡主明示！」

一揮手，尤堡主嗯了一聲道：

「除了本堡弟兄外，就是這幾位好朋友了，這次出擊不要人多，但必須隱密，因爲江湖上想留住姓鐵的決不會只有本堡兄弟，咱們只要一拿了人，立刻回堡……」

銅人堡果然有着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剎那間已將人手調配妥當，寒陰手吳漢看見銅人堡這種場面，也是暗暗心驚，但，他心裡却愈來愈興奮，畢竟那批黃金太誘惑了。

揮揮手一行人開始出堡了。

那兩隻獒犬已被放開索套，揚着蹄子向前奔去，隨在牠們之後的是這群善於追踪的銅人堡高手。

寒夜漫漫，冷颯的空氣的裡是一股濃重寒流，星月俱隱藏在雲絮之後，遠遠的騎影移落在地上，黑三身子一陣抖動，哈多望着他這位老友抖嗦的身子，道：

「老黑，你還撐的住嗎？」

黑三顫聲道：

「我好冷……」

鐵無情向前方一望，道：

「咱們必須找地方歇歇，黑三太虛弱了，再硬撐下去，他非倒下去不可，這裡離銅人堡不遠，如果他們追上來，咱們可能會遭受慘重的攻擊！」

屠一刀眉頭一皺，道：

「少主！這裡方圓百里是沒有人家了，只有在小西屯那裡住了一個惡婆娘，叫秋田嫂，她是我們十惡之一，一身殺魚刀法，可說是江湖一絕，咱們去那裡歇歇！」

略略沉思，鐵無情道：

「好！帶路！」

在屠一刀的帶領下，幾個人快速的向小西屯馳去，三間茅屋在黑夜裡朦朧的仆臥在那裡，沉重的蹄聲在谷裡響起，驀聞一聲銳叫道：

「給我站好，這裡可不是菜市集子，任你們硬衝直撞，沒有老婆子的允許，誰都不准過來。」

隨着話聲，屋簷下人影一閃，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半百老太婆手裡拿着一柄切魚刀，明晃晃的站在那裡，雖然只是個女人，但却令人感覺到一股殺氣騰騰。

屠一刀嘿地一聲道：

「秋田嫂！我是老屠呀！別玩妳那柄殺魚刀，老屠還想多活幾年，咱們是路過這裡，順便看看妳。」

哼，秋田嫂鼻子裡哼地一聲，道：

「你這老東西那會有心來看我，我看你八成是給人家追的如喪家之犬，沒地方躲了，才跑來這裡找我老婆子。」

幾人疾躍而落，秋田嫂早已將門啓開，一股昏黃的燈光透了出來，屠一刀和秋田嫂還眞熟絡，老實不客氣的領着他們走了進去，秋田嫂一望黑三，道：

「他病了？」

屠一刀嘿地一聲道：

「媽的！給銅人堡那些龜兒子折磨的！」

秋田嫂嘿嘿地道：

「這裡可是銅人堡的勢力範圍，你這個殺千刀的專給我老婆子惹麻煩，快請你朋友躺下，我老太婆熬碗神魂湯給他喝，保證他在三個時辰後就能恢復原氣，然後你們快快走路，我可不願意讓銅人堡的人知道我住在這裡！」

她雖是個女流，做事倒很乾脆磊落，說完話，轉身就走，屠一刀似乎很了解這婆娘的脾氣，

並不在意，幾個人坐在那裡，均有倦意，朦朦朧朧中俱坐着沉睡起來。

秋田嫂熬好了湯給黑三服了下去，轉首一看連屠一刀在內均呼呼睡去，心裡一怔，暗暗忖道：

「這是怎麼回事？這些人難道是經過一場轟烈烈的殺伐，全部精疲力竭的難以支持，但這也不對呀！一個有內力修爲的人那會這麼疲累不堪？」

忖念方逝，遠處已響起犬吠之聲，秋田嫂神情一變，凝耳聽了聽，只覺蹄聲篤篤有數十騎之多，她面上殺機一湧，冷笑道：

「眞要有不長眼的人來這裡找渣，我這把殺魚刀就給他們開腸破肚，看看我老太婆是不是好惹的！」

屠一刀此刻緩緩啓開了眼，道：

「怎麼？有情況？」

秋田嫂嗯了一聲道：

「人數不少，還有狗叫聲。」

屠一刀歪着身子道：

「沒關係，看我老屠的！」

他剛要站起身子，人已砰地歪倒在地上，只覺全身泛力的連抬手的勁道都沒有，這一驚非同小可，驚聲道：

「這是怎麼回事？」

秋田嫂神色一變道：

「你們中毒了！」

她急忙的吸口氣，只覺幽門穴上隱隱作痛，此女江湖經驗何等豐富，一察覺情況有異，立刻吼道：

「老屠，你爲什麼要害我？」

一怔，屠一刀怔怔地道：

「我爲什麼要害妳？」

秋田嫂怒聲道：

「從你們這群人進來之後，我就發現有些不對勁，現在我發現我也中毒了，老屠！這種無色無味的毒最陰狠，咱倆還有那麼一點交情，你何必用這種手段……」

屠一刀搖頭道：

「秋田嫂！妳居然信不過我，我沒有……」

秋田嫂哼聲道：

「那一定是這幾個人，乘我身上的毒還沒有完全發作之前我先殺了他們，待會兒再和……」

她性格詭烈，在十大惡人中是個女殺手，想到那裡就做到那裡，念頭一起，手裡那把殺魚薄刀已經揚起，明晃晃地照着端坐在那裡的鐵無情砍去。

屠一刀大驚，道：

「千萬不可——」

他雖然覺得全身乏力，但還是撲了過去，用自己的身子擋在鐵無情的面前，秋田嫂在十惡中一向獨來獨往，不與任何人往來，要說能談得來的人也只有屠一刀一個，屠一刀奮不顧身的撲來，她只好硬將劈出的那一刀硬撤回來，而這時屋外已傳來了人聲，那追踪的快馬曳然而止，陰沉厲怖的吠犬聲已逐漸接近，顯然這些人已到了屋前。

屠一刀立刻噓地一聲道：

「秋田嫂！外面好朋友都到了！」

秋田嫂哼地一聲道：

「是那路不長眼的東西，居然跑到我這裡鬼鬼祟祟的，我限你們立刻滾出這裡，否則別怪我殺魚刀刀刀要你們的命！」

此女雖知自己也中了毒，但話聲可宏亮的很，屋外似有人暗中發出不屑的笑聲，他們俱在江湖上跑動，一聽有人要用殺魚刀殺他們，忍不住會笑出來，只聽寒陰手吳漢的話聲叱道：

「別笑！秋田嫂的殺魚刀可是聞名江湖！」

這眞是人的名、樹的影，「秋田嫂」這三個字的確讓銅人堡這群追踪者大大的震憾了，十惡中人秋田嫂，這女婆娘的名聲不小，那柄薄如蟬翼、彎如斜月的殺魚刀就是她的招牌，據說此女殺人慣用開腸破肚手法，殺人如殺魚一樣的乾淨俐落。

寒陰手吳漢高聲道：

「秋田嫂！小弟吳漢，深夜打擾深感不安，今夜銅人堡和在下是爲了追尋幾位江湖朋友，不得已才來打擾，尙請念在江湖同道的份上，將那幾個人交出來！」

秋田嫂在屋子裡哼了一聲道：

「連屠一刀也算在內？」

這話可使寒陰手吳漢爲難了，屠一刀在銅人堡殺了不少尤堡主的手下，如果爲了鐵無情而放棄屠一刀，只怕銅人堡的兄弟不答應，他一時不知該如何答話，站在他身後的尤堡主已上前，道：

「秋田嫂！如果老屠是妳的朋友，嘿嘿！本堡主可看在妳的面子上暫時放他一馬。不過，那

位姓鐵的朋友，嘿嘿，必須交給我們帶走！」

秋田嫂冷冷地道：

「不行！你們要拏人，必須等他們離開這裡！」

尤堡主冷冷地道：

「秋田嫂！何必那麼不上路，這些人全中了本堡的千里香，此刻已和普通之人差不多，妳一個女流何須和本堡過不去？」

屠一刀在屋裡大叫道：

「媽的！姓尤的你進來！」

此刻哈多父女和黑三俱已睡醒，唯有鐵無情一直盤坐在那裡暗暗運功，屠一刀這一吼雖震醒了大夥，可是每人肚裡都很明白，千里香在他們身上已發生了作用，他們連擧手之力都沒有，如何應付眼下這群高手。

尤堡主嘿嘿地道：

「強弓之末還敢逞強！」

一揮手，立前由顧俊指派四名黑衣漢子向屋子裡探索，這四個漢子已知道屋裡的人俱中了千里香，登時胆氣一壯，四個人自大門闖入，刀劍在閃顫中將那扇門踢開了。

秋田嫂站在那裡連正眼也沒瞧這四個人一眼，屠一刀還是坐在那裡，這四個漢子此刻一進入屋裡，人已往鐵無情撲去，那知秋田嫂的手已抬起來了，那柄短小鋒利的殺魚刀僅在空中劃了四劃，手法之快、刀法之準，連屋外的吳漢和尤堡主都看的暗暗心悸，只聽慘叫連連，那四個漢子的肚子如被開了膛般的全被那柄殺魚刀給劃開了，剎那間，鮮血混合着腸肚翻露出來，眞是人如其名，殺魚的手法，果然迅速狠厲。

吳漢脫口道：

「好快的殺魚刀法！」

尤堡主雙目一寒，道：

「她撐不了多久，吳兄！你可看出來，她出手有些發抖，速度也不夠快，她能一擧宰了我四個手下，全憑了那份熟練的手法！」

寒陰手吳漢嘿嘿地道：

「你是說千里香發生了作用？」

尤堡主點頭道：

「錯不了，黑三身上的千里香是夠全屋子裡的人散了功，雖然秋田嫂那女人中毒較淺，也好不了多少！」

寒陰手吳漢大笑道：

「那咱們還等什麽？」

話聲一落，他那迅捷的身子已當先躍了過去，此人城府極深，當他判定秋田嫂果已中了千里香後，他知道機不可失，身形一動，人已掠撲而落，雙手交合，驀地揮掌而出，一股浩瀚的陰冷之勁，隨着他的雙掌迸發出來，對着秋田嫂當頭罩下。

秋田嫂心裡一震，急忙運起功來，欲將全身之力蓄集在右掌上，那想到內力彷彿連接不上，時湧時斷，他心裡一驚，欲閃身躲避，可是寒陰手吳漢不是普通之輩，雙掌的勁力一發，就不給他閃避的機會，砰地一聲，秋田嫂連人帶刀被擊在地上。

哇地一聲，他她嘴裡噴出一口血箭，那雙掌之力果然霸道無比，陰柔的寒力果然將這女人擊成重傷。

秋田嫂怒叱道：

「好！姓吳的，此仇老娘必報！」

寒陰手吳漢嘿嘿地道：

「妳沒機會了，中了我的寒陰手，活着比死還要痛苦，念在妳是個女流之輩，我不想趕盡殺絕，這裡的人我們全要帶走，妳還是快點療傷吧！」

尤堡主看了屋裡一眼，哈哈大笑道：

「姓鐵的！你再跑呀？」

屠一刀怒聲道：

「銅人堡聽着，只要我姓屠的不死，嘿嘿！今日之仇必加倍奉還，我必糾結十大惡人血洗銅人堡！」

黑皮上前一巴掌掃過去，罵道：

「他媽的！你他娘的還敢嘴硬，我們兄弟死了幾個，全是你這龜兒子下的毒手，我恨不得現在就殺了你，如果不是堡主交待過，哼！」

屠一刀挨了一巴掌，氣的兩眼都是凸出來，他叱道：

「小子！我會先給你一刀！」

他幾乎連舉起那柄刀的力氣都沒有了，這眞是龍擱淺灘遭蝦戲，黑皮逮了機會，那會輕饒了屠一刀，脚拳齊來，居然將屠一刀揍了個鼻青臉腫。

吳漢眼略略一瞄四週，道：

「堡主！我有個建議。」

尤堡主一怔，嘿嘿地道：

「請說！請說！」

寒陰手吳漢深沉的道：

「這些人俱非泛泛之輩，咱們目標只是姓鐵的，如果將這群人全帶囘堡裡，萬一出了點差錯，嘿嘿！往後咱們就甭想再有太平日子！」

嗯！尤堡主突然覺得吳漢言之有理，嗯了一聲道：

「你的意思……」

吳漢恨聲道：

「殺！」

6

那個「殺」字在沉沉的黑夜裏聽來，特別令人悚目驚心，哈娃娜是個初解人事的少女，一聽自己卽將死亡，面色立刻吓得蒼白，哈多眞是沉得住氣，面不改色的目注了鐵無情一眼，只見鐵無情依然在那裏運功，額際上已滲出了顆顆汗珠，頭頂上漸漸冒出了霧絲，尤堡主面露驚詫之色，冷冷的道：

「這個姓鐵的更不能留！」

顧俊和黑皮的劍已揚了起來，他們早已恨不得立刻殺了他們，寒陰手吳漢那有不明尤堡主的意思，他眼珠子一轉，嘿嘿地道：

「那太簡單了。」

突然右手一伸，舒指往鐵無情的胸前戮去，在塲中人俱是武學行家，誰都知道這一指戮下，鐵無情那一身功夫必定全毁了，此刻他正在運功驅毒，若被吳漢那一指戮下，定當武功全毁，哈多吓得大叫起來，可是他却躍不起來，只見吳漢驀地一指戮下，鐵無情全身泛起一連串劇烈的顫抖，雙目依然緊垂，合什運功勢子不變，可是他的唇角間却流出一絲鮮紅的血，沿着嘴角滴下……

哈娃娜慘叫道：

「你們殺了他！」

她如瘋狂樣的撲過去，吳漢的手已將她攔了下來，道：

「這女娃兒長的不錯。」

顧俊瞄了哈娃娜一眼，道：

「堡主，這女娃兒也宰掉！」

尤堡主冷冷地道：

「怎麼？你還想當老婆不成……」

顧俊紅了臉，嚅嚅地道：

「我還眞想呢，這麼漂亮的女人殺了實在可惜，如果先給我享受享受，嘿嘿，堡主，你要我的命我都給你。」

尤堡主面色一沉道：

「我們這是滅口，留下一個都是禍患，傳出江湖姓鐵的落在咱們手裏的消息會不逕而走，往後的痲煩只怕不是我能應付的！」

顧俊不敢吭聲，心裏雖覺惋惜，但堡主的指令已下，他縱有天胆也不敢違抗，可是却又情不

自禁的又多看了哈娃娜一眼。

吳漢揪着哈娃娜的手臂道：

「老顧，這妞交給你來殺……」

他把人看成殺雞殺鴨一樣的容易，說完話將哈娃娜扔了過去，顧俊伸手抱個滿懷，一顆心砰砰直跳，哈娃娜怒叱道：

「無恥。」

此刻雖然她週身無力，但那雙手還自由的很，揚起手掌在顧俊臉上打了幾巴掌，顧俊怒聲道：

「妳！……」

哈多衝過來吼道：

「放下小女——」

尤堡主對着銅人堡兄弟吼道：

「殺！一個不留……」

銅人堡兄弟想起堡中兄弟被這幾個人殺戮的淒厲教訓，心裏俱被那股子仇恨所塡滿，由黑皮顧俊所率領的堡中兄弟一聽開殺，只見劍刀交錯，俱往屠一刀和哈多的身上劈去。

而秋田嫂和哈娃娜也好不到那裡，在顧俊的指使下，各有兩個漢子揮劍向秋田嫂和哈娃娜衝來。

此刻危機四伏，劍已履身，他們幾個俱無反抗之力，屠一刀索性將雙目閉上，任刀劍加身，反正今日是死定了，何不死的像個樣子，嘴一裂，現出一抹苦笑，因爲畢竟死在這種人手裡有些不值得。

驀然間——

夜空裡響起一片旋風，緊隨着是一聲大吼，那震動的波浪使那些握劍的劍手俱是一顫，手裡的兵器居然被硬生生的震落，全都僵立在那裡。

那些殺手，每個人眉心上釘了一隻金針，他們的刀劍俱散落地上，死的十分安祥，一點也沒有痛苦之色，而顧俊和黑皮也沒有脫過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俱死的無聲無息，尤堡主和寒陰手吳漢俱吓得臉色蒼白，他們做夢也沒想到世上還有那麼高絕功夫的人，僅憑一聲大吼，再洒出那些金針，就將銅人堡的兄弟殺個精光。

隨着刹那的沉寂，屋子裡的人影幌動，首先進來的是個藍色長袍、神采飛逸的靑面老人，此人雙目如電，臉上一片沉凝，有股不怒而威的神采。

緊隨着這老人身後的是十惡中的許禿子，他彷彿是個跟班的，隨在那藍袍老人之後，臉上始

終掛着一種諂媚的笑意，進得屋子，目光不停的溜轉。

半响，藍袍老人冷冷地道：

「就是這一夥人嗎？」

許禿子嘿嘿地道：

「錯不了，神君，老屠不是坐在那兒嗎？還有那位姑娘，神君，你看看，那娘們可是你要找的人？」

藍袍老人的目光立刻落在哈娃娜的身上，當他目注哈娃娜的臉上時，突然間，全身泛起了一連串的抖顫，臉色也是由紅變白，瞪了雙眼，却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半响，才吸了口氣，道：

「但願這就是她！」

暗中，斜靠在牆邊的哈多，心裡那份驚恐和惶悚絕不比這老人少多少，他吓得臉色蒼白，臉上更是激動的淌下了汗珠，蒼老的身子此時竟泛起出顫抖。

尤堡主脫口道：

「七絕神君………」

寒陰手吳漢顫聲道：

「媽呀！咱們怎麼會惹上這個主……」

七絕之名威震江湖、响徹武林，三十年前的七絕魔頭，殺人如麻、喜怒隨個人所好，見者退避三舍、聞者望名喪胆，其風光之時，武林道上，人見人畏。

七絕神君目光斜睨了尤堡主一眼，道：

「你姓尤——」

銅人堡之主全身略顫的道：

「不錯，銅人堡之主——」

七絕神君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你可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

一怔，尤堡主楞楞地道：

「銅人堡與神君素無過節、也無來往，神君此語令在下實難理解——」

呸，七絕神君怒聲道：

「你千不該萬不該，惹上我女兒，她是七絕神君的女兒，誰都別想碰她一指，今夜銅人堡居然想殺了我女兒，嘿嘿，你十個銅人堡也賠不起我女兒的一條命！」

這是那個跟那個，哈娃娜會是七絕神君的女兒，不但是尤堡主和吳漢不能相信，連屠一刀更

如墜五里霧中。

尤堡主顫聲道：

「不會吧！」

哼，七絕神君哼地一聲道：

「你是說本君認錯人了？」

天下那有父母連自己女兒都不認識的人，七絕神君一句話堵的銅人堡堡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寒陰手吳漢急忙上前道：

「不知者不罪，神君，我們錯了。」

一瞪眼，七絕神君叱道：

「住嘴！我有問你嗎？」

一呆，寒陰手吳漢又語結了，道：

「這……」

七絕神君冷冷地道：

「你倆自行了斷吧！如果你們自認武功還有兩下子，我就站在這裡，任你們動手，我話可說在前面，我讓你們也不過三招，三招過後，嘿嘿，那就是你們倒霉的時候。」

尤堡主苦笑道：

「神君！別逼人太甚？」

七絕神君怒叱道：

「這已經是給你們機會了，怎麽是逼人太甚？當初你要殺我女兒滅口的時候可曾想到過了份？本君的做法厚道多了，至少你們還有個機會！」

尤堡主怒叱道：

「好！咱們拼了！」

他和寒陰手吳漢心裡可明白的緊，七絕神君決非普通之人，若不拼命今日決難有機會逃生，兩個人心裡都有數的很，互相瞄了一眼，雙雙揮掌向七絕神君劈去。

七絕神君雙手負後，站在那裡如樹臨風，迎着這四隻疾劈而來的手掌不閃不避，任那四隻手掌拍在身上。

「砰！」

空際響起一聲巨響，震得屋子顫幌搖幌，而那掌力落在七絕神君身上却如棉絮一樣，他紋風不動的還是站在那裡，彷彿沒事一樣的，面上露出微微的笑意道：

「還有二招！」

寒陰手吳漢的心裡一凜，他的寒陰掌素以陰柔著稱，出手最是陰毒，剛才用了七成功力，足可擊斃一條牛的力道，那知擊在人家身上，却被化爲無形，他有些不信的吼道：

「老大！再試試！」

兩個人各自加足了勁，又是一掌過去，效果跟剛才一樣，七絕神君還是無動於衷，神君慢條斯理的道：

「最後一招了！再不把握住就沒機會了！」

尤堡主暗中一咬牙，道：

「我就不信！」

他暗暗蓄足了勁力，施出他輕易不用的「烈焰毒」，這種功夫最耗元神，是將畢生的眞火蓄集在右掌之上，以陽剛之勁可摧枯拉朽，無堅不毀，但見掌心一片火紅，如焰火様的灼人，霍地硬推了過去。

七絕神君訝異的道：

「烈焰掌！」

他面上始終掛着那種和善的笑意，讓人無法猜測出他心裡到底在想些什麼？尤堡主的精神不由得一振，由對方驚詫的聲音裡，他知道烈焰掌定然震懾住七絕神君了，他不禁得意的道：

「你眞識貨！」

加足了勁，在一陣凌厲的風嘯聲中，一股灼熱猛地向前推去，只見七絕神君衣袂抖動，隆隆而起，接着是一股浩大的勁丈如一道牆般將烈焰掌硬逼了開來，這情形外人極不易看出來，尤堡主駭然的道：

「氣罡！」

那股熱勁登時逸散擴失，屋子裡頓時熱浪四溢，而尤堡主却已面如死灰，站在那裡猶如囚犯宣告了死亡，呆呆地不再說一句話。

七絕神君冷冷地道：

「三招已過，你是自己動手還是由本君動手？」

尤堡主狠聲道：

「我跟你拼了！」

他的身子才動，掌尚未透出，七絕神君的右手微微一抬，尤堡主已哎呀一聲，捂着前胸倒地而死，一根耀眼奪目的金針斜斜揷在胸口上。

寒陰手吳漢顫聲道：

「老尤！」

七絕神君冷冷的道：

「該你了！你還有一招可施！」

吳漢搖搖頭道：

「神君！你說過！要讓我們三招。」

嗯！七絕神君嗯了一聲，僅是冷冷地望着他。

吳漢嘿嘿地道：

「三招未過！神君便無法殺我！」

嗯！又是嗯了一聲，沒說話。

寒陰手吳漢大聲道：

「我尚有一招可用！但，我這一招不想在今天用，有朝一日，我自信能打敗神君之時，再用這最後一招！」

說完話，他大聲的跨步而去，連頭都不回一下，七絕神君揚了一揚手，忽然仰天哈哈大笑，道：

「好！你還眞是個人物，居然想出這一招來對付老夫，姓吳的，記住，你這條狗命暫且記下，下次碰上本神君，嘿嘿！我看你還有什麼辦法逃過那條命！」

許秀子嘿嘿地道：

「神君！先見見令嫒呀！」

七絕神君嗯了一聲，他飄逸的走到哈娃娜身邊，仔細的瞧瞧哈娃娜一眼，慈祥的蹲下身子，輕聲道：

「孩兒！妳也許不認識我！但，我和妳媽却找了妳很久很久了，皇天有眼，咱們父女總算又見面了！」

哈娃娜揚揚地道：

「你說什麼呀？我一點也不懂你的意思？」

七絕神君嘿地一聲道：

「你當然不懂，可是有個人懂！」

哈娃娜詫異的道：

「誰？」

七絕神君瞄了哈多一眼，道：

「哈多！」

哈多的臉色蒼白，此刻那蒼邁的身子漸漸泛起了連串的顫抖，他彷彿很懼怕七絕神君，嚅嚅

地始終不敢說話，哈娃娜疾忙撲過去，抱着哈多道：

「爹！你怎麼啦？」

她步履蹌踉，弱不禁風的樣子，七絕神君哼了一聲，自懷裡拿出一個玉瓶，啓開之後，一股異香隨風飄來，每個人的精神一振，七絕神君拿出一顆白色丸子，塞進哈娃娜的嘴裡，道：

「吞了！千里香的毒可不輕！」

說也奇怪，哈娃娜居然沒有抗拒的能力，在七絕神君灼灼的目光下，將那顆藥吞下腹中，說來眞難令人相信，那顆藥入腹之後，立刻化爲一股清流，通遍全身，哈娃娜精神一振，鬆輭的情形立刻消失，她楞楞地道：

「你爲什麼要給我藥？」

七絕神君淡淡地道：

「妳是我女兒！」

搖搖頭，哈娃娜苦笑道：

「老先生你認錯人了，我姓哈，是哈家唯一的女兒，我爹哈多。我們父女相依爲命，從未分開過，我知道老先生思念女兒，這種遭遇很令人同情，不過……」

哈娃娜那懇切的語聲，聽進每個人的耳裡禁不住激起一陣迴盪，七絕神君也是聳然動容，嘆

道：

「可憐的孩子！連自己的老爹都不認識，哈多眞該死，他騙了妳這麼多年，居然沒告訴妳事實！」

說着雙目一寒回頭凝注在哈多身上，道：

「哈多！過來。」

哈多臉色迅速的變換着，面對着七絕神君，他居然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站在七絕神君面前，驚恐的凝注着七絕先生。

七絕神君沉聲道：

「哈多！你說，告訴我女兒實情！」

哈多顫聲道：

「我……！」

哈娃娜哀聲道：

「神君！請別對我爹這麼凶！」

七絕神君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老哈！我已找了你將近二十年，你把玲兒偷走，使我們父女離散二十年，這個恨，難解、難消，本君殺了你都不能解去心中之恨！」

哈多苦澀的道：

「神君！我……」

七絕神君怒聲道：

「本君要把你的心挖出來，看看你的心是怎麼做的。老哈！你可知道玲兒的娘，因爲思念玲兒而憂悒而死！」

哈多一呆道：

「眞的？」

他似乎沒有想到哈娃娜的生身母親已死，聽完之後心裡一陣劇痛，目光裡竟然浮現出一股隱隱的淚行，他顫抖的道：

「桑柔！」

七絕神君一聽哈多叫喚他愛妻的名字，心裡登時湧起一股無名的怒火，多年的怨氣陡着暴發出來，揮起手掌將哈多劈了出去。

哈多那經得起聞名天下的七絕神君一掌，哇地一聲噴出一口血水，哈娃娜急忙撲過去，道：

「爹！爹……」

七絕神君冷冷的道：

「我愛妻的名字豈是你叫的？哈多！你已害了我妻子的老命，現在是你付出代價的時候，今日本君非殺了你不可，我相信王者之尊再也救不了你！」

哈娃娜顫聲道：

「爹！這倒底是怎麼囘事，我們跟神君有什麼恩怨？他憑什麼這樣打你？又跟王者之尊扯上什麼關係？爹！我已愈來愈不明白了，你說個明白……」

她一連串提出了幾個問題，哈多揉了揉臉上的血漬，面上一片慘然，兩目空茫的望着遠方，顫聲道：

「孩子！爹對不起你！」

七絕神君鼻子裡哼地一聲道：

「你有什麼資格當她老子？」

哈多果然默然了，他知道自己已太理虧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痛苦一幕幕的展現在他眼前。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他正值體魄強壯的時候，黃河渡口百家橋翻船，基於俠義之心，他出手救起了二十三條人命，其中有名少女桑柔被救之後，發覺父母雙雙溺斃，桑柔舉目無親，眼看要流離失所，哈多看其楚楚可憐，暫時收容她，其實，那時七絕神君早已成名江湖，如日中天，七絕

之下，誰敢不從，桑柔是個艷美多情的姑娘，和哈多日久相處自然有情，正在這時七絕尋上門來，桑柔這才知道聞名江湖的七絕神君竟是她的表兄，七絕自知道桑柔與父母在黃河覆頂之後，遍訪黃河各地，最後終於尋來這裡，桑柔與表兄見面，恍如隔世，那些慘痛的往事和愁苦紛至沓來，七絕決定將桑柔帶往七絕島，哈多和桑柔這樣分手了。

二年後，哈多終於發現自己愛上了桑柔，他決心去七絕島找桑柔將內心的傾慕傾訴出來，那知上了七絕島，這才發現桑柔已爲七絕神君之妻，並生下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女娃兒，哈多在傷情之下，決定要將這女娃兒帶走，雖不是自己的親骨肉。但，他愛桑柔，他發誓終生不娶，好好扶養哈娃娜……。

哈多偷了哈娃娜遠離江湖，悄悄躲在山裡，有次，哈娃娜生病了，他下山去請大夫，却碰上七絕神君，交手下，哈多幾乎被七絕神君打死，他堅不透露哈娃娜的下落，七絕決心殺了哈多，巧遇王者之尊第一代主，出手擊退七絕神君，哈多爲了報答王者之尊捨救之恩，願終身爲奴，永爲王者之尊的家奴。

這些前塵往事一幕幕的浮現在眼前，眼裡淚光隱隱，桑柔那悄艷的影子一直揮洒不去，哈娃娜見他那般傷情的樣子，顫聲道：

「爹！養我愛我的是你，我永遠是你的女兒！」

七絕神君聞言怒聲道：

「他不夠資格。」

哈娃娜苦澀的道：

「爹！生者爲天、養我如池，我雖不是他生的，可是他待我如己出，比親生的還要好，這份恩情女兒一輩子也報答不了，如果你愛你的女兒，就饒了他！」

搖搖頭，七絕神君憤怒的道：

「不行！他害死了妳娘，害的我們父女拆散了二十幾年，這股恨、這筆帳，讓我嚥不下這口氣，今日如果讓他跑了，嘿嘿，七絕之名，將永遠不再出現江湖！」

哈多怒聲道：

「要殺要剮全由你，別想搶了哈娃娜！」

七絕神君恨聲道：

「好！那就先要了你的命！」

要知七絕神君生平認爲奇恥大辱者莫過於女兒被盜、妻子憂悒慘死，這一切發生的原因全出自哈多一人之手，他曾發過血誓，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處決這個生平最可恨的敵人。如今，他和哈多面對面站在一塊，新仇舊恨紛至沓來，要他饒了這個人，他無論如何也辦不到。

話聲一落，他的掌已揚在空中，哈娃娜滿面的淚痕，移身擱在哈多的身前，顫聲道：

「爹！你要殺他就連我一塊殺了！」

七絕神君念念地道：

「妳連我的話都不聽了？」

要知七絕神君孤傲自大，生平全憑喜好行事，雖然他深愛着這個與他離散幾近二十餘年的女兒，可是當他看見自己的女兒這樣維護着哈多之時，一股子令他無法承受的怒氣登時塞滿胸中，他伸手將哈娃娜拉了過來，伸指點了哈娃娜的穴道。

哈娃娜頓時呆如木雞一樣的站立在地上，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雙眸珠裡却露出焦急憂悒之色，面靨上一片淒苦和哀傷——

七絕神君身子絲毫也不停歇，一道掌影已向哈多的頭按下，屠一刀自七絕神君來了之後，碍於七絕的神威，始終沒吭過聲，此刻眼見七絕神君要將哈多毀於掌下，怒聲道：

「媽的！七絕神君你也不要逼人太甚！」

許禿子睹狀大悸，道：

「老屠！少說話？」

要知許禿子這一生中名列十惡之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七絕神君，七絕武功蓋天下，十惡

雖在江湖上人人皆怕，俱不願開罪他們，可是在七絕神君眼裡却又微不足道，十惡很有自知之明，個個都不願招惹七絕，十惡中許禿子和七絕還有那麼一點交情，他對七絕脾氣摸的很熟，唯恐老屠激怒了七絕。

七絕神君鼻子裡哼了一聲，手掌已經按下，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驀然間，鐵無情一聲大叫道：

「你的手最好拿開。」

七絕神君的手勢已夠快了，可是鐵無情的出手更快，那盤坐的身子筆直的射了出去，誰也沒有看清楚他是怎麽出手的，但是，他却將七絕神君那滑落的手掌給撥了開去，七絕神君全身一震，滿面驚詫的望着這個年青人。

哈多自忖必死，此刻長吁了口氣，他知道自己是死裡逃生，如果不是鐵無情出手，他這條命是交待了。

七絕神君望了鐵無情一眼，道：

「你受了傷……？」

武林中能敵得過七絕神君一掌的並不多，鐵無情在受傷之餘，力拼了七絕神君一掌，不僅七絕神君心裡駭異，在四週的人都恍如做夢一樣，畢竟七絕神君不是普通人物，江湖上還很少有這

種功夫的人。

鐵無情嘴角上依然淌着血，道：

「我是受了傷，七絕老前輩，咱們江湖上有句話，得饒人處且饒人，你憑藉着個人的武功，隨意殺人，你可知道別人對你的看法。」

七絕神君眉宇一鎖，道：

「小輩，你在教訓我？」

搖搖頭，鐵無情冷冷地道：

「那倒不敢，不過，哈多父女與在下有很厚的交情，你要殺人，也須看看在下同意不同意……」

七絕神君嘿嘿地道：

「老夫愛殺誰，就殺誰，你管得着嗎？」

鐵無情冷笑道：

「雖管不着，至少哈多不是你可殺的！」

七絕神君仰天一陣大笑道：

「那我就殺給你看！」

他自持武功高絕，肩頭微微一動，人已向前衝來，鐵無情隨着他那揮出的掌勢，硬逼着往上迎去，砰地一聲，七絕神君的身子略略晃動，而鐵無情却已倒退三步，在翻湧的氣血裡，他禁不住又吐了口鮮血。

此刻他傷勢頗重，如非先天基礎穩，換了任何人都會受不了。但，傷勢雖重，鐵無情却無退怯之意，反而戰志高揚，沒有絲毫退縮之意，他依然站得挺穩，雙目冷厲的瞪着七絕神君。

七絕神君面露訝異之色道：

「好漢子！」

他的身形突然如陀螺般的旋轉起來，繞着鐵無情飛快的流轉，鐵無情突然將雙目垂下，站在那裡動亦不動，在別人眼裡七絕如風中的蝴蝶，鐵無情如屹立風中的柱子，雙方都在尋覓那沉重的一擊，可是七絕神君心裡愈來愈駭異，因爲鐵無情所施的正是武家至高境界的靜止法，將自己全然投入在一片靜態中、在靜止中，任何攻擊都瞞不過他的感覺，七絕神君連着繞了七、八圈，始終沒找着一絲可以攻擊的破綻。

他嘿嘿兩聲道：

「果然是個人物！」

他想藉這句話的瞬間分散鐵無情的注意力，那知鐵無情如一個木頭人似的，置若未聞的依然

「咱們還沒分出勝負！」

七絕神君哈哈地道：

「再拼下去，你那條命都沒有了。」

那知鐵無情毫不領情的道：

「只要能救哈多，縱然死了也無遺憾。」

七絕神君大叫一聲道：

「哈多！你的命眞好，二十年前你遇上了王者之尊救你，二十年後又有個姓鐵的救你，這也許是天意，上蒼不要你死，誰也殺不了你！」

說着一掌拍開哈娃娜的穴道，適才那種冷厲寒凜的神色忽然一掃而光，換成一種慈祥和藹之色，誰也看不出他會是個殺人如麻、出手無情的大煞手。

他溫和的望着哈娃娜道：

「孩子，這樣妳滿意了？」

哈娃娜眸中淚光隱隱，顫聲道：

「爹！謝謝你！」

她望着鐵無情那張蒼白的臉，滿臉焦慮之色，七絕神君由她眼神裡似乎瞭解了一些什麼，道

是抱元守一，七絕神君的身子忽然一停，雙手交叉遽出，這兩掌快的眩人耳目，令人覺得他那兩掌似像虛晃一樣的，不留絲毫痕跡可尋，但，鐵無情在靜止中倏然的出手了，他的右掌微微往前一推，一股浩巨的力道已隨着手的推出射發出來，與七絕神君的掌勁交錯在一起。

砰地一聲大響——

在激盪的氣勁中，兩個人衣袂飄舞，身子顫動，鐵無情再也忍不住胸中那股氣血的衝突，張口吐出三口鮮血。

哈多顫聲道：

「小主……」

鐵無情面色蒼白，他身子已泛起了微微的顫抖，但他還是堅強的站在那裡，七絕神君突然嘆了口氣，道：

「好倔強的性子。」

他對眼前的年青人那種不屈不饒、不畏不懼的毅力、及不畏死的悍拒抗力，正是他當年那種耐力的翻版，他停下了身子，又道：

「你快坐下來調息。」

鐵無情冷冷地道：

：

「孩子！別擔心那小子，他的內力不比爹爹差多少，剛才那陣拼鬥，把他體內的瘀血全部逼出來了，他只要調息幾天就可完全復原，只是我不明白，誰有那麼大的本事能將他傷成這個樣子？」

顯然，他並不知道鐵無情中了千里香後，爲了清除體內之毒，運功相逼，銅人堡主乘他運功之際而傷了他，若非如此，七絕神君還未必能傷了他呢。

鐵無情淡淡地道：

「謝謝前輩指點，在下已覺得好受多了。」

七絕神君一點頭，道：

「孩子！咱們走吧！」

哈娃娜一呆，道：

「爹！你要帶我走？」

七絕神君黯然的一嘆道：

「爹已想了妳太多年了，妳難道不願意隨爹回七絕島看看妳娘的墳，妳娘却因爲思念你而死！」

一行清淚滾滾而落，晶瑩的淚水如珍珠似的，她一生隨哈多過活，幼時只知道很早沒有了母親，此刻突然知道自己的身世，立刻悲從中來，禁不住心中的淒慘嗚嗚的哭起來。

鐵無情低聲道：

「回去看看妳娘，也多陪陪妳爹！」

哈娃娜顫聲道：

「可是，你……」

鐵無情長嘆道：

「我會照顧我自己，哈娃娜！妳比起我來幸福多了，一個是親生的爹，一個是養父，兩個人都疼妳，妳應該滿足了！」

嗯，哈娃娜泣道：

「我明白。」

七絕神君拉着哈娃娜的手道：

「咱們走！」

他那寬大的衣袍在空中閃動，人已如一隻掠過空際的大鳥，拉着哈娃娜向門外射去，許禿子緊跟着追出去，大叫道：

「神君！等等我——」

哈娃娜頻頻回頭，大聲道：

「爹！你要好好照顧少主，我會來看你們！」

哈多眼裡也是一片淚水，揮手道：

「去吧！爹會想妳！」

畢竟他和哈娃娜相依爲命的過了二十餘年，兩人之間有股濃郁而不可分的父女之情，他含辛茹苦的拉把她長大，沒想到在一日之間而驟告分手，那份揮不掉、剪不斷的親情，頓時使哈多有種無限的感覺，一縷濃濃的哀思在這老人心裡迴盪。

他望着哈娃娜那逸淡的影子，楞楞的僵立在那裡，良久良久的沒說出一句話，而在內心裡却愈覺愈酸楚。

鐵無情忽然有一縷落寞的離情湧上心頭，雖然哈娃娜和他相處時日不多，可是那股濃郁的情誼，却始終在他腦際迴旋流盪……。

7

江湖上的訊息傳誦的如瘟疫般的快速，幾個月以來，江湖上共有二件大事一直在神幻般的流傳着，頭一件是血盟三十六友之主鐵夢秋之子已是王者之尊的傳人，退五龍會、殺海狼派、毀銅人堡……鬥七絕神君，這幾件事一直在不停的流傳着，鐵無情三個字已是江湖上的新招牌，各門各派還有各幫會已不敢再輕易的輕舉妄動。但，那票黃金能使人忘却血的教訓，依然有人在動它的腦筋。

第二件事是江湖突然出現了四個大財閥：有東王、西財、南富、北冠之譽，這四個人憑其龐大的財富，已在江湖上各樹一股勢力，他們暗中似有某種默契，各門各派都暗藏了自己的人，已將整個江湖掌握在這四人手中。

「逸夢軒」在江湖上有富人之邑之稱，這裡的鳳尾魚翅、熊掌刨魚、薑片海參名餚佳食最能繪炙人口，非眞正財閥、富者很難進門來，這裡每樣東西都價碼高，通常一道菜，足夠一般百姓吃上三個月或一年的，這裡排場大、裝璜美，進來後如置身帝王中，再加上這裡侍候客人的全是美艷的女人，更增加了猜酒行令的氣氛。

「逸夢軒」名字好、菜餚品味高、名聲就更大，誰知道，逸夢軒今日突然掛出了本日歇業的牌字。於是，江湖上立刻有人傳說，逸夢軒今天已被東王包下了整個酒樓，東王邀請的客人正是西財、南富和北冠。

於是，有許多想目睹四大富家盧山眞面目的人紛紛守候在逸夢軒的四週，紛紛探頭張望，看看這四個雄霸一方人物，到底長的有何高人之處。

響午，天邊的陽光正熱烘烘的照過來，三十二騎快馬已自街頭得得而來，這批快騎一律清一色的紅袍曳地，個個長劍揹身，精神抖擻，雄偉勇猛，在吆喝聲中，這批騎士已將逸夢軒團團的圍住，他們似久經訓練，每四個人一組，在一個漢子的指揮下，已各自選了自己的位置。

他們負責警戒的工作，這種排場 是皇宮王公大臣才有的場面，事實却是武林中的巨擘，這位大人物會是誰呢？怎麼有這麼大的場面？

沒多久，一輛黑幰馬車自街角緩緩駛來，八個銀衣漢子分立馬車兩旁，伴着這輛車直奔「逸夢軒」的大門口，所有站着看熱鬧的人俱翹首望着，總希望能看清馬車裡坐的是何許人？

令人失望的，那輛馬車緊貼着「逸夢軒」的大門，看熱鬧的人也僅僅看見幾個人影而已，那八個銀袍漢子擁簇着這幾人進了「逸夢軒」的裡面。

「逸夢軒」的小樓香榭繚繞，紅氈舖地，樓口早已是滿香四溢，四個身穿繡袍的少女站立在

樓中四角，首先上樓的是個錦緞衣袍的老人，滿面的笑意，這位就是東王，再過來是個胖胖的書生模樣，也就是人稱的西財，隨在東王和西財的身後，瘦瘦小小的果是南富，四大財閥見了三個，北冠到現在還沒露臉。

東王先召呼落座，綠衣婢女立刻獻上香茗，東王呵呵一笑，道：

「兄弟！咱們只等老六來了之後，再研商大計了！」

北冠叫老六，那一定是三十六友中的范老六了，他們等的是范老六，西財必定是陸大先生，東王不就是雪飛狐，南富一定是那位林善先生了，三十六友中的四友如今俱是雄霸一方的富主，如果此事傳出江湖只怕能驚動了整個武林，誰也不會想到三十六友總盟主鐵夢秋的老兄弟才是那批黃金的正主兒。

咚咚咚——范老六在兩名銀袍漢子的護送下上了小樓，幾個人在寒喧中落了座，鳳尾魚翅、熊掌刨魚片全上了蓆，這四位老兄弟似乎並沒有多大的胃口，滿桌子的豐餚佳宴，他們也不過是沾沾唇而已，酒倒是喝了幾杯，陸大先生首先開了口，道：

「兄弟！咱們都是苦哈哈的過來人，如今咱們却變成了富賈一方的覇子，這段辛酸不是一、兩天能說的完的，這段歷程咱們也不必再提了，眼前咱們這些富貴的日子，只怕不會太長久了！」

范老六哼了一聲道：

「陸大兄！以咱們現在雄厚的財力、人力，難道咱們會怕那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你也太小心了！」

搖搖頭，雪飛狐苦笑道：

「老六！千萬別小看了他，俗語說赤脚的還會怕穿鞋的，想想看，咱們四個人家大、業大，如果稍有疏忽，栽了下去，那值得嗎？」

那句家大業大得確說中了每個人的心事，眼前的富貴誰又願意拱手讓人，陸大先生皺了皺眉頭，道：

「幹掉他！」

這是最好的拔除心腹之患的方法，斬草除根永絕後患，以目前他們的財富，殺個人不過是彈指間的事。但，今日他們所要對付的却不是普通的高手，而是他們當年盟主鐵夢秋之子。

雪飛狐嘿嘿地道：

「幹掉他是必然的手段，眼下咱們四個人都不便出面，因爲咱們誰也不願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最好的辦法，就是找殺手！

范老六嘿嘿地道：

「這太容易了，咱們只要花點銀子！」

雪飛狐哼地一聲道：

「有一位殺手不是普通銀子能買通他的！」

陸大先生啊了一聲道：

「你是指要命錐子？」

錐子當然能要人命，這個人是江湖上大殺手之一，只要錐子接下的買賣，沒有不成交的，錐子最大的長處，在行動之前必先了解一個人，然後再設計動手。在他周詳的策劃下，有那個能逃過他的手？

嗯！雪飛狐嗯了一聲道：

「咱們除了找他，還有更適當的人選嗎？」

林善沉思片刻，道：

「找他！不論多少代價，咱們玩的起！」

雪飛狐嘿嘿地道：

「各位即然不計代價，咱們就決定請他來！」

拍拍手，立刻有兩個銀袍漢子陪着一個二十餘歲的年輕人步上小樓，陸大先生和范老六一怔

，因爲這次四大財閥聚會是不願外人參與的，有外人參加，他們的身份就容易暴光。林善冷冷地道：

「老雪！這是怎麼回事？」

雪飛狐嘿嘿地道：

「咱們不是要請要命錐子嗎？現在，這位就是錐子，要命的錐子，他要與各位當面談談！」

陸大先生冷冷地道：

「咱們還需要當面談嗎？」

要命錐子嘿嘿地道：

「我這個人做生意與一般人不同，幹咱們這一行，認銀子不認人，諸位要我辦事我必須要當面說清楚。」

林善嘿嘿地道：

「你要說什麼？說吧！」

錐子冷冷地道：

「我要知道你們能付出的代價是多少？」

林善一怔道：

「你能要多少？」

錐子嘿嘿地道：

「四位都是當今最富有的人，銀兩對各位來說太平常了，我錐子難得逮到這麽好的客戶，當然要獅子大開口。」

范老六淡淡地道：

「開口吧！錐子！這裡沒有人能讓你失望！」

錐子雙目一寒，道：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各位，我要伍萬兩黃金，在各位眼裡也許是九牛一毛，在我眼裡，嘿！我可混上大半年……」

林善驚聲道：

「殺個人花五萬兩黃金？」

錐子雙目一寒，道：

「各位嫌貴可另請高明，我的代價就是這樣高，當然，我的收費是按客戶身份地位來做標準，以當今江湖四位的身份，區區五萬兩之數並不嫌多！」

四個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雪飛狐咳嗽一聲道：

「好！你開得了口，我們出得起價，錐子！我們要除去的對象你已經很清楚了，什麽時候交

貨、何時交款？」

錐子深思道：

「十天後聽結果，完事付款！」

范老六猜疑的道：

「你不先收定洋？」

錐子哼地一聲道：

「我們這一行言而有信，事了錢到，我不怕你們會耍賴，憑錐子這幾年在江湖上的名聲，我相信你們不敢！」

此人果非平常人，對任何事都有着幾分自信，他永遠都那麽有把握，說完後，轉身就走。

陸大先生忽然道：

「錐子！慢走！」

在喝聲中，陸大的全身衣袍抖動，右掌迅快的劈了出去，這一掌所含的眞力約有七成，陸大先生自信能給對方一個狠着，誰知要命錐子的身子太快了，掌勁一起，他身子已斜轉向左側，避過那致命的一擊，一晃身，手裡已多了柄短劍，神幻的抵在陸大先生的咽喉處。

錐子冷冷地道：

「陸先生！這是什麼意思？」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我要試試你值不值五萬兩金子！」

錐子仰天一笑道：

「怎麼樣？還滿意嗎？」

陸大先生嘿嘿地道：

「值得。」

錐子的劍一收，道：

「後會有期——」

一晃身人已斜躍而去，眨眼沒了人影。

陸大先生長吁口氣，道：

「好快的身手！」

雪飛狐嘿嘿地道：

「我找的人決錯不了。」

陸大先生臉色一沉，道：

「以錐子這麼高的身手，憑咱們四個人只怕都敵不了他，事成後，如果此人挾威向咱們要脅，嘿嘿！只怕不是數萬兩金子能打發了！」

范老六一拍腦袋，道：

「對呀！他知道咱們四個太有錢了，此人武功如是之高，會滿意那點酬勞嗎？兄弟！咱們得確要合計合計！」

雪飛狐面上忽然一冷，道：

「兄弟！這又能難倒誰？殺人滅口的事對我們來說太容易了，我不信錐子能逃出我的手……！」

那知就在雪飛狐話聲一落之時，小樓上已傳來一聲冷笑，這四大財閥俱是武林高手，耳目何等靈敏，聞聲之後，四道人影同時往小樓頂上撲去，在一縷淡淡的影子飄閃中，只聽那人不屑的道：

「好毒的手法——」

雪飛狐揮掌拍去，道：

「兄弟！別讓他跑了！」

但，那個人如幽靈的身影僅化作一點餘影，任憑這四個如何追逐，他依然躍樓而去，樓下那群守護的高手似乎沒有料到樓上會出事情，當他們發覺「逸夢軒」有人躍下之時，那個人已飄出數丈之外……。

林善跺腳，道：

「遭了！咱們的事要洩露了！」

范老六突然叫道：

「蝎子！那是蝎子！」

江湖兩大殺手，錐子狠、蝎子毒，兩人各據一方，各有地盤，那想到這檔子買賣太大了，請了錐子，忘了蝎子，眼看這兩個大殺手都出動了，顯然，那五萬兩金子的誘惑太大了。

陸大先生嘆了口氣，道：

「如果眞是蝎子咱們就不必擔心了，因爲行有行規、道有道規，他還不致於破壞咱們的買賣，我擔心這個人是另一夥人，那就遭了！」

雪飛狐哼地一聲道：

「不管他是何許人，咱們必須要追查出來，別忘了，咱們也有一批人，我不相信有誰敢和咱們作對！」

他立刻傳令下去，務必要追查出剛才那個人是誰，頓時，銀袍漢子和紅袍高手已派人出去追尋……。

× × × ×

酒能令人壯胆，也能使人意志頹唐，淡淡的酒意使人興奮，濃濃的酒醉使人昏沉，錐子愛酒，但他決不醉，每當在行動之前，他總是喜歡躺在荷花的懷裡，手裡永遠捧一杯如琥珀般濃烈的酒，他決不一口吞下，而總是淺淺的品嚐，而荷花總是唱那曲十八相送，歌聲低沉又有股撩人的醇意，錐子閉上了眼，聽着歌、飲着酒，這麼寫意的日子，只怕能享受的人不會太多。

荷花忽然聲音也有些抖，道：

「錐子！我唱不下去了！」

十八相送才起了個頭，荷花已感覺出錐子身體裡散發出那股子熱力，她的心如小鹿般在澎澎跳躍，一張臉靨也散發着嫣紅之色，眸子裡隱隱的透着水光，一種痴迷而又撩人的神色凝望着錐子躺在懷裡的臉。

酒能助興，更能引人遐思，尤善撩人情慾，荷花是個女人，是個最成熟的女人，生理的需要是迫切的，她有些情不自禁的握住了錐子的手，錐子的眼是紅的、唇是熱的，一股強烈的氣息刺激着荷花，她嗯了一聲道：

「錐子！我……」

錐子忽然目光一冷，道：

「別胡思亂想，玩眞的我可不幹！」

荷花一呆道：

「死人！你只會殺人、喝酒，躺在這裡聽我唱歌！」

錐子深沉的道：

「你曉得我是個殺手。」

荷花淡淡地道：

「我早知道了，還用你說。」

錐子嘿嘿地道：

「殺手就不能動情，動情就會手軟、拆身子骨的事更不能幹，咱們的關係就止於現狀，銀子隨妳要，感情一點也不給。」

說完話，他摔了杯子，霍地站了起來，目光已落在花園裡那棵榕樹下，樹底下，一個全身黑衣的漢子斜靠在樹幹上，手裡拿着一柄小刀，很仔細的在修理自己的指甲，這個人一雙手長的好白好嫩，他彷彿非常珍惜自己那雙手，很有耐心的修着指甲壳，荷花的眼珠子睜大了，這個人什

麼時候來的，她連感覺都沒有，楞楞地道：

「他是你的朋友？」

錐子嗯了一聲道：

「不是我的朋友，就是妳的客人！」

黑衣漢子哈哈兩聲道：

「兩者都不是，錐子！咱們只能說是同行。」

錐子淡淡地道：

「蝎子！你沒事不會找我。」

蝎子用嘴嘟嘟荷花，荷花是個善解人意的女人，察言觀色是她天賦的本領，嘴唇僅僅那麼一閉，已悄悄的離開了。

錐子嘿嘿地道：

「說吧！現在這裡沒人了。」

蝎子淡淡地道：

「你接了票大生意。」

點點頭，錐子道：

「還是咱們同行的消息靈通，這麼快你就知道了！」

蝎子笑笑地道：

「價碼高、利潤好，這生意讓人眼紅！」

錐子大笑道：

「你想插一脚？」

點點頭，蝎子道：

「我想分點紅！」

錐子果然是個很上路的兄弟，聞言眉頭都不皺一下，伸出五個指頭，大笑道：

「行！五千兩白銀給你吃紅！」

搖搖頭，蝎子滿臉不屑地道：

「老兄弟！你也太小看我蝎子了，五萬兩黃金跟五千兩白銀，差的太遠了，兄弟！你不是打發要飯的！」

錐子心弦一震，道：

「好耳目呀！居然連價碼都摸清楚了，蝎子！殺人的是我、賣命的也是我，你平白得五千兩白銀……」

淡淡一笑，蝎子道：

「兄弟！你以爲那是個大數目，我蝎子做事一向穩打穩紮，只怕你兄弟沒摸到黃金的邊，那條小命就交待了，請問兄弟，你這不是畫餅充飢嗎？」

錐子一震，道：

「老蝎！別跟我轉彎抹角，有話直說。」

嗯！蝎子臉色凝重的道：

「那四個買主不是善予之輩，你賣了命，殺了姓鐵的，我怕你自己也活着走不出來，別忘了，這四塊料全是三十六友中人！」

錐子一呆道：

「你說他們全是鐵夢秋的手下？」

哼地一聲，蝎子冷冷地道：

「我終於弄明白他們爲什麼要殺害鐵無情了，這幾位兄弟一定隨鐵夢秋挖了那票黃金，然後四個人來個黑吃黑，將這票金子吞了，然後殺了鐵夢秋，可憐鐵無情連一綻金子都沒撈到，却揹了個大黑鍋，各門各派全不放過他，一直在追殺他！」

錐子冷笑道：

「他們不敢，錐子並不是善與之輩！」

蝎子搖搖頭道：

「別太相信自己的道行，你的劍是夠狠厲，我的劍也不比你差多少，夜路走多了，總會遇上鬼，錐子！別太有自信，殺鐵無情容易，那四個人可不容易對付。」

錐子沉思片刻道：

「蝎子，你的意思？」

蝎子嘿嘿地道：

「惡人自有惡人磨，咱們先解決鐵無情，再和這四塊料談條件，也許他們還不敢同時得罪我們兩個人！」

錐子沉思道：

「這樣幹可犯了咱們這一行的大忌！」

蝎子大笑道：

「兄弟！殺人滅口，是他們的毒計，他們不仁，我們不義，狠狠的啃他一口，做個永久打算！」

錐子的心終於動了，想了想道：

「好！咱們先找姓鐵的！」

兩個人終於談妥了，這兩大殺手在江湖上聲望極隆，各有自己班底，兩個人合作其勢大增，錐子一怕蝎子的肩，道：

「走！咱們喝酒去。」

兩個人的背影緩緩消逝，荷花却在他倆走遠後探出頭來，她面上一片冷煞，嘴角裡露出一絲冷酷的笑意，她略一張望，緩緩踱回房裡。

房裡，大紅燭吐着燭花，閃顫着瑩瑩光暈，被褥上擺着兩個龍鳳枕，黑三斜斜靠在床頭上，雙手放在腦袋後面，一雙眼珠子黑烏烏的望着荷花。

黑三冷冷地道：

「那兩個殺手去了！」

嗯，荷花低聲道：

「他們在動那票黃金的點子，還要向鐵少主下手，黑三，你難道對這批天大的財富一點都不動心，江湖上言之鑿鑿，都說鐵無情是黃金的正主兒，黑三，我可跟了你這麽多年，你總要爲我們後半輩子打算打算，你不愛金子，我可想的要命，現在你隨在鐵無情的身邊，可掌握他的一切，我們只要知道黃金的流向，哈哈哈！」

那知黑三面色一板，冷嗤的道：

「黃金算什麼？我要的是金面王，那才是世間的無價之寶，上一代王者之尊努哈赤曾對我有恩，這個鐵無情跟我黑三關係並不深，我一定要拿到金面王！」

荷花冷笑道：

「那只不過是個金面具，值不了多少銀子！」

哼！黑三冷哼一聲道：

「你懂個屁，金面王是遠自大理王室流傳出來的，大理王室雖然沒落了，但大理王室視這個面具爲王室權力的象徵，他們不惜任何代價，子子孫孫都要收回這個面具，荷花，那條件的豐厚决不比那批黃金少！」

荷花聳然動容，道：

「眞的？」

點點頭，黑三沉默了，誰也不知道他腦子裡在想什麼？但從他那張凝重的臉龐上不難看出他有很重的心事！

荷花那顆心突然怒放了，她做夢也沒有想到那具金面王還有那麼大的價值，有了它，她可以回大理王室換取無盡的財富，那天大的富貴彷彿已向她招手，向她擁來！

荷花在解衣扣，在寬衣衫，露出雪白的肌膚，眸珠裡更幻化着縷縷的誘惑，她正施展女人的天賦，要用柔情軟化掉眼前的男人，因爲這個男人給了她無限的希望。

黑三是朵花，銅人堡那段日子使他幾乎忘了女人是什麼樣子？久旱逢甘霖，他耐不住她的挑情，也禁不住她那滿身的熱力，伸出大手，已摟住她的腰，而她借勢也倒向他的懷裡。

一個乾柴，一個烈火，那熊熊的情焰一發便不可收拾，兩個人各有鬼胎，就這樣糾纏在一起，揉和着！

× × × ×

斷魂林裡早已人影晃動，這批人行動迅速，在行走間絕不發出一點聲響，他們很有秩序的選擇最有利的位置，個個都隱藏在最隱密之處。

牟三劈是這夥人的首領，他有一刀三劈之譽，那柄斜長的刀如他的生命一般永遠抱在胸前，雪亮的刀閃閃生光，他環視了各個角落一眼，當他覺得很滿意之後，他才放心的抱着那柄刀，站在路口上。

遠遠的，要命錐子瀟瀟洒洒的跨步而來，這就是他與衆不同之處，每次，他選好了下手地點，他總是最後一個出現，將所應備的事務全交給了牟三劈，牟三劈是這方面的高手，能隨着地理環境不同，而安排最有利的位置，絕不讓兄弟輕易暴露身份，這也是要命錐子較別人高明的地方

，只要撤下了網，他相信那落網的兔子絕跑不掉。

錐子能走路決不騎馬，這也是他與衆不同的地方，他認爲一個殺手在行動之前騎馬，受那顚波之苦，腦子一定不夠清醒，藉着走路，他可慢慢假想眼前的敵人，用何種方式取對方的性命，這很重要，他必須思慮清楚後才會下手，他是殺手這一行的祖師爺，唯有冷靜和沉着才能達成他所要交付的任務。

牟三劈望着他們老大低頭行來，他決不出聲招呼這位當家的，他知道頭頭不說話，一定在籌劃這趟買賣的行動時刻——

終於，錐子臉上展現出一抹清清淡淡的笑意，牟三劈不禁長長吁了口氣，每當錐子的笑意露出之時，正是他們行動展開的前奏，他們的把子已思慮好了。

錐子低聲道：

「老牟！怎麼樣？」

牟三劈也壓低了聲音，道：

「全照爺的吩咐，咱們的人手全調集上了。」

嗯！錐子沉思道：

「每條通路全安好了人手！」

點點頭，牟三劈道：

「錯不了，附近共有三條路，每個岔口全安樁了，那仔子只要進了咱們的網，他插翅也飛不出去。」

哼！錐子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我不擔心這個！」

牟三劈一呆道：

「爺！你擔心什麼？」

錐子雙目一寒，道：

「我擔心的是外人闖進來攪局，你應當曉得江湖上要拿住他的人太多了，咱們可不能讓別人牽牛我們拔樁，那個人咱們就丟大了。」

牟三劈嘿嘿地一聲道：

「爺！有誰那麼不長眼睛，江湖上誰不知道錐子大哥是什麼樣的人，有那個不怕日後的追殺報復！」

錐子面上一冷，道：

「錢能使鬼推磨，畢竟姓鐵的揹負太多的財富！」

話語間，斜前方的山坳裡已燃起一股黑煙，那股子煙霧直上雲霄，牟三膀低聲道：

「爺！正主兒來了！」

嗯，錐子僅僅嗯了一聲，他已看清那股煙霧飄動的情形，牟三膀畢竟沒有錐子那麼沉着，道：

「爺！咱們是硬幹，還是偷襲？」

錐子冷聲道：

「依你看呢？」

牟三膀那敢再出聲，他知道這位主的脾氣，最不喜歡人家問東問西的，只好露出一抹苦笑，站在那裡發楞。

眼前已有四匹散淡的騎影，輕碎的蹄聲已隨風飄來，錐子眼裡散附着一縷冷光，那道目光如多天裡的穿堂風般那麼陰冷，那是他殺人的前兆，每當他要殺人的時候，他的目光就會像冰渣子一樣的冰寒。

半響，錐子冷冷地道：

「三膀！揷響箭！」

一怔，響箭是警告敵人的示警用的，瓢把子今日的行動有違常理，怔然間，錐子的目光已瞄了過來，牟三膀還眞吓了一跳，迅速的一揮手，林後，立刻穿出一道銳響，直往半空中射去，整個空中都帶起了風聲。

遠遠的，屠一刀仰天哈哈大笑道：

「少主！瞧見沒，有人給咱們放響箭了！」

淡淡散散的一笑，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老屠！值得咱們動火麼？這幾個月來，那天那日不是有朋友想留下咱們，結果呢？他們又能得了什麼好處，大不了還是海狼派或是五龍令的人！」

搖搖頭，屠一刀道：

「不像，那些鬼子只會暗地裡偷鷄摸狗，只想打打悶棍，今天，人家公然示警了，沒有幾把刷子。嘿嘿，我相信他沒那個種！」

哈多隨在最後，冷冷地道：

「黑三！咱倆先過去瞧瞧！」

黑三目梢子一掠，道：

「甭瞧了、那是錐子。」

幾個人心裡同時一震，「錐子」這兩個字太令人心驚了，江湖十惡的大名是令人怕，而錐子

却令人懼，誰都知道錐子狠、蝎子毒，這兩大高手雖不是幫會組合之流，卻各有一股子暗勢力，殺人的高手、狠角色、毒丈夫，在他們手裡，沒有放不倒的漢子。

屠一刀神色一變道：

「老黑！你瞧清楚了？」

黑三冷冷地道：

「我閉上眼用這隻鼻子也能聞的出來，除了錐子，沒有這股濃烈的殺氣。他手裡那柄劍可快的讓人連眨眼睛的機會都沒有！」

屠一刀呸了一聲道：

「我倒不信他有那麼快！」

他可沒碰過讓他寒懼的人，除了七絕神君他自知不敵外，錐子雖非泛泛，但憑屠一刀手裡那柄刀，他還不會寒了對方，屠一刀首先躍了出去。

蹄影翻騰中，屠一刀已掠到了錐子面前，牟三劈懷刀朝前一送，那大刀在空中連點三點，喝道：

「姓屠的，這裡沒你的事！」

屠一刀心弦一震，說道：

「索魂三點頭，好刀法，我老屠用屁眼也想的出來，你一定是北地響馬牟三劈牟三刀了！」

牟三劈更是震顫，來人僅從他揮洒的刀影中，就認出他的來歷，屠一刀果非尋常之輩，他吼道：

「好！姓屠的，你要是手癢，我老牟陪你玩幾招。」

搖搖頭，屠一刀道：

「我要和你們當家的談談！」

不屑的一笑，錐子冷澀的道：

「別不識趣，屠一刀，你和老牟都是玩刀的，由他應付你足夠了，至於我，嘿嘿，我要會會鐵朋友！」

屠一刀老臉難掛，這是瞧不起他，怒聲道：

「你！」

他那柄刀還眞快，人在馬上，冷刀已斜劈而下，這手法眞快，快的連如何拔刀都沒人看見，但，錐子的身手更不慢，僅一晃，已運指將那柄刀給彈開，道：

「雕蟲之技！」

屠一刀手臂一震，只覺一股涼意透進心底，錐子只運指彈了那麼一下，自己就已手臂發麻，僅這份功力已非自己能敵，他怒聲道：

「有種跟我老屠玩眞的！」

淡淡一笑，鐵無情嘴角一掀，笑道：

「老屠！別自不量力，這位朋友的功夫，瞧瞧那一指，有誰能辦到，老屠，先下去，人家是有備而來，咱們就得會會人家。」

說着輕騎迤迤拍拍的跨着那匹馬緩緩行來。

錐子登時將目光落在鐵無情的身上，他這才看清姓鐵的長得一付好像貌，圓嘟嘟的一張臉，配上一雙令人畏閃的清逸目光，朱唇上閃着一絲淡逸的笑意，讓人永遠猜不透他心裡到底在想什麼？那份沉着幾乎令錐子心折，他大小案子接過不少，可就沒遇上這樣的俊逸人物。

錐子冷冷地道：

「你姓鐵？」

嗯！鐵無情淡淡地道：

「你不是在等我嗎？」

錐子站在那裡如一根石柱般，道：

「不錯，兄弟正是等你！」

鐵無情哈哈一笑道：

「我連想都不要想，你也是爲了那票黃金來的！」

搖搖頭，錐子道：

「這次你猜錯了。」

一怔，鐵無情道：

「不爲金子，你是爲什麼？」

錐子毫不置疑的道：

「殺你！」

鐵無情略略一震，此人倒也乾脆，錐子要殺他，不是爲了那批虛無的金子而來，倒出鐵無情的意外，他忽然覺得錐子可愛起來，因爲這個人雖要殺他，却還乾脆，直截了當的告訴自己，這也是英雄本色，一種快意而磊落的江湖客，鐵無情毫不爲意的道：

「我能知道原因嗎？」

搖搖頭，錐子道：

「我們這一行是不說原因的，不過我看你還是個人物，不妨告訴你，有人不願意你活着，因

為你活着也們就活的不樂，為了這個原因，你必須死！」

點點頭，鐵無情大笑道：

「好！能花大手筆請得起你這號人物的，江湖上怕找不出幾個來，我只要從這方面多想想，就不難想出點蛛絲馬跡！」

搖搖頭，錐子笑道：

「你甭想了，因為你沒機會想了，當你真的想通的時候，我的劍已割下你的頭顱，那時候我領我的賞金去喝我的老酒，抱我的女人……！」

8

此人果真是個爽快的人，殺個人在他來說只不過是舉手彈指間，根本沒將眼前的人放在眼裡，怪不得人說江湖皆狂生，錐子更狂，狂得令人噴血。

那知黑三在旁可答了話，嘿嘿地道：

「喝酒、抱女人，你抱的是荷花那隻破鞋！」

這話一從黑三嘴裡給抖出來，錐子的神情瞬間一變，他是個幹殺人買賣生意的，個人行踪除了他自己外，連他最信任的牟三劈都不知道，因為錐子是個最聰明的殺手，他知道殺人者，人橫殺之，他必須隨時隨地防備別人殺他，荷花是他尋求刺激的安樂窩，他自信沒人知道，當然，他的同行蝎子是唯一的例外，而今，自己跟荷花的事給黑三一語道了出來，那股子震憾得確使錐子全身泛起了一股子寒意，他的行踪居然落在獵物的眼裡，自己的計劃豈不全在人家的算計中。

錐子立刻長吸了口氣，道：

「荷花那婊子告訴你的？」

黑三不屑的道：

「你想幹什麼？我們早曉得了！」

錐子大顫道：

「你還知道什麼？」

黑三仰天大笑道：

「我還知道蝎子也來了。」

這眞如晴天霹靂般的震的錐子腦子嗡嗡直響，自己認爲最隱秘的行踪，想不到全盤落在人家眼裡，此刻他才感覺到眼前的敵手太頑強了，頑強的能摧毀他的一切佈局，錐子仰天一聲大笑道：

「好！你們通通都不能活了。」

牟三爺這時候突然了解他們的把子爲什麼會叫他發響箭了，錐子要硬的幹，直的來，原本還邀了同行的大檔頭蝎子，他的心頓時定了下來，錐子狠、蝎子毒，有這兩位當家的在，他不相信來人眞能過了關。

黑三嘿嘿地道：

「怕洩了底，抖出你們那檔子醜事？」

剎那間，錐子駭怕了，黑三不但掌握了他的行踪，連他和蝎子談話的秘密都聽見了，這話如

傳出江湖，往後，他們只怕無法再在這一行混了，不但混不下去，那四大財閥也不會饒了他們……

……。

雙目如劍，錐子狠厲的道：

「你會先死！」

話音一落，遠處已有人沙啞的道：

「他活不了的！」

一縷寒光已隨着話聲狂射而來，他不是射鐵無情而是射向黑三，黑三似乎已預料會有這個結局，一翻身，自馬上滑了下來，人已鑽進馬肚子下，只聽慘嘯一聲，那匹健碩的蒙古馬已倒在血泊中。

一柄彎彎的匕首斜插在馬脖子上，來人手法好快，而身手更快，隨着刀影，人已曳然而落，正是那個與錐子齊名的蝎子，毒蝎子。

錐子嘿嘿地道：

「咱倆會有這麼一天嗎？」

那是指栽在黑三手裡的談話秘密，場中似乎看不出一點怒意和不快，他只是冷態的瞄了鐵無情一眼，又道：

「兄弟！值得這樣生氣嗎？吃燒餅沒有不掉芝蔴粒的，馬有失蹄，人有失神，這只能說是咱們兄弟幹殺手這一行的一個小過程！」

錐子嘿嘿地道：

「說的是——」

蝎子冷冷地道：

「按照預定的方式行事，別毀了咱們的規矩。」

錐子嗯了一聲道：

「鐵朋友！」

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在這裡！」

錐子仰天長吸口氣，道：

「我錐子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我們的交易是要你項上那顆人頭，錐子雖是個滿手血腥的人，畢竟也是道上混世面的人，今天，我不想要我那群兄弟動手，咱們就來個單挑！」

搖搖頭，鐵無情笑道：

「你和蝎子一起上吧，如果一個一個的來，實在太浪費時光了，怎麼樣？我的提議可以接受嗎？」

這話夠狂也夠妄，錐子和蝎子在道上闖、在江湖跑，何曾遇過這麼狂妄的人，他倆都是雄霸一方的頂尖漢子，雖然幹的行業，在道上不怎麼好聽，畢竟還是個夠得上分量的人物，當着自家兄弟的面，人家却給了他倆極大的難看，挑明了，沒將他們兄弟放在眼裡。

蝎子大笑一聲道：

「好！有種。」

錐子呸地聲道：

「媽的！他把咱們看成吃屎長大的！」

牟三劈幾曾見過自己的大哥這樣生氣過，那張臉簡直是掛不住了，他是個烈性漢子，雖然這幾年跟了錐子幹過不少買賣，也學了不少機靈，可是，錐子在在他心目中是個神，是位不容屈辱的大阿哥，他看見大哥這般被人羞辱，這般讓人瞧不起，心裡那股子烈火已燒得他混身都透着氣，大刀在空中一閃，吼道：

「爺！我先上啦？」

牟三劈在刀上還眞下過幾天功夫，一柄刀在他手裡那眞如玩麪一樣，愛怎麼捏就怎麼捏，一揮之下，一柄刀已在半空中劃過一道大弧，刷地一聲硬往鐵無情劈去。

鐵無情不屑的道：

「這麼衝動的人也能幹殺手！」

屠一刀的刀更快，他也是玩刀的，刀對刀，那場面更慘烈，兩柄刀立刻碰在一塊，鐵無情連動都沒動一下，屠一刀已攔了過去。牟三劈的眼早紅了，他要在錐子面前露露臉，別讓人給看扁了，出手之狠，根本不顧自己生命，人在拚命，刀更凌厲，屠一刀還沒見過這樣不要命的人，若不是他刀法純熟，他還眞招架不住。

刀刀如閃，快的令人目眩。

突然屠一刀的刀往前一翻，牟三劈一個踉蹌的滑了一下，僅這眨眼間牟三劈的左臂已被屠一刀砍了一下，雖是刀背砍的，還是肉可見骨，牟三努在慘叫聲中，已哎呀的跌在地上。

此人凶性頑強，雖挨了一刀，猛爬起來，揮起那柄隨他十餘年的刀，在呼喊中，又向屠一刀衝殺過去。

「住手！」

錐子心中一痛，沉聲喝住牟三劈，人已上前扶住了老牟，臂口兩片肉裂開了，鮮紅的血肉分外奪目，牟三劈硬是挺着忍着，面上雖然抖下了顆顆豆大汗珠，他依然掛着那抹頑強悍狠的笑容，道：

「爺！我不怕挨，只怕不能替你出口氣。」

錐子目光望着遠遠的天邊，長吸口氣道：

「兄弟！你那份心我了解，老牟！咱們兄弟在道上混、在場上玩命，有那樁吃過虧，有那樁樑子找不回來，今日這一刀，我保證給你討回來。」

牟三劈很有信心的道：

「我相信！爺！」

錐子的目刃如劍，道：

「先殺鐵無情！」

字音在他舌尖上尙在打轉，一縷劍影已如幻化的餘光，那麼渺無踪影的朝着鐵無情直奔而去。

哈多顫聲道：

「少主！小心！」

鐵無情在長嘯聲中，人如撲起的兀鷹般的，沿着對方射來的劍刃，貼着他的刃沿滑過去，那超絕的身手令人嘆爲少見，而他的劍隨着翻轉的身影已吐了出來。

錐子厲聲道：

「好身手！」

他決不給鐵無情喘氣的機會，他知道能在他劍下逃過頭一招的人，決不是普通的高手，鐵無情不但閃過他的初次出擊，更能在那種情形下拔出了自己的劍，這份功力已非常人能及了。

一連七劍，劍劍都殺人的狠着，錐子狠、蝎子毒之名，也許就在他那浩瀚不絕的殺人招式上，這七劍一劍連着一劍，劍劍都是要害之處。

鐵無情連閃七劍，道：

「好劍法！」

他手裡的劍是劍中之劍，有王者之劍的美譽，冷凝流閃的劍光突然一盛，在冷艷中，突然一劍穿過錐子的劍幕，平胸點去。

蝎子一見大寒道：

「兄弟小心！」

蝎子毒，毒的不着痕跡，在喝聲中，人如穿在雲絮中的大鳥，挾着洶湧的劍光，一頭向鐵無情衝去。

屠一刀喝道：

「媽的，眞不要臉！」

黑三却將他扯住，低聲道：

「少主不會有事！」

屠一刀的手給黑三拉住了，誰也不知道黑三心裡在玩什麼把戲，只見三條人影如空際追逐的雁鷹般盤旋激鬥，冷芒一束束的閃過人們的眼裡，却無法分出三者誰是誰，因爲他們的身法太快了。

突然——

林子裡響起一道響箭，帶着呼烈的光嘯劃過空際，牟三劈雖然受了傷，迅快舉頭望望響箭一眼，道：

「發生什麼事？」

只聽林子裡有漢子吼道：

「三條路上全混進人來了。」

牟三劈全身一震，道：

「那條道上的？」

立刻有人答道：

「不明身份，逢人就殺——」

顯然，來人可沒將錐子的手下放在眼裡，也顯然這批身份不明的人物是衝着他們來的。

蝎子眼珠子一瞄，道：

「兄弟退——」

以他們這樣高絕身手的人，耳目較常人可靈敏的多，外圍一發生情況，自然瞞不過他們，錐子心底涼透了，和蝎子立刻閃身飛躍。

錐子恨聲道：

「朋友！你還請了幫手。」

鐵無情聞言大笑道：

「姓鐵的還不至於這麼丟人！」

蝎子訝異的道：

「那會是那條道上的？」

錐子的眼睛都紅了，他已看見遠處潛伏的兄弟已被一批黃袍漢子追殺的死了不少，這眞是從未有過的跟斜，本來是圍殺別人的，現在反被別人圍殺過來，剎那間，他想到了荷花，難道是這個娘們出賣了他，黑三能知道，難道別人不知道，荷花，那個能讓男人溶化的女人，難道是個出賣情報，到處留情的女人，他曾記得兩人耳鬢廝磨，娓娓細語，她是那麼有情有義，誰會想到。

錐子不敢再往下想，沉聲道：

「三甥！立刻發攻擊令，要弟兄們砍！」

牟三甥在吼聲中，已將把子的命令傳達出去，這個組合全樹立在錐子個人的威望上，錐子的一句話比幫會裡的龍頭大哥還要準，命令一下，這批同甘共死的兄弟已在喊吶中自林子裡衝出來，拚命的向來人砍伐。

但，自四週向圈裡包圍的那群人似早經過詳密的策劃，每一撥人都發揮了極大的功能，這些殺手善於集體作戰，剎那間，錐子的兄弟已躺下二十餘個。

蝎子厲聲道：

「兄弟！咱們突圍！」

哼！錐子狠聲道：

「我還沒栽過這麼慘，蝎子！咱們跟他們拚了。」

淡淡一笑，凝立在旁的鐵無情，道：

「錐子！你如果不想將全部弟兄送命，就聽我姓鐵的一句話，今天的對手可是運兵的高手，全按着陣法兵陣來對付你們，決不是你們這般子殺手能應付的，如果我是你，先將兄弟撤回來，弄清楚對方是誰再下手！」

一楞，錐子是個超級殺手，殺人他很在行，運兵佈陣那就非他所能了，雖然他和鐵無情站在敵對立場，可是人家言之有理，他當機立斷的道：

「好！聽你的！」

手一揮，那是他們這一行特有的手勢，刹那間，數十個弟兄在牟三磅的調度下已退向錐子這邊。

漸漸，雙方已接近了，黃袍在陽光下十分奪目耀眼，約有數百人之多，在三個跨着亘馬的中年人指揮下，已將這裡團團圍住。

屠一刀一震，道：

「耗子——」

跨在馬背上，一個目光如豆，留有兩撇鬍子的那個漢子，似乎沒料到屠一刀一眼便認出他來了，他是來自四川的唐門，江湖上稱他爲唐耗子，耗子卽老鼠之意，四川人稱老鼠爲耗子，唐耗子的意思，說他如老鼠樣的精明，那身毒技更是令人防不勝防，在川境，有人說寧遇老沙，不碰耗子，可見此人手段之狠，下手之毒，在同輩中無人能出其右。

耗子目珠轉了轉，嘿嘿地道：

「那位朋友！你認識我……？」

屠一刀呸地一聲道：

「一隻過街的老鼠，認識你不倒了八輩子血楣……！」

耗子狠聲道：

「我讓你那張嘴叫吧，今天，這裡的龜兒子誰也別想逃出去，我們唐門子弟聽說王者之尊重現江湖，嘿嘿！金面王曾大鬧唐門，這個屈辱雖隔了十數年。嘿嘿！唐門子弟始終認爲其恥大辱，今日就是來洗刷恥辱的！」

鐵無情雙眉略略一軒，冷冷地道：

「衝着我來的？」

錐子怒聲道：

「媽的，你們唐門卽然是冲着姓鐵的，爲什麽要幹我錐子的兄弟。耗子！咱們這個仇是結定了！」

耗子眼珠子一翻，哈哈大笑道：

「錐子！你也是名單上的掛名人物，有人不想要你再活下去，因爲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錐子心裡有數，那要他命的人甭說也知道是誰？四川唐門，可是江湖上的大門派，唐門的毒天下第一，眼珠子一轉。錐子狠聲道：

「來吧！看看今天誰要誰的命——」

耗子似是早已佈局好，他的人已自四角向這裡收縮，站在耗子身邊的是個清瘦老頭，此人一雙手放在背後，坐在馬上彷彿被捆起來一樣，可是誰也沒想到他負手背後，却用雙手在指揮四週那些黃袍漢子。

蝎子面上一寒，道：

「不好！他們縮小包圍了。」

牟三劈急聲道：

「爺！再不動手，咱們的人就被活活困死了。」

錐子咬咬牙道：

「殺——」

他手下那數十個兄弟立刻揮洒起手中兵刃，向接近的黃袍漢子們衝殺過去，那曉得人家調配的很嚴密，當他們衝過去的時候，對方如海浪般的遏阻住他們，而另一批緊隨而上，這一衝刺，眨眼間又損失了十幾個兄弟。

語音如冰渣子般，鐵無情道：

「錐子！你的人再不停下來，最後是人人送命！」

錐子畢竟是個聰明人，他也看出敵人用的正是滾蛇陣，阻力愈強，反彈力愈大，自己手下僅有數十人，以數十人之力與數百人相抗，硬碰硬砸，只怕傷亡更重。

錐子嘆了口氣，道：

「鐵兄弟！眼下咱們大夥生死與共，單打獨鬥錐子或可算上一個，像這種整體指揮，錐子就差一點了，我不願弟兄們就這樣全部送命，如果鐵兄能籌思出一條破解之法，兄弟將永生感激……

……」

鐵無情看了耗子一眼，沉思道：

「唐耗子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身邊那個老頭子，他一直在指揮這群人，咱們要破他們的陣法，必須先將他們的掌旗殺掉。錐子，你命令你的人嚴守住這裡，我先拿下那個老頭再說。」

雙方距離的有八、九丈遠，鐵無情在交待之後，突然一個掠身撲了出去，他那一躍直行七、八丈，人在空中，雙足一蹬又是兩丈多高，呼地向耗子和那瘦老頭當頭罩下。

耗子厲聲道：

「你敢——？」

此人果是唐門高手，人在馬上，身手還眞快速，一按馬鞍，整個人立刻射了起來，迎着鐵無情揮出一掌，掌勁渾厚有力，由下而上威力不減。

而鐵無情的右掌斜落，頓時兩掌交錯，耗子只覺壓力一沉，人已晃盪的落在地上，鐵無情却藉反震的掌力又陡地掠起，猛地撲向那個老人。

與那老人併立的虬髯漢子嘿地一聲，雙手交錯，兜個圓弧併掌推了出去，那股子暗勁出乎意料的強勁，居然將鐵無情封在丈外。

鐵無情一震道：

「好功夫！」

那瘦老頭立刻沉聲道：

「韋浩天，攔住他，我們發動攻勢……」

獨角龍韋浩天，這名字不陌生，江湖上可是個脚踩四海顫的大人物，怪不得耗子敢這麼囂張呢，除了那老頭會佈陣法外，還有獨角龍韋浩天為他賣命，加上他那幫子唐門兄弟，這陣容可強的很，在這樣的陣勢下，尋常幫會組合自然討不了好去。

獨角龍韋浩天嘿地一聲道：

「是！文老！」

布衣相文子儀，又是位令人頭痛的角色，此人武功高絕不說，尤擅設陣弄法，八卦、兩儀、四象，無不精通、交兵打仗，他只要略加指點，就能神速奮勇，各門各派對此人都很推崇。

獨角龍韋浩天的掌力如刀，連着三個進身，雙掌如奔雷般的發出了無數掌影，招招都是狠招。

布衣相文子儀面對着被困的那些人，面上忽然露出了一陣陰沉的笑意，他突然叫道：

「殺——」

那個殺字隨着他的手勢而傳達出來，唐門兄弟有三百之衆，霍地分成七、八個隊形，交叉重疊般的向這裡殺砍而來，威勢之大，令人寒顫——

蝎子吼道：

「拚吧！」

哈多忽然冷笑道：

「他們會佈陣，難道我們就不會，錐子，將你的人交我來指揮，我就不信布衣相那點道行能難住老夫！」

錐子幾曾見過這種仗陣，他只知道硬拼硬殺，似這種兵陣交鋒的打法還沒嚐過，一聽哈多自動幫忙。道：

「好！你看着辦吧！」

哈多果非尋常之輩，在這危急一髮的節骨眼上，立刻對着錐子的手下吼道：

「快！四個一組，三組為一隊，第一隊由牟三劈帶領、第二隊交給屠一刀統領、第三隊由黑三負責，將咱們這裡佈出七星北斗陣，交叉出擊，龍頭龍尾由蝎子和錐子策應，我做總指揮——

他手法高明，在最短的時間內，將這群本來就有訓練過的殺手組合起來，四人一組、三組為一隊，共計七個小隊八十餘人，刹那間，佈下了北斗七星陣，蝎子居首、錐子佔尾，只見陣容整齊，人人長劍在手，一縷縷刀劍光影泛射開來，股股殺氣沖塞空中——

哈多居中道：

「出擊退守俱按七步行進，每隊相隔不可遠離兩步，按北斗步法，七星運轉之法進退，遇敵立殺，不必顧忌。

話語間，敵人已自四處衝殺過來，哈多彷彿是名將軍似的在陣中指揮若定，他眼觀四方，耳聽八方，要屠一刀搶攻，要牟三劈率衆退守，要蝎子阻殺，要錐子支援，首批進攻的唐門兄弟立刻被這陣法給毀了三十餘個兄弟，而這一方却絲毫不損。

錐子嘆了口氣，道：

「想不到這樣也能殺敵！」

此刻四週人影晃動，殺聲不絕，地上塵土飛揚，一蓬沙霧將這裡全迷漫了，那七星北斗陣在濃霧下更具威力，彷彿有千軍萬馬般的威力，一時間，竟將唐門的攻勢阻遏住了。

布衣相文子儀是這方面的大行家，他一見對方陣裡那個毫不起眼的遭老頭哈多在倉促間，能擺出了北斗七星陣，正是破他四象陣的大剋星，心裡得確震駭極了，他這四象陣在唐門中可說是訓練了好幾日才能熟練運用，而哈多只不過是草草成軍，就能將陣法帶動的有聲有色，他不能不佩服哈多的本事。

布衣相文子儀怒聲道：

「那個糟老頭是誰？」

唐耗子嘿地一聲道：

「媽的！我給他們一把毒霧！」

他的手立刻套起了皮囊，他只要戴上皮手套，伸進鹿皮袋子裡，唐門七彩迷魂散立刻就能洒出去，只要人們沾上一點點，立刻就會化作一灘血，露出堆堆白骨，那種毒劇烈、殘酷，連唐門老祖宗都切切諄諄的交待過，非萬不得已，非至生死關頭，決不可輕易使用。

七彩迷魂散是不長眼睛的，憑這個毒霧雖能除去了眼前那夥人，可是自己人也要犧牲不少。

搜地一聲，一道耀眼的光華已自遠處降來，獨角龍韋浩天已聽見耗子要使殺手了，心裡一樂道：

「洒呀！耗子！幹掉他們！」

耗子的話不僅獨角龍韋浩天聽見，連正在飛撲的鐵無情也聽見了，他深深了解唐門毒器的厲害，那股子埋藏在心裡的怒火登時燃燒開來，冷劍隨手拔起。道：

「耗子！你找死！」

冷艷的劍光劃空而出，獨角龍韋天浩雙拳迸起，要想逼退鐵無情的冷劍，鐵無情的劍快的令人眩目，獨角龍韋浩天還沒看清楚，那柄劍已穿了他的心口裡，一蓬血雨洒起，獨角龍韋浩天慘厲的大叫道：

「你……！」

那龐大的身子如同半空摔下的肉餅般，砰地一聲倒在地上，雙目瞪的如吐出的鷄蛋一樣驚恐的死去。

耗子目眥欲裂吼道：

「姓鐵的！你………」

他的手已伸進鹿皮袋子裡，緊緊的握住了那七彩奪命散，抽手要洒出來，可是鐵無情的動作太快了，殺了獨角龍韋浩天的同時，那柄冷劍已如空中的水銀般嗖地射了過來。

白刃一轉，眨眼間砍在耗子那伸入袋子裡的手腕處，只見耗子一聲慘叫，齊腕而斷，那隻尚在袋子裡的血淋淋手掌便永遠包在袋子裡——

耗子慘叫道：

「我的手！」

他的手掌是完了，鹿皮袋裡除了那些致命的毒散之外，又多了一隻斷掌，這種結果絕非唐耗子事先所能料到的，唐耗子痛的彎了腰，抱着那隻斷肘在地上翻滾，七彩奪命散的袋口是開的，那奪命的彩煙立刻隨着唐耗子翻轉的身子而洒出來。

彩霧緩緩而起，看上去五顏六色。

布衣相文子儀睹狀大駭，顫聲道：

「毒散——」

他跟唐門的淵源很深，對唐門的毒技大多了解一點，七彩奪命散的威力他太了解了，睹狀之後，顧不得指揮那些唐門兄弟，飄身立刻閃去。

鐵無情恨透了這些人轉身揮劍追去，道：

「那裡逃。」

那柄寒利的冷劍，直如劃過空際的電光，已隨着他飄動的身影劃去，那出手的劍刃又快又準的劈在布衣相文子儀的雙腿上，眞快眞利，只見血光一濺，布衣相文子儀的兩條腿立刻和他的身子分了家，叭地落在塵泥中。

慘叫一聲，布衣相文子儀吼道：

「媽呀！我的腳——」

悲慘的一叫，耗子的身上已濺上了七彩奪命散，那化骨的疼痛，陡地如瘋狂樣的狂奔起來，嘴裡大叫着：

「水！水呀！」

他那奔跑的身子一下子拌在布衣相文子儀的身上，兩個人立刻滾在一塊，只見這兩個人拼命的撕裂着對方，一股黃烏烏的血水化了開來，如澆上硫酸一樣的，漸漸看見了白色的骨頭，兩種不同的慘叫聲在空中嚎叫，這種悲慘殘厲的場面，立刻震嘯住全場的人了，唐門那批兄弟一見自己的頭兒們都死的那麼淒慘，有那個還有鬥志，早已吓得四處溜閃，個個拔腿而逃。

屠一刀吼道：

「龜兒，別跑！」

此刻錐子那幫子兄弟的精神大振，他們剛才被唐門的弟子追殺，心裡那股嘔眞是難以形容，這一剎，他們轉敗爲勝，那股子凶狠之心，是不能熄滅的，個個鐵了心，壯了胆，揮舞着劍，一路追殺着——

鮮血洒濺在草木上，碎石間，陣陣的慘嚎隨風展傳，那臥倒的血人、斷裂的殘肢、無助的生

命，在這一刻，那淒慘的情狀，一幕幕的在人間呈露

蝎子苦澀的道：

「這眞是慘厲的一幕！」

錐子嘆口氣道：

「蝎子！咱們這一行幹不下去了！」

蝎子望着緩緩行來的鐵無情，道：

「眞想不到，咱們要追殺的鐵兄弟，今日居然救了咱們這一夥，兄弟！四大財神的案子你只有拒接了！」

錐子黯然的道：

「兄弟！你可知道唐門何以會追殺我們！」

點點頭，蝎子道：

「一定是四大財神施的滅口毒計，先買通你對姓鐵的下手，再請唐家的兄弟追殺你，這樣一路追殺下來，他們的身份才不會暴露，而你我只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錐子吼道：

「媽的！那四個王八蛋！」

蝎子沉思道：

「咱們毀了唐耗子，一定讓那些人很失望，我相信他們決不會這樣罷手，你、我還有鐵兄弟，全是他們今後追殺的對象！」

錐子冷冷地道：

「我也不會饒了他們！」

蝎子嘿嘿地道：

「但，畢竟咱們只是一群亡命之徒，沒有堅強的組合、沒有可依持的財力，只能憑個人的神勇、經驗、機智討生活，浩大的江湖，只憑這些是不夠的！」

錐子一呆道：

「那要怎麼辦？」

蝎子凝重的道：

「咱們跟着鐵大哥，此人的功夫你我都有目共睹，那超絕的智才更是非我倆所能比擬，也許，咱們幾個組合起來，在江湖上能創個局面！」

錐子苦澀的道：

「鐵兄弟會要我們嗎？」

他想起自己爲了五萬兩金子而恨不能一劍殺了鐵無情，心裡頓時有股難過湧進心頭，惶悚不安的瞄了鐵無情一眼，那知屠一刀大步走了過來，一手按在錐子的肩上，道：

「放心！鐵少主不是那麼絕情的人！」

鐵無情雙手一攤，道：

「諸位如果眞願意和鐵某人交朋友，在下願以心論心，誠心誠意的與各位兄弟論交，終生不渝！」

錐子激動的道：

「鐵大哥！我們是殺手！」

鐵無情哈哈大笑道：

「英雄不論出身低，大夥只要眞心交朋友，那怕是殺豬的、賣臭豆腐的，都是我的朋友，兄弟！咱們義氣爲先、道義爲遵！」

牟三鰟忽然大叫道：

「兄弟！咱們見過大哥！」

數十個錐子的兄弟隨着牟三鰟的大叫，轟地一聲全跪在地上，震耳欲聾的吼道：

「見過鐵盟主！」

這一着反而使鐵無情楞住了，他沒有想到這一戰會突然多了這麼多的生死兄弟，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處事方法，江湖上標榜的是個「義」氣，行事間，全憑着那股令人折服的磊落胸襟，他們只要服了你，終生都不會變。

哈多激動的道：

「少主！我沒有看錯你！」

鐵無情拱手道：

「各位兄弟請起來，大夥卽然那麼瞧得起在下，在下心裡十分感激，往後咱們都是一家人了，錐子、蝎子都是你們的頭頭，我們自今日起將以新面貌向江湖出發！」

全部的漢子都在歡呼，個個軒昂的挺起了胸膛，他們彷彿注入了新的生命，在他們臉上俱展現了笑顏。

突然牟三甹站出來，道：

「鐵老大，卽然大夥兄弟都奉你爲主，我們兄弟也就不客氣了，有話我們就直說，江湖上都知道血盟三十六友的當家是鐵老爺子，老爺子如今已死，但在他身後却留下了許多問題，有人說他是被自家兄弟毒殺的，也有人說那票黃金給人吞了，我們並不想要那批金子，可是老爺子的死總要弄個水落石出。」

鐵無情心中一片慘然，目子裡浮現出一絲淚影，他想起父親是死在自家兄弟手裡，心裡就如同錐子鑽心那樣痛苦，長嘆一聲道：

「我爹是死在自家兄弟手裡，那票人人欲得的金子也是被自己兄弟弄走了，而我却揹了黑鍋，江湖上都認爲我擁有那些金子！」

牟三甹恨聲道：

「兄弟失了道義，這種狠心狗肺的兄弟，呸！鐵老大，這是血債呀，咱們要向這些人討回來！」

暗暗一嘆，鐵無情苦澀的道：

「說起來丟人，兄弟殺兄弟，傳在同道耳中畢竟不是件體面的事，家父的仇當然要報，我只是在等待機會，要知道我爹的仇人都是我的父執輩，行起事來總有點顧忌！」

錐子沉思道：

「鐵老大，你那幾個父執輩我是見過，雖然他們都不說出自己的身份，可是江湖上突然出現了這麼四個大財神，至少不會平空冒出來的，況且他們花那麼高的代價，就是要取你性命！」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我相信還有另外的人牽涉在裡面，因爲我爹在血盟兄弟中有如神樣的被尊重，兄弟中敢動

他主意的人畢竟不多，至於東王、南富、西財、北冠，雖然他們將自己的身份掩藏的很好，畢竟還是露了相，他們這四個傻蛋，江湖上平空多了四大財主，別人會不懷疑他們的身份嗎？至於這次請你當殺手，而不假手於人，可見他們對我的顧忌很深，務必要將我除去！」

錐子嘿嘿地道：

「鐵老大！江湖上的消息我和蝎子都最靈通，據我了解「六六順」大賭坊跟這四個人都有很厚的關係，這四大財主的消息全在這家賭坊裡交換，我們何妨前去瞧瞧！」

屠一刀聞聲大笑道：

「好呀！砸場子我最行，少主看我的！」

他彷彿遇上一件十分興奮的事情，居然手舞足蹈起來，要知屠一刀是個最喜歡熱鬧的人，一聽有熱鬧可瞧，眞是高興的連覺都睡不着，恨不得立刻過去鬧上一場。

9

點點寒瑟的星光在穹空裡眨着閃閃的亮光，空中刮着冷寒的風梢子，小羊鎭的大街上店戶尚在開啓着，這是個熱鬧的市集，酒樓茶肆，當舖商店林立，各路過客大多都在這裡打尖歇脚，因爲這裡有最豪華的賭場，還有最能栓住男人心的怡紅院，酒色俱全，再加上賭場，使小羊鎭的名聲很快的傳了開來，巨商富豪均將這裡視爲樂園。

論賭場數「六六順」最大最有場面，進出這裡決非普通販夫走卒，個個都是有兩把刷子，「六六順」大字招牌在風裡飄揚，門前有專門傳喚使候的漢子，專門負責接引賭客送上賭桌，場子裡，淸一色的紅衣少女，守在各桌前，爲客人端酒送毛把子，抽煙打火，全是她們的職責，在這裡可從天黑賭到天亮，決沒有人會趕你，因爲這場子的大爺是鄧雄，鄧雄在道上可不是陌生人，凡南來北往的道上兄弟，經過這裡無不進來拜望一下鄧老爺子，以示尊敬。

鄧雄手下最得力的助手就是以賭聞名的海大娘，這娘們雖是個女人，那一手賭技神化的令人嘆爲觀止，任何骰子只要落在她的掌心裡，她要撒出任何點子都可隨心所欲，在這一門上，她是這裡的掌鍋，更絕的，凡有心來賭的，自信有兩把刷子的道上朋友，無不以會會海大娘爲榮，因

為海大娘賭技高，人更漂亮，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能讓男人迷倒，但，她不詐不假，全憑眞功夫，會過她的人雖然輸了，還是心服口服的絕無半點怨尤，在她的賭檔上，幾乎是坐無虛席，有的是純賭的，有的是望眼的，暗地裡在瞻仰海大娘的風采，看看都覺得過癮。

能進「六六順」賭場的朋友大多是體面的兄弟，個個人模人樣，在這裡，不怕有人砸場子，更不怕要賴，因為鄧雄的老面子，黑白兩道總得顧着點。

醒目的長地毯直舖進大廳中，一張玉牙般的大方桌放在廳當中，這一檔正是海大娘掌鍋，她臉上永遠掛着那種慣有的慈祥笑容，給人一種信賴的感覺，彷彿她決對公正，老叟無欺，再加上她那秀麗的臉蛋，明媚的眸子，在這一桌的賭客個個為她風采所迷。

她根本不要賭，只要往旁邊那麼一站，就已夠迷人的，雖然人人稱她是海大娘，其實她不過是二十幾許的人，至今猶處閨中，多少江湖豪客、富商巨賈，全在她身上兜圈子，而她，玩賭不玩人，絕不和這些人調笑週旋，只急的這些人心裡乾着急。

場子裡，有許多她認識的熟面孔，也有幾位她未曾見過的，尤是那位全身白袍的玉面青年人，站在賭桌前倒有一股神威，而依在這名白袍青年身旁的兩個中年漢子，更令海大娘心裡震驚，因為這兩個人始終那麼冷漠的望着她，她見過的人不少，就沒遇上這樣沉冷的客人，她的手在碗裡運轉，眸光却在桌子上堆起的銀子上面打轉，嘴裡却道：

「下，下，骰子離手，有變沒有？」

幾個漢子唯恐失了這莊的機會，紛紛忙乎乎的下注，海大娘的眸子在枱面上溜溜一轉，刷地一聲，骰子已進了碗裡，三顆骰子在碗裡滴溜溜的直轉，轉了許久，突然一停，六點大豹子，通殺，圍在桌前的漢子俱啊了一聲，全傻在那兒，海大娘手法熟練極了，立刻命人將桌上的銀子收了。

那知人叢中突然伸進個頭來，向桌上那些銀子瞄了一眼，大手一伸，道：

「慢點！」

海大娘一楞，道：

「這位爺——」

那位漢子嘿嘿一笑道：

「骰子莊，輪流做，我老屠看了心癢，妳——海大娘這一莊先別收，由我老屠跟妳賭一把，這些銀子算妳海大娘下的，我做莊，妳來下，贏了，我加倍奉還。輸了，嘿嘿，這裡可全是我老屠的！」

海大娘在道上幹了這麼久，還沒碰上這樣霸王硬上弓的人物，她場面見多了，硬碰硬的場合總有那麼一兩回，嘴角上淡淡的牽出一絲微笑，道：

「朋友！玩賭，多大？我都奉陪，不過這是現對現，你朋友有……？」

老屠大嘴一咧，道：

「那容易！」

只見他從地上拿出一個麻袋，隨手往那麻袋裡一摸，手裡已多了個金元寶，明亮澄黃，沉甸甸的，往桌上一放，裂嘴笑道：

「海大娘！這夠吧？」

全部場子裡的人俱瞪大了眼睛，啊地一聲，他們雖然都是在外面混世面的，但，頭一回看見有人提了一麻袋金元寶上賭桌的，僅桌上那一錠金元寶，已夠一般人勞碌一輩子的，他們全楞楞的望着這個陌生客。

海大娘神色一變，道：

「好！」

老屠一聽海大娘應了話兒，伸手往碗裡一抓，斗地摔了出去，全部的人都緊張的憋了氣，而老屠却連看都不看一眼，那骰子真怪，轉了又轉，最後在碗裡互相一碰，三顆骰子陡地定住，全是六點朝上，老屠在大夥的驚異聲中，伸手將那些銀子往地上的麻袋裡一撈，全進了袋子裡。海大娘真沉的住氣，面上神色依然，道：

「爺！你請下注，換我當莊了！」

老屠嘿嘿一笑道：

「好！」

伸手麻袋之中，拿了約有一兩的碎銀子，在手裡掂了掂重量，嘿嘿地道：

「就一兩吧！」

全場都被他的舉動給弄楞了，剛才那一注他至少也贏了七、八百兩，換他下注，他只賭一兩，海大娘的臉變了，長吸口氣，道：

「我的爺！你不是來攪局吧？」

老屠哼地一聲道：

「妳這是什麼話？大賭小玩由人賭，場子上也沒規定至少多少？最多多少？老子玩大玩小由不得妳來決定！」

海大娘冷冷地道：

「這種賭法倒像是出老千！」

老屠把眼一瞪，吼道：

「媽的！妳這娘們，居然敢說我老屠出老千，呸！老子玩這個也不是玩假的，「六六順」場

子玩不起別玩，省得丟人現眼！」

說完話將那隻粗麻袋往肩上一揹，轉身就要走。

他這一嚷嚷，全場子都靜下來了，海大娘是個歷經大風大浪的人，一瞧老屠這副潑辣像，頓知今天有人砸場子了，『六六順』賭場開張迄今，憑着鄧雄的老面子，江湖上敢在這裡鬧事的還不多，而這位姓屠的故意尋事，這事就顯的不尋常了！

她淡淡一笑道：

「朋友這麼就走了？」

老屠一回頭，道：

「怎麼？大娘還想留下我？」

海大娘嘿嘿地道：

「朋友如果就這樣一走了之，小女子很難向我們當家鄧老爺子交待，你至少……」

話語間，已有兩個雄壯的漢子向老屠身邊靠去，老屠斜瞄了人堆裡的錐子和蝎子一眼，眨了眨眼，那意思是告訴他們有熱鬧可看了，鐵無情始終穩的住，面上掛着一絲很耐人尋味的笑意，蝎子很內行的道：

「鐵老大！他們要給老屠教訓了！」

嗯，鐵無情淡淡地道：

「漏子桶的愈大愈好，最好鄧雄能立刻出面！」

那兩個雄猛的漢子將老屠一夾，兩個人的手已暗暗的搭在老屠的背後，只聽左邊那個漢子嘿嘿地道：

「朋友！咱們到內間談談！」

老屠哇地一聲道：

「怎麼？『六六順』還有撐腰的？朋友！別跟我姓屠的玩這一套，有什麼話，咱們就在這裡說！」

先前的漢子冷澀的道：

「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老屠面上一冷，道：

「你還想玩玩！」

這兩個漢子都是場子上的老鼠，平日在鄧雄的威名下，場子上還沒出過漏子，今日老屠不識相，硬要砸場子，他倆只覺這是唯一表現的機會，雖然場子上最忌這種事，但，如果不給這老屠教訓，往後『六六順』賭場在道上也就甭混了，兩個人互相瞄了一眼，雙雙向老屠掀去，顯然他

們要將老屠給掀到後面，再修理一頓。

可惜，這兩個混混看錯了人，走了眼，老屠是何等人物，豈會任他們這種三脚猫的功夫得逞，暗中一運勁，那兩個漢子頓時被震的往外仰去。

老屠冷冷大笑道：

「朋友！站好！別摔跤了！」

海大娘神情一變道：

「原來是個會家子！」

她自認功夫很好，尋常人根本不需要她親自出手，此刻，她一看場子裡的任老八、齊老九都不是人家的對手，頓知自己不出手是不行了，否則，便無法壓住陣脚，如果『六六順』眞給人砸了，往後場子就非收不可了！

她身子如一縷噴出的輕煙，嗖地一聲自桌後躍了過來，那隻纖纖的玉手已奇快的探了出去，遙空點向老屠的鳳椎穴上，這一招還眞狠，一下子就要老屠躺下，那知老屠身子一仰，揮手一掌拍在海娘子的臉上，道：

「好毒的女人！」

那一掌還眞脆，拍地一聲，已將海大娘給摑倒在地上，海大娘那種嬌滴滴，吹彈可破的一張臉，突然烙上五根手指印，頓時腫得老高。此刻，她才驚覺到眼前這個不起眼的漢子決不是普通之人，以她那麼快速的身子，居然經不起人家一掌，那對方倒底是何方神聖。

這種公然的掌摑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件莫大的恥辱，她怒火如火上澆油，理智早被怒火燒昏了，一躍起來，整個人如射出的箭弦般射了過去。

陡地一聲大喝，道：

「住手！」

她那射出的身子猶在半空，耳際已被這聲斷喝震的嗡嗡直響，她迅快的一刹身子，凝立在地上。道：

「梅總管！」

梅老總早已穩健的挺立在那裡，他有一副硬朗的身子骨，鐵餅似的一張臉，『六六順』賭坊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須他過問指使，在『六六順』裡就如二老板似的那麼有權威，上上下下，對這位梅總管都得敬畏三分，就算海大娘是這裡的掌鍋，她還是對這位老總忍讓三分。

梅老總出了面，海大娘終於長吐了口氣，在她的印象裡，梅總管沒有擺不平的事情，任何事情到了他手裡，總有個解決的辦法，尤其道上的事，梅總管對各門各派各幫各會，全部扯得上那麼一點關係，人頭上，很罩得住，那一路的英雄漢子多多少少都會賣個面子。

梅總管嘿嘿一笑道：

「屠先生請息怒，場子裡的兄弟不長眼，有所得罪，尚請看在我們鄧當家的薄面上！」

老屠一瞪眼，道：

「鄧雄是個什麼東西？要我看他的那張厚皮！」

這是存心給鄧雄面子上不好看，梅總管神情一變，他是個很冷靜的漢子，在這種情況下，他立刻向手下，道：

「清場！」

那是很明白的表示，今天『六六順』不作買賣了，場子裡那群跑腿的立刻將賭客們請出去，那些賭客雖然不願意失去這種熱鬧場面，無奈『六六順』的爺們都是沾不得的道上兄弟，於是，識趣點的都自動離開了。

還剩下幾個不願走的，全站在那兒不動，梅總管這才有機會向四週瞄了瞄，他這一看心弦劇烈的一震，因為蝎子和錐子他很熟悉，雖沒交情，但對這兩個大殺手的事蹟可知道的太多了。

他呵呵地道：

「眞想不到『六六順』今日來了這麼多貴客！」

蝎子和錐子恍如未聞，只是不屑的冷笑着。

屠一刀呸地一聲道：

「姓梅的！今天你把我老屠留在這裡，告訴你，請神容易，送神難，我老屠別的本事沒有，殺個人可容易的很！」

梅總管嘿嘿地道：

「姓屠的！別人不認識你，我可曉得你是誰？十大惡人之一屠一刀，天下不知道的有幾個，不過，進了『六六順』嘿嘿！要想活着走出這裡，那可不容易！」

隨着他的話聲，『六六順』的殺手已自四處湧了過來，『六六順』能在江湖上打出相當的知名度，自然決非泛泛之輩，手底下還眞有幾位不可忽視的人物，眼前就有兩位很讓人頭痛的人物，一位是站在梅總管身後的童叩門，另一位便是羽陽老怪，這兩位人物可都是狠角色，都是一方的梟霸，他們一出現，連屠一刀都倒吸了口冷氣。

童叩門哼地一聲道：

「我當是那一位人物呢，有那麼大的胆子敢在這裡胡鬧，原來是你這殺人魔王，老屠！看在我姓童的面子，放下那袋銀子，立刻滾——」

屠一刀大嘴一裂，道：

「媽的！老童！你把我姓屠的看扁了，憑你老童那點能耐就想唬住你爺爺，呸！老童！你看

錯人了！」

童叩門怒聲道：

「媽的！給你臉你不要臉！」

一柄劍已如寒星般的穿了過來，此人劍法當眞別樹一格，在閃爍間已到了屠一刀的面前，屠一刀的刀更快，嗆地一聲已將對方的劍架開，道：

「有種咱們一對一！」

那知羽陽老怪呸地一聲道：

「去你的，今日不砸碎了你這婊子養的就不算人養的！」

蝎子在旁邊冷冷地道：

「怎麽？還想以多勝少？」

羽陽老怪一瞪眼，道：

「喲！這兒還有人抱不平！」

當他目光和蝎子那陰冷的目光一觸的刹那，他的心猛地一沉，他眞沒想到名列江湖的大殺手蝎子和錐子都在場，而且是衝着自已來的，他咬咬牙，道：

「蝎子！咱們河水不犯井水！」

蝎子冷冷地道：

「你已犯着我了！」

一怔，羽陽老怪道：

「這是那兒的話，我老怪可跟你這一行扯不上邊，如果有什麽誤會，嘿嘿！我老怪在這裡願意賠不是，可是，今日我們『六六順』賭場的事，希望你別插手，否則惹上事非，嘿嘿，那可是永無止盡的事！」

面上殺機一湧，蝎子道：

「你想幹我朋友，我就饒不了你！」

他眞是個超級殺手，嘴裡的話才如冰渣子落地，手裡的劍已向羽陽老怪的當胸穿去，羽陽老怪的身形立刻向左邊一移，誰知錐子已從旁邊推出了一掌，羽陽老怪全神都貫注在蝎子身上，那想到他身後的錐子更是厲害角色，當他方警覺身後帶風的刹那，那一掌已擊在他的肋骨間，呀地一聲，他已連吐兩口鮮血。

羽陽老怪顫聲道：

「你！」

錐子冷冷地道：

「我就是錐子，你聽過吧？」

錐子之名如雷貫耳，錐子和蝎子連手，江湖上有誰能敵，兩人都是殺手，殺手的手段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裡殺死對方，他們出手決不會顧忌出手的方式，更不再乎別人怎麼看他們，這就是殺手的本性。

梅總管厲叱道：

「媽的！你們太囂張了！」

手一揮，二十幾個漢子已揮劍衝了過來。

屠一刀呸地道：

「殺！看我老屠的刀！」

刀光在顫閃中洒出，立刻有兩個漢子應聲而倒，蝎子和錐子更不待慢，雙雙躍出去，已幹倒七、八個——

驀然間，有人叫道：

「通通住手！」

隨着這聲大叫，『六六順』裡的兄弟全都自動退下，只聽有人叫道：

「老爺子來了！」

鄧雄，『六六順』的當家的，一個在『六六順』當家主事的大檔頭，一臉兜腮鬍子，兩隻黑白分明的眼睛顯的炯炯有神，果然是位相當威儀的人。

海大娘立刻道：

「老爺子！有人攪局！」

點點頭，鄧雄淡淡地道：

「我知道，有兄弟來說過了！」

他瞄了場子一眼，嘿嘿地道：

「眞想不到『六六順』有那麼大的面，連鐵大當家的都來了，鐵朋友，今日的事不會是無緣無故，我今日要請鐵朋友給我姓鄧的一個交待——」

此人對武林中的訊息相當靈通，最近江湖中發生的任何事情巨細無遺的全都能通盤了解，雖然他只不過是個賭場的老板，但，能在這種環境撐場面的，黑白兩道可要全罩得住。

鐵無情見鄧雄果然是個人物，人一踏進場子，就將問題核心找出來，可見此人果非普通江湖人物，怪不得他有能耐創出偌大的局面呢。鐵無情冷冷地道：

「鄧老板！兄弟不過是來看看，想不到貴手下如此待客，准輸不准贏，江湖上有這一條規定嗎？」

鄧雄神情一變，道：

「有這種事，這全是我那些不開眼的手下得罪閣下，我鄧雄在這裡陪禮，嘿嘿，即然鐵兄是衝着我鄧雄來的，嘿嘿，鄧雄倒要請教，我可得罪了閣下？」

鐵無情冷冷地道：

「鄧朋友！這場子是你開的嗎？」

鄧雄神情一驚，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

鐵無情不屑的道：

「我要見你們幕後的老板！」

梅總管怒叱道：

「媽的！老爺子！別跟他們嚕嗦了！他們顯然是存心跟咱們『六六順』過不去，即是過不去，沒別的，咱們就毀了他們……」

眼下場子裡倒了好幾個他們的兄弟，全是血淋淋的，傷的少，死的多，這是活生生的血仇血恨，『六六順』兄弟不是省油的燈，給這幾個人砸了場子，激起了所有的人怒憤。

鄧雄沉穩的吸了口氣，道：

「鐵朋友！你這是找死，我老鄧本來不想牽涉到你們的事非，可是你們却自己闖進來了，在我的地盤裡，由不得你們囂張。今日，我要你們通通躺在這裡！」

話聲一落，嗖嗖地冷劍已自四邊揚起，羽陽老怪早已被人扶下，童叩門眼見自己多年的同伴道友給錐子傷成那個樣子，心裡那股憤恨簡直難以遏阻，洒出一道劍影，朝着錐子衝去。

他劍式詭異，破口大罵道：

「錐子！你會偷襲，我要你好看。」

錐子那雙眼珠朝外一翻，冷厲的劍刄如水樣的潑洒出來，兩個人都是用劍的高手，殺將起來，只見人影翻飛，冷芒四射，站在旁邊的黑衣漢子更是將這裡團團圍住，一有機會抽冷子給錐子一劍。

蝎子却悶不吭聲的連着刺倒六個黑衣漢子，鄧雄下達追殺令的剎那，蝎子已搶先出手，這正是他們這一行的不變定律，任何情況下都要搶先動手，決不讓敵人有先動手的機會，歷經多年的經驗，證明這一招果然效用很好。

梅總管立刻指揮着四週的漢子，道：

「殺！別給這群龜兒子跑掉一個！」

海大娘飛身撲向老屠，道：

「老梅！這個婊子養的最壞——」

屠一刀仰天哈哈大笑道：

「騷娘們！你是欠揍！」

屠一刀可不是省油的燈，那隻殺人的刀在他手裡眞是又快又利，他閃移躍騰，刀刀不空，只見血影四濺，慘嚎不已，海大娘擧劍斜刺，心裡却直在哆嗦，頓時被他那股威勢給吓住了。

剎那間，『六六順』變成了屠宰場，憑『六六順』的兄弟居然栽的令人可嘆，二十幾條漢子全躺下了。

唯有鄧雄威力不減，面對鐵無情，他無退縮之意。但，鐵無情似乎想在鄧雄身上尋覓出一點什麼？並不急欲下手，鄧雄憑其渾厚的功力，在人家手裡，有若小孩玩車子，轉不動了。

突然鐵無情冷澀的道：

「鄧雄！我要見你們眞正當家的！」

鄧雄呸地一聲道：

「你做夢！」

鐵無情目中殺機一湧，陡然寒厲無比，身子如空中的冷風搶了過來，劍光迅快的一閃，鄧雄在慘叫聲中，一條手臂齊肘而斷，那血淋淋的慘狀，使鄧雄全身泛起了顫抖，他雖然想硬撐下去

，但，鐵無情的冷劍又穿進了他的大腿上，一個血洞隨着拔出的劍刃而湧出來。

冷澀而厲酷，鐵無情道：

「說！」

鄧雄再也受不了這種痛苦，顫聲道：

「在阮二嫂那裡！」

京都名妓阮二嫂，那可是天下最絕色的女人，此女風騷京都近五年，刮了多少王孫公子、豪商富賈的大小銀子錢，想不到居然給鄧雄的主給挖來這裡，海大娘淒厲的吼道：

「老鄧！你洩了主的底……」

屠一刀飛快的劈出一刀，道：

「臭女人！妳想跑？」

海大娘的背上已挨了一刀，步履踉蹌中往前栽去，那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全身抹在一片血漬中，梅總管眼看着『六六順』已毀在這幾個煞星的手裡。吼道：

「散！兄弟！」

場裡的兄弟幾乎全躺下了，連童叩門都躺在地上了，蝎子和錐子俱冷漠的監督整個場子，沒受傷的漢子幾曾碰過這麼淒涼的場面，根本不等梅總管的話音一了，人已偷偷的溜了。

鄧雄面色蒼白，顫聲道：

「姓鐵的！這筆血仇，我們當家的會報！」

點點頭，鐵無情冷冷地道：

「我們會找他，我們相信憑着他的財勢，這裡發生的事情他只怕早知道了！」

說着已和錐子、蝎子、屠一刀昂首跨步而去。

× × × × ×

血的教訓最能轟動武林、震驚江湖，血洗「六六順」這是江湖形容這件事的始末，主事者，鐵無情、殺手錐子和蝎子，又加上一個屠一刀，這幾個人組合在一起，江湖上就給這一組合稱作「鐵鷹」又稱他們鐵鷹殺手。

血盟鐵夢秋之子鐵無情已展開殺害他父親的復仇行動，這又是江湖上的傳說之一。於是，跟鐵夢秋之死有關的道上兄弟，人人自危的各自召兵買馬，欲與鐵無情作殊死鬥，這股暗潮在慢慢擴大中……。

杏花植滿了林園，那幽幽的飄香聞之欲醉，曦陽緩緩的透出了初艷，斜斜投落在雕欄畫棟上，那是阮二嫂的深閨—紅園、假山流水、小橋飛瀑，還有二隻畫眉鳥，在片片叢叢花樹下，使這裡有如人間仙境似的，阮二嫂——那位粉靨紅唇、粉白如脂的美人，此刻正在緩緩的梳着她那頭

美麗又烏黑的秀髮，兩個丫環小心的替她梳理着，柔輭細長又黑亮的髮絲，有若黑金般的發亮，她那一雙黑是黑，白是白的眸珠子，顯得精神而明亮，頭上插上一枝大紅花，使這女人愈加的嫵媚，在鏡子裡，她很滿意自己這份裝束，照了又照，然後轉頭，道：

「小眉！妳看我漂亮不漂亮？」

小眉眼睛睜的老大，道：

「漂亮！當然漂亮！別說男人看了妳都喜歡，連我們女人看了都心動，我小眉都有些心猿意馬了！」

阮二嫂格格地道：

「丫頭！妳那張破嘴眞像蜜一樣！」

話語伴着笑聲剛剛在這裡消逝，屋外已傳來一聲粗壯的話聲，道：

「屬下老莊求見！」

阮二嫂眸子裡那股艷光突然一斂，立刻變的酷冷而令人寒悸，她向小眉點點頭，冷聲道：

「讓他進來！」

小眉嗯了一聲，一會兒領了一個粗布黑衣的漢子走了進來，這位老莊連正眼也不敢瞧阮二嫂一眼，恭謹站在那裡。

阮二嫂冷冷地道：

「你去辦的事怎麽樣了？」

老莊恭聲道：

「『六六順』確已被砸，姓鐵的決心要將東王揪出來，屬下探得情報，火速回來報告我主！」

阮二嫂哼聲道：

「憑鐵無情和那幾個殺手就想來我這裡撒野。哼，他們也太不自量力了，老莊，調集人手，中途攔截他們，我可不希望這些人進我的園子！」

老莊恭聲道：

「這請夫人放心，東主已派出金輪法王，率領座下十大弟子已連夜趕來這裡，務必不讓夫人受到驚擾。」

阮二嫂嗯了一聲道：

「算那個老東西還有點良心，金輪法王來自西域，傳說此人武功高絕，法力無邊，手下弟子個個都有一身精湛的功夫，老鬼有能力請到這號人物，可能又是花了不少心血！」

老莊得意的道：

「東主請了金輪法王並不希罕，還有一位令夫人更想不到的人物，已來到咱們這裡，目前正由東主陪着！」

阮二嫂似乎十分感興趣，道：

「什麽人？」

老莊神采飛揚，道：

「西門飄雪！」

阮二嫂神情突然一變，心弦如被重錘敲擊一樣，震得她嬌軀直顫，西門飄雪那個江湖浪蕩子，一生都在向死神挑戰的人，永遠在玩亡命遊戲，這個能讓女人傾心，也能讓女人傷心的男人，對阮二嫂來說，那刻骨銘心的印象太深刻了，她沉默了半響，道：

「他來了！他終於來了！」

老莊一呆，道：

「夫人和西門飄雪是朋友？」

阮二嫂一震，道：

「出去！出去！」

老莊如丈二和尚，不知道夫人何以會突然發這麽大的脾氣，連聲稱是，恭身疾快的退出這間

閨房。

而阮二嫂却如全身鬆輭的躺在那張椅子上，雙眸如痴般的怔怔望着遠處，腦子裡一片紊亂，思潮起伏………。

10

當阮二嫂意識尚在縈繞，迷亂恍忽之間，東王雪飛狐已悄悄的站在她身旁，那紅潤潤的臉上飛閃着一股愛憐又得意之色，在雪飛狐身旁，一個滿身白衣的玉面漢子雙手負在背後，正以一種奇特的目光凝注着這個艷名滿天下的女人，他——就是面冷心酷的冷面殺手西門飄雪。

雪飛狐眼梢子那麼一瞄，嘿嘿地道：

「我的女人，你怎麼在那裡發楞，還不快過來見過西門大俠，妳是巾幗女英，他是人中之龍，一個是艷麗照人，一個是劍道聞人，你們見見！」

阮二嫂立刻自失神中清醒了過來，她畢竟是個歷盡滄桑的女人，什麼難應付的場面沒見過，僅這一刹那，立刻轉顏一笑，那一笑，當眞是傾國傾城，彷彿一朵鮮艷的花朵在晨露裡，蒼然地開了，雪飛狐雖然佔有了這個女人，可是却也沒有看過她這種幽遠而令人陶醉的一笑，頓時望着她那一抹笑意，呆在那裡。

西門飄雪依然冷酷寒凝的站在那裡，眼珠子其冷如劍，誰也不知道他此刻心裡想些什麼？

阮二嫂深深一揖，道：

「見過西門大俠！」

西門飄雪淡淡地道：

「不敢！不敢！」

雪飛狐立刻拍掌，道：

「備菜，我要和西門兄好好的喝一杯！」

搖搖頭，西門飄雪冷冷地道：

「我西門飄雪在行動前是不沾酒的，雪兄！你還是先關照金輪法王吧，那個人是離了酒什麼事也辦不成！」

嗯！雪飛狐點點頭，道：

「夫人！妳先招呼一下西門大俠，我去安頓金輪法王，這些人都是番民，頭一次來中原，脾氣可古怪的很，我還得侍候着他們呢！」

匆匆說完，轉身而去。

阮二嫂望着他的背影，格格地道：

「這個人就是這麼識相，該迴避的時候，立刻找藉口迴避。飄雪！兩、三年沒見面了，你還是老樣子？」

西門飄雪雙目寒光如電，道：

「妳已成了雪夫人了！」

阮二嫂呸地一聲道：

「那老東西買了我的人，買不了我的心，飄雪，現在是咱們行動的時候了，你只要肯續前緣，我保證雪飛狐所有的家當全落進咱們手裡！」

西門飄雪眼裡神光一閃，道：

「妳眞有那麼大的苗頭？」

哼，阮二嫂哼地一聲道：

「這不是咱們先設計好的麼？如果不是貪雪飛狐偌大的財勢，我又何必跟他糾纏，現在所有計劃都快完成了，只要解決了鐵無情，雪飛狐一定不會防我們，暗中解決他，我就成了當然的繼承人，所有家產……」

西門飄雪點點頭道：

「只有姓雪的死了，妳就是這兒的主人！」

阮二嫂一怔道：

「對呀！」

西門飄雪移身道：

「我現在就殺了他，豈不是更乾脆！」

阮二嫂搖搖頭道：

「千萬不可，你殺了雪飛狐，咱倆如果再在一起，就難杜江湖上悠悠之口，如果姓鐵的替咱們除了他，哈哈，我成了寡婦，跟你在一起，別人也沒話說！」

西門飄雪哈哈大笑道：

「妳果然是個厲害的女人，怪不得人家說最毒婦人心呢，聽了妳的計劃，連我西門飄雪都害怕了！」

阮二嫂面靨上一紅，嬌嗔的道：

「死鬼！你難道不知道我人是你的！」

說着整個人已貼在西門飄雪的身上，那兩個丫環都是她一手帶大的，在風塵裡，兩個丫環都看習慣了，此刻一見兩個人親蜜，雙雙將頭偏過去。

× × × × ×

風在怒吼着，大塊的雲絮堆集在穹空，眼看要下大雨了，沿着那條紫霞河，一望過去，全是密密斜垂的柳枝，青青的柳葉直垂落，所有枝椏全部浸在水裡，河對岸已可看見閃晃的人影，紅艷的袍

影不時在柳林裡閃動，頭一撥人已到達河邊，錐子的頭自草叢探出來，已將對岸柳林子裡的動靜看的一清二楚，那些紅袍漢子果然是他們事先探聽的金輪法王十大弟子。

錐子手下有二十餘人，全是跟隨他多年的殺手，他們個個經驗豐富，伏在草叢裡只看不吭聲，默察這河岸兩邊的形勢，默記着每個可隱蔽和躲藏的地方。

錐子低聲道：

「在這裡等我號令，我報告鐵當家的——」

那群漢子點了點頭，錐子悄悄的退回沙坵後，此刻鐵無情已緩緩而來，黑三和哈多緊緊跟在他的身後，蝎子率領的那批人也都隱藏起來。

蝎子一移身已向這裡會合，他們已將這附近可能渡河的路綫全看好了，只等鐵無情一聲令下，他們就要衝過對岸，與雪飛狐那批人拼個死活。

鐵無情雙目一寒，道：

「兄弟們全準備好了？」

錐子點頭道：

「我們第一綫兄弟只等大當家的命令一下，立刻展開行動，對岸的人數不少，除了金輪法王和他的十大弟子難纏外，其餘的全是雪飛狐的手下！」

點點頭，鐵無情道：

「我要捉活的，姓雪的千萬別讓他跑了！」

蝎子嘿嘿地道：

「當家的放心，錐子第一撥一發動攻擊，我這第二撥兄弟跟着就從後面衝殺過去，我不相信姓雪的他能跑上天去！」

搖搖頭，鐵無情凝重的道：

「別大意，這可是咱們鐵鷹頭一次出擊！」

蝎子拱手道：

「屬下知道！」

鐵無情長吸口氣，道：

「你們如何渡河——？」

錐子一怔道：

「當家的，屬下這批兄弟全是水裡的好手，我們預備摸黑從水裡登岸，至於蝎子，嘿嘿，他已選好河後面那條獨木橋，這番登橋是故意誘敵，等我們上了岸，兩邊挾攻，他們決守不住那片林子——」

哈多突然道：

「當家的，可願聽老奴一言。」

鐵無情嗯了一聲道：

「你說！」

哈多望了兩岸一眼，道：

「這條河水不夠深，長是夠長，寬就差了點，不如當家的和老奴、黑三乘條小船登岸，這樣必然引起他們的注意，咱們明着上，暗着來，在雪飛狐只顧當家的時候，錐子便和蝎子跟他們原來的路線上岸！」

蝎子一拍掌，道：

「着！咱們就這麼辦！」

鐵無情想了想，道：

「很好！船可備好了？」

哈多點頭道：

「我已雇好了船家，他還在候着呢！」

一揮手，鐵無情登上了船，河裡風聲呼嘯，水聲不絕，浪花輕輕翻起，三個人站在船頭上，

果然立刻引起對岸一陣騷動，船過河中，遠處已傳來呼聲道：

「停船！什麼人敢登岸，這裡，我們雪大爺在這兒辦事，閒雜人等不要淌這混水，如果強行登岸，就別怪兄弟們沒事先招呼過——

話聲強勁有力，顯然是用內勁逼出來的，整條河都是朗朗話聲，那船家聞聲吓得不敢再划了。

哈多道：

「不要緊，船家，我多加五十兩銀子！」

船家苦澀的道：

「爺！你不知道，百里之內全是雪大爺的地方，我們是幹小生意營活的，得罪了雪大爺，往後……」

當他還要滔滔不絕的說下去，一眼看見白花花的兩錠銀元寶，那一雙眼都直了，打從娘胎起，船老大也沒見過這麼多的銀子，錢能使鬼推磨，他忘了雪大爺的威厲，也忘了眼前的危險，雙手捧過那兩錠銀元寶，嘴也裂開了，拼命的划着船——

小船速度很快，已快近岸了。

只聽有人吼道：

「媽的，居然不聽我們的！」

三點寒星自岸邊射了過來，鐵無情衣袖一揮，那三點寒星立刻跌落水中，鐵無情冷冷地道：

「雪飛狐都是這樣待客的？」

立刻有人哈哈大笑道：

「是鐵當家的，我羅濤在此恭候了！」

羅濤是冀北的硬漢，在道上相當有名，其弟羅震，有冀北雙雄之稱，眞想不到雪飛狐居然連這兩個人都收買過來，可見這雪飛狐的財勢果然雄厚。

船已靠岸，鐵無情緩緩登上岸去，只見這一大片柳林子裡，埋伏了近百的漢子，個個刀劍出鞘，暗藏在林子裡，只見五、六個黑衣漢子蜂湧而出，羅濤和羅震兩兄弟當先而立，冷冰的望着鐵無情。

鐵無情淡淡一笑道：

「羅朋友是雪飛狐的朋友？」

羅濤大聲道：

「雪大東主是我們的主人，我兄弟不自量力，敢請鐵兄弟即刻退回河岸，只要鐵兄弟不登岸，我兄弟決不敢爲難閣下！」

鐵無情大笑道：

「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登岸！」

羅濤一怔道：

「在下並不清楚鐵當家和敝東主有何過節，我兄弟只負責守住這裡，至於其他的，羅某人並不想知道！」

哼地一聲，鐵無情道：

「憑你們這點人手就想阻我上岸，羅朋友，我和姓雪的有通天難解之恨，你要是個人物，立刻帶我去見你們東主，免得大夥傷了和氣。」

羅震怒叱道：

「狂徒！江湖上不知道我羅氏兄弟還很少，你姓鐵的在江湖上真正露臉也不過是近幾個月的事情，別認為鐵鷹殺手就能怕了人，告訴你，今日你退回河岸便罷，否則，我兄弟只有將你打倒在這裡了！」

黑三一跨步，道：

「你過來！」

羅震一呆，上前道：

「幹什麼？」

黑三霍地一刀揮出，道：

「劈了你這個兔崽子！」

羅震那料到黑三會驟然出手，他忽覺冷風撲面，刀影閃顫而來之時，他那尚未站穩的身子已被刀鋒劃過一道，只見長袍已破，腿上還被刮了一道血口，憤怒的厲吼一聲，道：

「兄弟！殺——」

這一聲大吼，暗藏在草叢裡的漢子全湧了上來，他們自四面八方而來，一見對方不過是三個人，頓時有種吃爛飯，仗勢欺人的感覺，只見刀劍俱上，紛紛朝鐵無情、哈多和黑三身上招呼。

鐵無情長聲一笑，道：

「姓羅的！你這是讓他們送死！」

神劍在空中一閃，利那間已劈倒三個，他劍法神化，若一道銀幕般的展落，那撲上的人遇着三道劍幕，紛紛慘叫而倒，血肉隨着橫飛，轉瞬間已倒下二十餘個。

哈多和黑三更是神通，劍刃刀鋒所過之處，頓時血雨腥風，慘烈之處，鬼嚎連連，這種威勢利那間使他們驚慌的不敢前進。

羅濤目中含淚，道：

「姓鐵的，你好狠！」

鐵無情不屑的道：

「識相的，快滾！」

羅濤和羅震當初在雪飛狐面前拍了胸脯，堅決的要守住河岸，如今對方只不過是三個人，已將自己這般子兄弟殺的落花流水，心裡不禁一片慘然，此刻，鐵無情那如冰渣子的話聲傳進耳中，直如萬劍穿心般的痛苦，羅震憤烈的吼道：

「媽的！咱們跟你拼了！」

兄弟們根本忘却剛才那慘烈的一幕，兩柄利劍合併在一起，雙雙運足了功力，朝鐵無情撲去。

鐵無情嘆聲道：

「你們這是找死！」

他的劍法幾乎與天地同在，已達幻化境界，羅濤和羅震功力雖高，但兩人遞出的劍才及一半，已如石沉大海般的彷如不着邊際，兩人心裡同時一震，陡見眼前銀華耀眼，一道銀練席捲而來，照着兩人包罩而落。

羅濤大駭，顫道：

「弟弟！快退！」

只見羅震一聲慘叫，喉結之處已開了一個血洞，一個身子在搖搖晃晃中向前栽去，而羅濤連敵人的劍在何處尚未分辯出來，握劍的手已飛了出去，他慘叫一聲，只見自己那條手臂被冷刄齊肘而斷，鮮血猶在濺射中。

羅濤神色蒼白，顫聲道：

「姓鐵的，我要報仇！」

遠處，已遙遙傳來喊殺之聲，鐵無情知道錐子和蝎子業已展開攻伐，頓時，使他豪氣干震，仰天一聲長嘯，身形如一道急矢般向前射去。道：

「咱們走！」

耳邊，只聽有人叫道：

「那裡走——？」

只見一個大光頭的紅衣人，手裡握着一柄方便巨鏟，揮動間，那個大鐵鏟已當頭向鐵無情罩下。

哈多站在他後面，吼道：

「少主！小心！」

鐵無情那疾躍的身子如一團黑霧驀然遭到偷襲，人已斜着移向左側，堪堪避過那一鏟之厄，

他定眼一瞧，只見這個紅衣僧者長的好威武，斗大的頭　光禿禿的，兩隻大眼跟牛一樣的瞪着，而那個大鐵鏟在他手裡如拍蒼蠅的拍子，絲毫也不覺得吃力，很顯然的，這個番僧有着極強臂力，和過人的武藝，否則，那沉重的一鏟決然阻止不了鐵無情的身勢。

黑三訝然的道：

「老番！」

紅衣番僧嘿嘿地道：

「我是鳩摩八房！」

一怔，這種古怪的名字，不要說鐵無情沒有聽過，中原武林聽過的也不會太多，但是，哈多和黑三聞言之後，心裡却如中巨錘般的一震，哈多脫口道：

「大域高手！鳩摩世家的弟子？」

鳩摩八房聞言哈哈大笑道：

「不錯！眞想不到中原也有人知道鳩摩世家！」

他彷彿十分得意自己的家世，一聽有人直呼出來，不禁得意的仰天大笑，操着那生硬而不太熟的漢語，勉強通順的說了出來，然後就是那陣得意的狂笑。

鐵無情不屑的道：

「原來是個番僧——」

鳩摩八房厲聲道：

「什麼？你敢罵我是番僧，我們法王跟我們說過，番僧是最不好的稱呼，你們中原武林看到本僧，應該直呼佛爺，嘿嘿，我要挖下你的舌根子！」

刷刷兩鏟，當眞快如疾風的朝着鐵無情直揮而來，手勁之強，勁力之足，果非一般高手可比

鐵無情身子疾然一躍，立刻拔高七尺，那沉重的鐵鏟從他脚下一飛而過，但，鳩摩八彥收發自如的一收大鏟子，猛地又當胸推了過來。

鐵無情怒聲道：

「好功夫！」

此刻他居然無法應變，顯然對方的出招太快太厲了，他一挫身子，雙足深深踩在地上，左手猛地化拳爲掌，硬往對方的鐵鏟上抓去。

哈多厲色道：

「小心！」

那知鐵無情那隻手如鋼鐵般的堅硬，硬將對方的鐵鏟給抓住了，鳩摩八房運勁想將鐵無情挑

向半空，誰知他的雙脚有若陷在泥池裡，動亦不動，沉穩的像座山般，迄立在那裡如泥塑般的威武。

鳩摩八房一呆道：

「你……」

鐵無情冷冷地道：

「去你的！」

運足勁力往外一推，鳩摩八彥再也穩不住身子，蹬蹬地連退七、八步，一跤摔在地上，他氣的面紅耳赤，爬起來大吼道：

「好漢子！你是誰？」

鐵無情不屑的道：

「我姓鐵！」

鳩摩八房揮起大鐵鏟，厲聲道：

「眞想不到中原武林有你這樣的人物！」

鐵鏟子舞起一道大幕，疾速而狠厲的衝了過來。

鐵無情的劍已如羚羊掛角，悄然無痕的飄了出去，那一劍看似如霧幻裡的影子，又如雲空裡

的疾電，疾然一聲，已穿過對方的鏟幕，射了過去。

「哇！」

空中傳來一聲慘叫，只見鳩摩八房雙手握着鐵鏟，人定立在地上，而那柄鋒利的劍却自眉心間穿進他的腦子，遍過後腦，半截劍尖露在後腦外。

那眞是快速而令人駭極的一劍。

遠處，紅袍連閃，已有數道人影向這裡疾瀉而來，他們已遠遠看見這一幕慘景，在瘋狂的厲吼下，已將他們困在中間，各種兵刃已向這裡揮洒而來。

鐵無情的劍緩緩拔出，鳩摩八房已栽死在地上，腦汁隨着劍刃濺射出來，如豆腐般的落在地上……。

11

那一劍穿了鳩摩八房的腦袋瓜，滿地的腦漿如豆花般灑落下來，令人看了嘔心，這副慘烈的情景使那些奔躍而來的漢子全都倒吸了口涼氣，鳩摩八房在他們兄弟中算是功力相當強勁的高手，那知在人家手裡居然落的一劍穿腦的厄運，何人有那麼高的功夫，居然在瞬息間毀了鳩摩八房……。

七八道紅影曳然而落，全是清一色的紅衣僧人，俱是光禿禿的頭顱，紅眉藍眼睛的，個個身材高大，手裡俱握著清一色的大鐵鏟，顯然，他們俱是金輪法王的座下弟子，這些人全是西域請來的高手，架勢上果然有令人駭懼的威儀，所有目光幾乎全落在鐵無情的身上，在他們眼裡，這個身材並不怎麼樣的年青人才是他們所要尋找的人。

站在最前面的那個光禿頭顱的番僧在金輪法王十大弟子中居首，人稱火輪車，名叫阿布拉，一向性如烈火，一看地上死的鳩摩八房那副慘狀，登時火如中燒，氣得全身紅袍抖顫，仰天狂笑不已。

黑三沉聲道：

「你笑個什麼勁？」

阿布拉一斂笑聲道：

「誰殺了我兄弟……」

此人雖然性如烈火，畢竟還很有智慧，在那樣憤怒下，依然能保持一份該有的冷靜，因爲他對鳩摩八房的武功相當清楚，尋常人泱無法輕易傷了他這位師兄弟，再看看這柳林四週，地上已橫七豎八的死了這麼多漢子，連羅氏兄弟羅震都逃不過死厄，他頓時明白，眼下的敵人雖只有三個人，却比數十個甚而數百個都要可怕，他如果不保持極端的冷靜，很可能又再倒下幾個。

淡淡一笑，鐵無情道：

「我。」

一怔，阿布拉剛才雖然很注意眼前的這個年輕人，但看他溫文儒雅，不似有極高功力之人，在說這話之時他倒注意黑三起來，原因是黑三之膚色粗黑，又加上滿臉的兜腮鬍子，那副德性，倒眞有幾分功夫的樣子，此刻一聽鐵無情承認鳩摩八房是他殺的，心裡倒有幾分狐疑，仔細的瞄了鐵無情一眼，道：

「你可知道殺人償命……」

此人果然是個人物，性子雖然烈了點，但在處理事情方面尙能保持極端的冷靜，憑阿布拉名

列金輪法王座下大弟子，自有其過人之處，一眼瞪在鐵無情身上，暗中已在揣摩此人是何方神聖了。

鐵無情含笑道：

「我不殺他，他會殺我，爲了自救，雙方動手難免會有傷亡，如果殺人，人人償命，憑閣下名列法王的十大弟子，我相信已不知殺了多少人，你可償過命……」

阿布拉可沒想到鐵無情的言辭如此犀利，幾句話，就能用犀利的辭鋒逼人無以爲對，阿布拉眉頭一皺，聞言暢聲大笑道：

「佛爺殺人是奉神的旨意，你不過是個凡夫俗子，居然敢和佛爺相提並論，小子，你可眞不知死活。」

鐵無情聞言也大笑道：

「天下假藉神旨的事固然不少，却從沒有聽過神會教人殺人，你這番僧滿口胡言，連殺人都會找出這麼多理由，可見你這個人簡直是壞透了。」

阿布拉哼地一聲道：

「你可敢告訴我你的名字。」

點點頭，鐵無情道：

「我姓鐵——」

阿布拉心裡一震，道：

「原來你就是鐵無情，怪不得雪飛狐不惜重金禮聘把我師父請來呢，嘿嘿，聽說你是目前中原武林的一匹黑馬，本佛爺倒要讓你變成一條死馬——」

他話未落，遠處已響起喊殺之聲，只見兩邊柳林裡殺聲不絕，遙遙的已響起慘叫之聲，鐵無情心裡有數，這些殺聲一定是蝎子和錐子雙雙展開殺戮行動，果然，一會兒，已有人漸漸向這裡跑來。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屠一刀，他衣衫凌亂，髮絲蓬散，額際上汗珠淋漓，雙目氣的圓睜，吼道：

「鐵爺，金輪法王那老小子給咱們兄弟顏色可夠瞧了，錐子和蝎子還在那裡力拼，他們要我通知你一聲……」

哈多怒叱道：

「老夫去瞧瞧。」

他身子方動，阿布拉的手勢已動，立刻有兩個番僧去攔阻哈多，這兩個紅衣番僧俱是金輪法王的十大弟子之一，個個功夫了得，此刻兩人挾殺一個，兩柄大鐵鏟霍霍生光，哈多功夫也不差

，迎戰兩人倒也不懼。

喘聲甫定的屠一刀雙眉一皺，道：

「不要臉，兩個打一個——」

此人性子乾烈，名列十大惡人中，素有火爆之名，那柄刀子陡地一旋，照著旁邊的那個剛動手的紅衣番僧身上劈去，他刀法怪異，又加上那名番僧只想截下哈多，全神只貫注在哈多身上，那會想到屠一刀抽冷子給他一刀。

阿布拉急聲道：

「摩耶，小心。」

但屠一刀的刀子太快了，摩耶還來不及變招，那一刀已砍在他的肩上，幾乎是連膀子一齊卸了下來，摩耶大叫一聲，大鐵鏟已扔在一邊，人隨即暈死地上。

阿布拉厲吼道：

「幹，全幹掉……」

他沒想到自己這十兄弟方踏進中原不及三個月，在這役中就毀了兩個師兄弟，在西域，他們兄弟風光了那麼多年從未有過這種事情，心裡那份激憤和悲愴，幾乎無法用言語表達出來，他忝為大師兄，一見自家兄弟死傷皆有，在憤怒之下，他首先搶著向鐵無情下手。

剎那間，紅衫飄晃，七八道紅影頓時疾快的旋轉起來，八個人的八枝長鏟在阿布拉的指揮下，頓時將鐵無情困在中間。

黑三叫道：

「八蟻陣——」

這是西域的獨特陣法，原先金輪法王訓練這十大弟子所排列的是十獸大法，現在鳩摩八房和摩耶一死一重創，十獸大法是不能排出來了，只有再排八蟻大法，所謂八蟻陣就是以螞蟻搬豆的理論，集八人之力滙集起一股力量，凝聚成一點，與敵相博，其力無窮，任何頑強的敵人，只要困入陣中，要想突破此陣就非易事了。

屠一刀站在陣外，厲吼道：

「媽的，八個打一個——」

他揮開手中刀刃，拼聚全身之力，向這八蟻陣衝去，誰知這八個人只是不停的遊走，八柄長鏟如巨輪似的旋轉，屠一刀的刀眼看著已切進陣中，只聽噹地一聲大響，他整個人如中巨錘般的被震了出去，一條手臂登時痲痺起來，他砰地一聲倒飛在地上，頓時楞在地上。

他楞了楞道：

「媽的，邪門。」

鐵無情站立陣中，只覺這八個人如旋轉的風輪般那麼快速和俐落，最令他駭異的是那些人影中，居然有股無形的力道緊緊的向他壓迫過來，雖然阿布拉諸人尚未向他出手，可是那股浩大的刀道卻無盡無止的衝來。

暗流如浪，已吹起了他的衣袂，他暗中運集了全身的功力，那柄神劍已斜垂胸前，雙目緩緩閉上，耳際風嘯如嚎，臘臘風聲居然吹得他耳膜直響——

阿布拉突然大吼道：

「出手—」

八個龐大的身子如凌空虛渡，俱飛躍在半空，然後，呼嘯聲中，八道鏟影若飄飛的輪葉，自八個不同的方位向鐵無情洒去。

鐵無情靜靜的冥立於地，眼前一片空靈，耳際卻在對方那飛旋的身影中，已感覺出他們八個雖然全部向自己出手，但，眞正的殺手卻放在阿布拉身上，他的冷劍在靜止中倏然斜轉飄出，劍法眞準，正好迎著阿布拉推來的長鏟，嗆地一聲，火光四射，阿布拉的身上一震，倒飛出去，而那枝鐵鏟的一角已被削了半片。

鐵無情更是大震，彷彿有千百人之力湧向自己一樣，此刻他才了解八蟻陣的威力在那裡，果然是個厲害的陣勢。

——上集完請看中集——